

你

往

何

處

去

顯克微支著

徐炳昶
喬曾劬

譯

世界

叢書



敘言

Quo vadis, domine? 這件半神話，第一個紀載清楚的是聖昂布瓦斯 (Saint Ambroise, 340—397)。他是西曆紀元第四世紀時候的人。但是這個傳聞大約還比他的時代早，以至於比四福音著作的時候相差不遠，也未可知。四福音是第一世紀的末期和第二世紀的著作。

Henrik Sienkiewicz 是波蘭現代最有名的著作家。他於一千八百四十六年生於波蘭的 Wola-orkzejska；於一千九百十七年沒於瑞士。他的著作很多。這一部「你往何處去」是他最有名的著作。歐美各國全有譯本。

他這一部書是借著「你往何處去」這件故事，描寫當希臘羅馬文明衰頹時候的社會狀況和基督教的真精神。書中的有名人物和事變全是歷史上最著名的事實。

這書裏面所描寫的羅馬大火，起於紀元後六十四年七月十九號，延燒六

日七夜，餘燄又蔓延三日。死傷人民無數。羅馬城當時共分十四區：有三區毀滅無餘；七區止贖些熏黑的牆壁。羅馬雖還有幾次大火，但是全比這一次小的多。奈龍當這個時候，升在水道上面，歌唱他的詩詞，這件事情相傳的很古。雖然不敢說牠一定有歷史上的價值，但是並時的人全相信這次大火是奈龍使人放着的。

奈龍 *Neron* (英文 *Nero*) 是 *Domitius Ahenobarbus* 和 *Agrippine* 的兒子，爲葛洛德 *Claude* 皇帝所抱養。皇帝使斯多噶學派最有名的鴻哲色奈克 *Seneca* 爲他的師傅。葛洛德皇帝死於紀元後五十四年，奈龍就繼承他的帝位。起初他用他師傅的教訓，統治的很溫和，羅馬人覺得他是一個賢明的皇帝。但是他的狂性不久發作。弑母殺妻，暴虐異常。就是這部書裏所說的哀白 *Poppée* 是他所最寵愛的妾，也被他因暴怒一脚踢死。——在紀元後六十五年。——他於紀元後六十八年爲臣民所殺。這部書尾聲裏面所敘的事實，大約是在歷史

上有證據的。

羅馬在希臘文明未到以前，道德觀念極爲嚴重，但是很偏狹的。自希臘文明輸入，偏狹的道德一天衰頹一天。新道德又未成立。雖有斯多噶派學者的盡力，而新舊蛻換終需時日，社會遂成一種懷疑的狀態。書裏面所說的俾東 Petrone 很可以代表羅馬當時的高等社會。他很有學問和聰明。對於一切事物全持懷疑態度。他的名著嘲笑錄 Satyricon，文章很敏妙，心理的解析也很精細。裏邊的文字可分兩種：一種是他自己的文字，很講究，很細密；一種是他模仿羅馬當時人的口吻，不注意於臘丁文的文法，而做效他們的神情，却是惟妙惟肖。他就像這書中所說並沒有善惡觀念。常常拿極嚴重，極名貴的道德，放在一個極可笑的人的口中，以取笑樂。這位「丰儀的盟主」Elegantias arbiter 成了羅馬時尚的中心人物。無論甚麼事情，不經他鑑定，不能算貴重。奈龍所最信任的惡魔第節蘭 Tigellian 恐怕他奪他的寵，就沒法去他。至於他，

他因爲自重的很，不願同這個惡魔爭鬪，於是自剖脈管，飲宴談論，從容就死。並且把他所最寶貴的杯子擊碎，不使牠落於奈龍之手。書中第三篇最末一節，就是模寫這一回事的。

奈龍既是燒了羅馬，因爲人民的情怒，他就想找些人「栽贓」。他怎麼樣找着基督教徒，歷史上說的不很明白。但是大約一部分由於猶太舊教人的忌妬，大半由於第節蘭的調唆，而基督教徒所宣傳的末日裁判；天火焚燒世界諸義，也有點動人疑惑的地方。殺戮的殘酷，書裏邊已經說得殼詳細，大約是當時實在的事情，並不是著作人的臆造。至於將少女赤身縛在牛角上面，任牠舐死，也是歷史上的實事。這一次殺戮，實在是世界上有數的慘劇。基督教人，除了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以外，就以此次殺戮爲最重要的事情。

這部書裏面所敘的彼得和保羅，是基督教裏面兩個最重要的人物。彼得原來是個漁人，智識很簡單，但是性情慈悲，感發人的道力非常的偉大。他是

第一個聖徒。這書裏邊如有單題聖徒，不指姓名，那就一定是指他的。他的名字 Peter 在拉丁文裏面，是石頭的意思。耶穌自己曾說：「我將來在這塊石頭上建豎我的教會。」所以彼得在基督教裏面，除了耶穌，就是頂重要的人了。至於保羅並不是耶穌及門的弟子。他起初對於基督的教義非常反對。他的受洗禮在耶穌死了以後。但是他的思想很發達，對於希臘的哲學也有相當的知識。基督教義到了他手裏面纔有哲學上的根據。他們這兩個人的人格雖不同，却是相互爲用，好像車的兩個輪子，鳥的兩個翅膀，去了一個，恐怕基督教就不容易發達了。在那個時候，基督教裏面可分爲兩黨：一黨是聖徒雅各爲首領，他是耶穌的兄弟，但是思想淺狹，還像那些老猶太人，覺得猶太人是天的選民 *Peuple élu*，不願意同別的民族說話。那一部分大約要屬保羅。他沒有國界種界的思想，到處宣傳福音。所得的新教徒非常衆多。這兩黨常常互相排斥。至於彼得全無黨見。他一方面思想簡單，不願意同守舊派衝突，

一方面因爲他的性情慈善，對於別的民族和別教的人絕無蔑視的意思。對於受苦痛的人民，拿精神感化他們，使他們信奉基督。所以他雖無黨見，却成了中心人物。他們兩個的死事，經典裏邊沒有清楚的記載。但是大約全是殉教死了，並且大約就在這次殺戮死的。他們的墳墓在范底康附近，據考古家說大約是可信的。

我們驟然看這部書，一定覺得奈龍、第節蘭等和當時羅馬的人民何至於喪心病狂到這步田地？但是細想起來，並沒有甚麼奇怪。第一：凡文弱的民族多失於淫侈；武健的民族多失於殘暴。如果有一種的民族要從武健蛻變成文弱，那個時候他們要殘酷淫侈，兼收並蓄，一定出了不少新鮮的花樣。試看高洋，完顏亮的淫暴爲中國所未曾有，也就是一個例子。羅馬民族，原來是武健嚴酷；等到希臘的文明輸入，已經有向文弱的趨勢。奈龍兼綜這兩個民族的罪惡，成了世界一個有名的惡魔。不惟真正的羅馬人痛恨他的淫佚，就是

希臘人也不能忍受他的殘暴。至於羅馬當時的人民可分爲兩部分：一部爲羅馬的舊民族，因爲他們能統治他們所叫的全世界，非常的驕傲；一部爲被統治的民族，受種種的壓迫。社會在這種不平等狀態的下面，自然是全受其弊，成了一種病態的社會了。那個時候，麪包和馬戲 *Panem et circenses*，成了羣衆的普通呼聲，恐怕也是羅馬統治壓迫的結果。第二：羅馬的人民是很信宗教的。基督教的人對於廟宇和神像的蔑視，引起他們極大的反感，我國大多數良善的人民在庚子年對於拳匪屠戮教民的舉動，很少的感動，我們又爲甚麼怪羅馬當時的人民呢？

至於我同我的朋友喬大壯譯這部書的理由，略如以下所說：

近來保守派的道德學家對於科學多懷疑忌的態度。我們覺得他們有一種過慮。科學和道德全要保存着不獲利賴的精神，牠們本是出於一源的。並且我們相信道德的本質就是愛情。道德的高下就以愛情所及的廣狹爲標

準。愛必有所施。對於受施的事物，沒有相當的明確觀念，愛情就很難發生。科學使人生對於他們眼前的小世界，不致拘囿。引他們對於國家、人類、衆生、宇宙，一天一天的熟習。觀念清楚以後，愛情慢慢的就可以生出來：這就是科學。當愛情未發以前，對於道德的一個大助力。至於愛情既生以後，很容易知道，除了科學，就沒有別的東西能給我們一個比較確實的達到目的的方法。這樣看來，道德與科學是同源的，是互相輔助的，絕不是互相衝突的。但是總不要忘記，在愛情未發以前和既發以後，科學固然能給道德以莫大的助力，但是愛情的發，是道德裏面第一件大事，是否科學發達能成牠主要的原因？這却是一個大問題。我們相信科學是智識上的事情；愛情是感情上的事情。想教人智識發達需用智識；想使人感情豐富必需用感情。並且感情的引起是同質的：嫉妬引起嫉妬；怨怒引起怨怒；悲哀引起悲哀；必需愛情纔能引起愛情。換一句話說，就是如果你想教我愛你，多言嘵嘵是沒有用的，必須你誠誠

懇懇的愛我，那纔能慢慢的引起我對你的愛情；如果你想教我愛他，多言嘵嘵也是沒有用的，必須你誠誠懇懇的愛他，那纔能慢慢的感發我對他的愛情。其次：你對我對他的愛情總須要是誠誠懇懇的，並不是因爲你想引起我愛你或愛他，纔這樣去做的。如果你想引起我愛你或愛他纔這樣去做，那愛情便成了虛僞的，沒有感發人的勢力了。王船山先生說：「督子以孝不如其安子；督弟以友不如其裕弟；督婦以順不如其綏婦。魄定魂通而神順於性，則莫之或言而若或言之；君子所爲以天道養人也。」就是上邊所說第一層的道理。孟子所說「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和「至誠未有不動者也」就是上邊所說的第二層道理。這些道理，我們中國的儒家說過也不止一回。但是儒家的道德論是偏於理性的。所以施行起來，比基督教總平易近人一點。但是他們對於感情的議論，雖有不少見得到的地方，却是沉沒於古書裏面，若存若亡了。至於基督教的道德是純任感情的。在致用一方面，有時候成爲險怪的，盲

目的。但是他對於感情一方面，却有非常偉大的勢力。新舊約所以能成歐美文學的一個很重要的——個源泉，也就是因為這個。這本書的著作人對於基督教的真精神，描寫的非常顯露，很有感化人的勢力。但是我們的譯筆薄弱，恐怕有不能傳達的意思，這就是我同我的朋友喬大壯所很抱歉的。

這部書是我們翻譯的第一部，所以不完善的地方很多。我們起初翻譯的時候，以直譯為原則。據我們現在的短經驗，我覺得直譯和意譯並不是相反的，並不能成一個爭論的焦點。現在所需要知道的，是那些地方一定要用直譯？那些地方却是要用意譯？現在我覺得有幾處必需直譯，不然就失掉原書的神氣。第一：歐洲人思想的轉換，有些地方和中國不同。比方他們常喜歡說：『換一句話說，「儘少」等類，我們中國人原來沒有這樣說的，但是說出來却沒有甚麼不明白的地方。這些地方一定要直譯是無疑義的。第二和第一是很相仿，也是中國原來不那樣說，說出來却很明白。但是上一條屬於思想的

轉換，這一條屬於說法的不同。比方說：歐人告別的時候說「憑神降福」；基督教人相見的時候說「和平同你在一塊兒」。這些地方也一定要直譯，不能遷就中國原有的意思。第三：歐洲人說話，也同我們中國人彷彿，有時候不從文法的普通例子，却是要加重或減輕這句話的勢力。比方說：有許多列舉的事物，無論歐洲何國文字，全是止於最末事物的前面，加一個連詞，但是有些時候，他要加重口氣，却每事物前全放一連詞。這些字是一句話的精神，一定要直譯，千萬不能忽略過去。第四：歐洲人著書常常引用別種文字的幾個字。比方這本書裏邊就保存不少的臘丁字。這因為這幾個字或是成了成語，或是有特別的意思不容易翻出，或是可以傳特別的精神。我們碰見這些地方，固然不能像原文把這幾個字留着不翻，——因為歐洲的念書人差不多全認識臘丁文，——但是總要保着原文，不可妄行刪去。至於歐洲文裏面，一句話常包含着許多子句，拖延的很長。這本是歐洲古代文法遺留下來的辦法，現代的

文學家，向簡短的趨勢是很顯著的。在這些地方，如果我們把牠直譯出來，中國人一定看不懂了。我們一定要把牠截開，使牠愈短愈妙。以上所說，是我現在的感受，這本書裏邊所沒有辦到的地方還不少，現在我的精神不好，不能嚴加修改。我但希望讀者不嫌這個譯本太壞，使我這個譯本，有出第二版的機會，我還要選擇刪改以慰讀者。

歐洲文裏面，常常於一句話的後面附一個子句，這個子句就是主句裏面形容字的結果。法文用 *Si...que...* 連絡；英文用 *So...that...* 連絡。我們碰見這一類的句子就把牠截成兩句，把子句放在後面，主句的後面用「：」表明後面一句是前一句的結果。這是我們新開的例子。請讀者注意。

再者當我們翻這部書的時候，我本想譯成以後另外作一個精密的考證。現在我的精神實在來不及，不過僅就我記憶所及稍說一點。並沒有詳細的考證。恐怕有錯訛的地方，還請讀者指正。

徐炳昶

民國十年八月五日時在北京

你往何處去

第一篇

第一章

俾東睡到正午纔起來，困乏的同平常一樣：因為昨天他在奈龍皇帝那裏，參與一個大宴會，從有些時候起，他的健康比較的不很好；剛睡醒的時候，是很困苦的，但是每天早晨他總要沐浴一次。沐浴完了，很靈巧的按摩把他的血液裏面懶慢的循環力重新活動，並且把他的體力重新興奮起來。以至於他從 *Oleotarium* 浴室的裏間出來的時候，彷彿另外變成了一個新人。並且他的威儀，甚至於歐東自己也不敢和他抗爭的。因為這樣，人家就把他喚作「丰儀的盟主」。

宴會的那一天，他同奈龍呂千和色奈克爭辨婦女有沒有靈魂的問題。第

二天他躺在一個按摩用的桌子上面，蓋着雪白的埃及細布作的毯子，還有兩個強壯的按摩人。他們的手上擦着油，敲打他的筋絡。他閉着眼睛，等着他們兩人手上的熱度鑽入他的身體裏面，把那些困乏趕掉。

隨後他睜開眼睛，人家告訴他說馬舉維尼胥在那邊。

俾東叫人讓客到溫浴室 Tepidarium 裏面，立時叫人把自己擽去。維尼胥是他長姊的兒子。她從前嫁給馬舉維尼胥，在底白爾的朝代，那位維尼胥作過參政的。這個少年現在屬於葛必隆的部下，征伐巴特蠻族。戰事完了，纔回羅馬的。俾東對於他有一種摯愛：因為馬舉的樣子是華貴的，並有體育家的軀幹；而且知道按着最好的審美術，去保持他的形態。這種形態就是俾東所最重視的。

那個少年說，「俾東，你好！我願一切的神，尤其願意醫神 Asclépius 和美麗神 Opis 把所有的福氣都給了你。」

俾東把自己的手從包裹的細布裏面伸了出來，回答說：「願你作一個羅馬城中所歡迎的人，並且願意在戰後的休息於你是很甜美的！在阿美尼的地方有甚麼新聞？當你住在亞細亞的時候，你的劍鋒到了俾地尼了麼？」

維尼胥回答他的話，並且從戰事起頭說起：「我到赫拿革去調葛必隆的援兵。」但是俾東閉着眼睛，那少年就換了談話，來問他那舅父的身體。但是在擦油室 *Uncturium* 裏面，維尼胥很注意到那些異常的女奴身上。有兩個女黑奴來用東方的香料，揩擦俾東的身體。另外的弗利基女奴，對於理髮術是極巧妙的。在她們那輕妙的手中，拿着鋼鏡和木篋。另外兩個希臘果斯地方的女孩侍候着，整理她們主人的披衫上面的摺紋，要把牠弄成雕像的衣紋一個樣。

維尼胥說：「我的能聚雲彩的天神 (Zeus) 怎麼樣選擇的！就是到了黃銅鬚子那裏，也不能找出再美麗的人來了。」譯者注：黃銅鬚子拉丁文爲 *Chrysothrix*，是奈龍皇帝的父親，寶米叙皇帝的

號綽

俾東答應這句話說：「我並沒有歐呂斯·卜勞胥斯那樣的嚴重。」
維尼肯很活潑的擡起頭來問：

「歐呂斯·卜勞胥斯，怎麼樣到了你的思想裏面來的呢？你曉得我在城門擰了手腕，在他的家裏住了十四五天麼？在那裏他的一個奴隸是一個醫生，名叫美龍，把我醫好的。我正要告訴你這些事。」

「真的麼？你偶然受了朋波尼亞的迷惑了麼？」

「不是朋波尼亞。哎呀！」

「是誰呢？」

「我是不是知道！但是我連她的真正名字也不知道：或者叫黎基？或者叫加利娜？在他們家裏，人家叫她作黎基，因為她是黎基地方的人。並且她的野蠻名字叫作加利娜。像卜勞胥斯那樣的奇怪家庭：人是滿滿的，但是靜

肅的好像胥必亞岡的花園。我在那裏十來天，不知道有一個仙子在那裏住着。但是，一天早晨在花園裏，我見她站在樹下。我想早上的日光在我的面前把她照散了，好像照散了朝霞一樣。我又看見過兩次。從此我就沒有安靜的日子了。都市所能給我的好處，我也再不勞心了。黃金，葛蘭特的紫銅，琥珀，螺鈿，美酒，大宴會：我也再不要了。我只要這一個黎基。俾東！我的靈魂跑到她面前去，就好像在這個溫浴室的花磚角上面，那個夢神飛到了巴伊齊德阿一樣。白天和夜裏，我總想要她。」

「如果是一個女奴。你就把她買來罷。」

「她並不是一個女奴。」

「那麼她是甚麼人呢？她是卜勞胥斯家裏已經解放的一個女奴麼？」

「她從來沒有作過奴隸，並不是一個被解放的女奴。」

「那麼？」

「我不知道。國王的一個女兒：」

「維尼胥，你使我爲難了。」

「歷史也並不是很長的。你或者認識瑞弗的國王瓦尼斯。他在他的國境被逐以後，在羅馬城住了很長的時候。他玩小骨把戲的好運氣和他的趕車，是很有名的。突蘇復了他的王位，瓦尼斯起初統治得很和平；戰事也還勝利。但是到了後來，他卻搜括過度，不但是施於鄰國，並且施於自己的人民。甚至於他的姪兒旺柔和西兜兩個人——就是赫曼度國王維皮呂的兒子，——聯合起來；請他再回羅馬去碰他那小骨把戲的運氣。」

「我想起來了。這是葛洛德皇朝的事情。時候並不遠。」

「是的：戰事發作了，瓦尼斯叫雅西克的民族來幫他的忙。至於他那親愛的姪兒，就煽動黎基的人民。葛洛德皇帝不喜歡去料理這些野蠻民族的爭鬪。但是他給多腦河軍隊長官阿德呂、伊斯德的諭旨，叫他注意監察戰爭

的各種方面，不準他們擾亂我們的和平。伊斯德要求黎基的人民不要過了境界。黎基的人不但答應了，並且送人爲質。在這裏邊，就有他們首領的妻室和女孩子：你並不是不知道這些野蠻民族，在戰爭的時候，是帶着眷口的：這樣，我的黎基就是這個首領的女兒。」

「你從那裏知道這些的呢？」

「歐呂斯·卜勞胥斯自己對我說的。國王死了；她的母親不久也死了。伊斯德嫌小孩礙事，就把她送到全日耳曼總督朋波呂斯的家裏。這個總督和加德民族打完了仗，回了羅馬，就把她送給他的姊妹朋波尼亞·克雷西娜，就是卜勞胥斯夫人。在他那裏，上從主人，下到家禽，都是很有道德的。她就長成人了。和克雷西娜是一樣有道德的。哀白到了她的面前好像一個秋天的無花果在一個哀斯白里的蘋果旁邊一樣，她的美麗就到了這步田地。」

「那怎麼樣呢？」

「我重新告訴你說：從我看見她在花園裏樹底下時候起，我就戀愛她。」

「我認識歐呂斯·卜勞胥斯。他雖然毀謗我這樣的生活法子，也還有點交情：他知道我永遠不是一個愛說人家壞話的人，像那多米胥、阿非、第節蘭和黃銅鬚子的那班朋友一樣。如果你想我在歐呂斯那裏得點東西，我就幫你的忙。」

「你在他的面前很有力量；並且你的主意是層出不窮的：是的，如果你向卜勞胥斯說一說呢？」

「你所說我的力量同我的聰明太過分了。但是，等卜勞胥斯回來，我就告訴他。」

「他已經回來兩天了。」

「既是這樣，我們就到三牀室 *Trichinium* 面設三個羅馬人的飯廳裏去。我們在那裏等着喫飯。喫飽了以後，我們就叫人擡到卜勞胥斯那裏去。」

「你是我所最親愛的。但是現在我要把你的像同這個一樣美麗的像放在我的家裏。並且我要供奉他。」維尼胥說時用手指着拿神杖的水星神像，——這個神像是照着俾東的像貌雕刻的。

在這個宣言裏面，他的誠實和他的諂諛是一般多的。果然，俾東的年紀比他大一點，體育上面也不如他的講究。但是他比維尼斯更美麗。羅馬城讚美「丰儀的盟主」不但是因為他的智識敏妙，並且因為他的形貌是很調和的。這種稱讚可以在這兩個葛斯的女孩面上看出來。她們正在整理他那披衫的摺紋。一個名叫哀尼斯，眼睛看着他，帶着慙媿和羨慕的神氣。但是主人對於她的這種感動全不留神。

他就把手放在維尼胥的胳膊上，引他到三牀室。不久在客室裏面祇賸了哀尼斯一個人。一會兒工夫，她，側着頭，聽見聲音漸漸遠了。她拿着俾東常坐的琥珀和象牙的椅子移到雕像前面。站在上邊，她的頭髮好像金色波紋一

樣披在肩上，伸出兩膀，去抱着俾東雕像的頸項。

第一章

這兩個朋友，坐在轎子裏邊，叫人擡往那貴族的區域，到歐呂斯家裏去。很大個的黑奴擡起他們的重載，走起路來。前面還有些奴隸走着。俾東向手掌心裏吸着馬鞭草的香氣，彷彿想着甚麼事。

他說：「我想這件事，你會否告訴她說過，告訴過你的林下美人麼？你已經向她承認你的愛情了麼？」

「是的。當我應該離開這個招待我的家庭那個時候，我曾對她說，『在那裏的苦痛，比着外邊無論何處的歡娛，還要痛快，並且比着外邊的健康更要甜美。』她聽見我說的話，也很感動。垂着頭，儘着在黃沙上面，用一根蘆草，畫了些線。以後她就揚起眼睛來，又低着去看那個畫的東西，重新來看着我，似乎她要問我一件事。忽然之間，女仙就離開粗糙土神的面前跑了。」

「那麼她在沙面畫的甚麼？」

「一尾魚。」

「你說？」

「我說『一尾魚』是不是要說結冰的血液還在血管裏面流着，我簡直不知道。但是你，你講講這個記號罷。」

「很親愛的。這應該去問卜林，他對於魚類是很擅長的。」譯者注卜林 Pine 是羅馬一個很有

名的博
物學家

談話現在停住。因為現在轎子進了很熱鬧的街市，並且不久就從日神路

Voied' Apollon 到了弗隆。譯者注羅馬人有一種公衆聚會的地方叫作弗有

許多人在該撒紀念坊底下閒游，又有許多人在友愛神廟 Temple de Caston et Pollux 的臺階上面坐着，或者在火神 Vesta 臺下繞灣走着，他們在這些大理石上面映照出來許多花色，好像一羣有彩色的蝴蝶和甲蟲一樣。在茹比

德 *Jupiter—Jovioptimo maximo* (極尊嚴的天神)——廟前很大的臺階上面，又有
些成羣的人。買賣人在那裏喊着賣果子，酒，無花果汁；江湖賣藥的人嚷着
說他所賣的藥的好處；占課的人，看藏金的人，圓夢的人，在那裏誇他們的
技能。這些人在轎前讓開；在那裏顯出來些很美麗的女人面孔，或者已經老
了，並有騎士和元老的面像。有幾次步兵和巡夜人的極整齊的步伐，把這些
太熱鬧的聚會破開了。到處聽着希臘話，——同拉丁話一樣通行。

維尼肯從很久的時候，沒有看見羅馬城了。看這個羅馬城的弗隆，是很驚
訝的。這個弗隆裏面的人同波浪一樣，牠幾乎被波浪蓋着了。俾東，猜着他那
同伴的意思，就說：「基里特人的窠巢——沒有基里特人了。」果然是的，羅馬
的元質，在這種喧鬧的裏面，是已經消亡了。譯者注羅馬城附近有一個 *Roma*
城以後因為這個城的人民同羅

馬城的人民混合他們就把這種混合民族叫作 *Quirites* 時候長了這
個字就成了羅馬市民的專名並有引伸作羅馬民族全體的名字的

轎子在阿維拉努書局前邊停下。俾東下來買了一本很雅緻的抄本的書

送給維尼胥。

他說：「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

維尼胥看着這書名答說：「多謝。嘲笑錄 *Satyricon*？這是新的麼？是誰的？」

「是我的。但是誰也不知道。至於你，你不要告訴一個人。」

轎子到了歐呂斯的房子門前，就停住了。一個少壯的守門人給他們開門。

這個門引到 *Ostium*（第二游廊）一個關在籠子裏面的喜鵲，迎着他們，放一種很吵鬧的「歡迎噉」。

從第二游廊向過廳 *Atrium* 走去，維尼胥問他的舅父說：

「你看見守門人沒帶鎖鍊麼？」

俾東低聲答說：「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家，你必然聽說無疑，朋波尼亞·克雷西娜有東方迷信教徒的嫌疑。這種迷信是建立在基督的崇奉上面的。」

「隨後我要告訴你說我在這裏所聽見和所看見的。」

他們到了過廳。招呼他們的奴隸就叫回事的人去通報。這個奴隸同時請他們坐下。在他們的腳下安放一個小凳。

不久，一個奴隸牽開那隔絕內外間的帷幔，就看見了歐呂斯·卜勞胥斯。

這個人已經到暮年了，但是很強壯的。他那勇毅的面貌，雖然也許太短一點，却是和鷹一樣。當這個時候，他的面上顯出驚訝的神氣，並有些不安的樣子：因為奈龍皇帝的朋友，同伴，親信人的拜會在他這裏是不常見的。

俾東的世故太深，心思太細，一定是看出來的了。於是在起頭問候過以後，他就用他那很活潑，很講究的丰神，表明他的來意：他來道謝他的外甥在歐呂斯的家裏所受的看護。他的感謝就是他來拜會的唯一宗旨。另外還有舊交情，所以更覺膽大的來了。

卜勞胥斯說：「你是我所歡迎的人。至於感謝，是我應該對你說的。並且是，你大約還想不出來這個緣故。」

果然，俾東空自翻起他那像榛子顏色的眼睛，並且在他那記憶力裏面尋找，總是想不出來。

歐呂斯又說：「我所喜歡的並且很敬重的維尼巴克，你曾經救過他的生命，當他不幸正在聽該撒的詩就睡着的時候。」譯者注羅馬自該撒以後就把皇帝叫作該撒

俾東說：「寧可說他有幸。因為不會聽見他的詩。但是我承認凡是很快樂的遭遇，都要冒那結局不好的危險。黃銅鬍子一定要派一個百夫長送他一個有交情的教訓，使他自己割開他的血管。」

「你，俾東，當時你嘲笑該撒了麼？」

「沒有：當時我告訴他說，如果俄非能殼用他的歌唱，把這些野獸弄睡着，這樣把維斯巴克弄睡着的本事，也就不比他的小了。」譯者注俄非 Orpheus 是希臘人的文藝之神以後俾東換了談話：他就恭維卜勞胥斯的住所，在這個上面可以看出他那高尚的興味。

卜勞肯斯說：「這是一所舊房子，從我承繼得牠以後，我就一點也沒有更動。」

隔斷兩間的帳幔扯開了。這個房子，能從這頭看到那頭。穿過了後廳（Hall），再穿過最後的廊簷，再穿過別的大廳，一直看到花園裏面，好像一張放光的畫片裝在一個晦暗的鏡框裏面一樣。一個小孩子忻悅的笑聲，從那裏一直飛到過廳來。

俾東說：「哦！家長，你要允許我們去到近處聽這種天真的笑聲。這種笑聲，在今日是很稀見的。」

卜勞肯斯站起來說：「很好，這是我的小歐呂斯同黎基在那裏玩皮球呢。俾東，但是我覺得你的日子是在笑聲裏頭過。」

俾東分辨說：「生活是可笑的，我就笑……但是這裏的歡笑有別種的聲音。」說話的工夫，他們一直穿過住房，到了花園裏面。

俾東很快的瞄了黎基一眼。小歐呂斯趕快跑去問候維尼胥。維尼胥就往前進，對着那個美麗的少女鞠躬。這個少女一點不動，手裏拿着皮球。她那黑色的頭髮稍微亂了一點，並且有一點喘氣。兩頰露出來玫瑰花的顏色。

但是花園裏面，朋波尼亞克雷西娜在長春藤，蒲桃，忍冬所蔭蓋着的三牀室裏面坐着。他們去給她施禮。俾東是在呂伯呂伯勞特的女孩安地夏家裏，並且在色奈克家裏和鮑龍家裏，曾經見過她，所以認識。對着她那沈鬱和幽靜的面容，和她那名貴的態度，動作，語言，他不禁現出肅敬和驚訝的神氣。

小歐呂斯，當維尼胥住在他們家裏的時候，同他很要好。就請他同他們玩皮球，在小孩的後面，黎基就進了三牀室。在這像帷幔的長春藤下面，乘着閃爍的小光線，照在她的面上，俾東覺得比剛纔初看見她的時候，更加美麗；她實在是一個仙子；並且因為還沒有同她說話，他就站起來向她鞠躬。給她說那於里斯對努西加所說的話：譯者注以下是荷馬集中的幾句詩

「我在你的膝前：你是神仙或是人：

如果你是住在地上的人，

你那受人尊敬的父母有三倍的榮幸，

你那弟兄有三倍的榮幸：」

朋波尼亞自己對於這個老於世故的人所說的敏妙親切的話，也是很感動的。至於黎基，她聽着很覺含羞。面孔玫瑰花的顏色，低着眼睛。但是遲一會兒的工夫，她的口角上微微露出一種美妙的笑容。一種遲疑使她那面上的嬌態很溫和的動搖起來。她就用努西加的話來答他。一口氣念完，有點像是念那記在心上的功課：

「外國人哪，你不像是一個出身微賤或欠缺知識的人。」

她說罷就跑了，好像一隻受驚的鳥。

現在俾東反覺着奇怪起來；他並不曾料到在維尼胥對他所說的蠻族少

女的口中，能聽見一句荷馬的詩。他眼望着朋波尼亞，帶點詢問的樣子。但是她看見她那丈夫滿足的面容，也就微微一笑。

雖說羅馬老輩的成見是痛恨希臘文和牠的傳布的，歐呂斯却是很高興看見這樣有學問的人，這個文學家在他家裏，找着一個人能用希臘文並且是荷馬的詩來答應他。

他回頭對俾東說，「我們這裏有一個教僕，教我們的小孩念書。這個女孩是伴讀的。」

俾東現在隔着長春藤和忍冬的網子，看見花園並看見三段樂器在那裏敲擊。維尼肯只穿着披衫，拋擲皮球。黎基很輕妙的向後仰身，盡力去接他的球。起先俾東覺着這個少女有點虛弱。但是在花園的光輝裏面，這樣看起來，好像是一個朝日女神 *Aurora* 的活動影象。哦！這個面貌像玫瑰色而且透明的，這一雙深藍色的眼睛，這一副像是白玉的頭額，這種灰暗的頭髮在琥珀

珀和黃銅上面映着，——這一個敏妙的身體，彷彿是五月裏新芽！彷彿是初開的花！

俾東在朋波尼亞的旁邊坐着，對着落日，花園和那立近魚池的人的風度，咀嚼那些滋味。

他對於這種幽靜的情景，是很驚訝的；在朋波尼亞，老歐呂斯，他們的孩子和黎基的面上，他看出一種在他那些夜間所不常見的東西。他覺得這種發光的溫肅是從他們的日常生活裏面發生出來，去灌溉這島上的居民；並且覺得有一種另外的美麗和暢悅，就是他終日所尋找不着的。他不能保持着這種印像，就回身向着朋波尼亞說：

「你們的世界比我們那奈龍所統治的世界怎樣的不同！——她對着晚照揚起她那很高雅的面孔，並且很誠實的答說：

「這不是奈龍皇帝，統治世界，這是上帝。」

有一會兒的靜默，人家聽見老家長，維尼胥黎基，小歐呂斯的足音在路上走。但是在他們到這裏以前，俾東又問：

「朋波尼亞，你信那些神麼？」

朋波尼亞答說：「我信那一位神，他是唯一的，正直的，萬能的。」

第三章

第二天的夜裏，俾東叫人擡他到巴拉丹。

山譯者注 Palatin 是羅馬城裏一個小字皇帝宮殿在那頂上

他和奈龍作一段單獨的談話。第三天在卜勞胥斯的住宅前邊，來了一個百夫長，帶領十四五個衛兵。

在這個無定和恐慌的時期，像這樣的使者，常常就是送死信的人。當這個百夫長用敲門錘去打歐呂斯的大門，看守過廳的人去報兵士來了的時候，驚慌就布满了全家。全家的人圍繞着老家長，因為大家都相信他是特別有危險的。朋波尼亞伸出胳膊抱着她那丈夫的頸項，緊緊的靠着。她那變成

藍色的嘴唇，敲着牙，低聲的說了些神祕的話。黎基的面色，蒼白的和白布一樣，用嘴親他的兩手。小歐呂斯拉着他的披衫。男女的奴隸，成羣的從屋裏跑出來。

歐呂斯到了過廳，百夫長在那裏候着。這就是老加余阿達，從前在不列顛戰爭的時候，曾經屬過他的部下。

使者說：「家長，你好，我從該撒那邊給你帶來一個命令和一個敬禮，你看些牌子和一個印，就可以證明我是用他的名義來的。」

「該撒的敬禮，我是很感激的；並且我將要實行他的命令。阿達，你好，你的使命是甚麼呢？」

阿達就說：「歐呂斯卜勞胥斯，該撒知道黎基國王的女兒寄居在你的家裏，她是那個國王送給羅馬人作質抵的。哦，家長，奈龍聖帝多謝你招待這個少女。但是他不願意把這個責任，叫你擔負到更久的日子。另外，照着她那抵

押的性質，這個黎基的女人應當被屬該撒自己和元老院保護。他命你把她交給我的手裏。

歐呂斯太帶軍人風味並且是太勇敢了。對於一個命令，他不肯說愁痛和訴苦的空話。他察看了牌子和印以後，擡起眼睛，對着這個老百夫長，安然的說：

「你先在這個過廳裏面等着，阿達，他們就要把質抵的人送給你。」

他就回到宅子後面。在朋波尼亞克雷西娜黎基和小歐呂斯所逃避的大廳裏面。

他說：「沒有一個人有死和流往遠島的危險，但是該撒的使臣，是一個送不幸消息的使者。這是你的事，黎基。」

朋波尼亞叫喊：黎基的事？

「是的。」

他轉回頭來對着那個少女說：

「黎基，你是在我們的家裏養大。朋波尼亞和我，我們愛你，好像我們的女兒。但是，你的保護人是該撒。那麼，在這個時候，該撒要你。」

朋波尼亞叫喊：「歐呂斯！替她打算起來，死了還要好一點。」

「黎基在她的胳膊裏面，拳縮着連聲叫喊：「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歐呂斯的面上重新現出惱怒和痛苦的神氣來。」

他用憂鬱的聲音說：「如果我是一個人，我在世界上，我不拿活着的她送給他。並且我這些親近的人，今天甚至於要去祭那個救世的茹比德：我要去見該撒，求他收回他的命令。他是不是將要聽我的話？我也不知道。在這空裏面，憑神降福，黎基，你總要知道你在我們家中坐着的這些日子，我們時常是很高興的。憑神降福，我們的喜悅和我們眼中的光明！」

譯者注 Adieu 是西人告別的話，意思就是

他就立刻轉回過廳，爲的是不要被那一種不配當羅馬人和家長的感情所束縛。

但是，朋波尼亞把黎基引到臥室裏面，給她說了些在這所房子裏面很覺稀奇的話。這所房子就是歐呂斯、勞胥斯供祭家神的房子，因爲他們對於家祀總是很虔誠的。她說：「困苦的日子到了。從前威基呂刺穿了他那女兒的胸脯送給阿必虞。並且呂開斯甘心拚了生命，去爲她的恥辱作代價。該撒的家庭是可恥辱的。但是如果最神聖的法律——我們現在在牠的下面生活着，——禁止戕害生命，他也允許，並且命令對於恥辱自己保衛。就是說拿性命去拚。」

少女隨便就跑下了，把她的面孔藏在朋波尼亞的下裳裏邊，好久的不發一言。當她起來的時候，她的面容比起來以前就安靜了。

「我是很痛苦的離開你，我的母親，很痛苦的離開我的父親和我的兄弟。」

但是我知道抵抗是沒一點用處，並且可以使你們的一切全被毀壞。儘少是，我在該撒的宮中，永遠不忘記你的話。」

她就問着小歐呂斯，向那個教他們兩人讀書的希臘老人，向原先乳她現在管理她的衣服的婦人，向所有的奴隸告辭。

在他們裏面，有一個人，一個高大的黎基人，很粗的肩膀，在他們的家裏，大家都叫他作虞瑞斯。譯者注 在拉丁話裏是熊的意思他當時同黎基和她的母親，一同來到羅馬人的兵營，現在跪到朋波尼亞的腳前說：

「哦太太，請你允許我跟隨我的女主人，爲的是可以在該撒的宮中，伺候和招呼她。」

朋波尼亞答說：「你不是我們的僕人，你是黎基的。但是人家讓你進該撒的門麼？並且你用甚麼法子去到那裏招呼她？」

「這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鐵在我的手裏就碎了和木頭一樣。」

歐呂斯卜勞胥斯並不反對虞瑞斯的志願，並且宣言所有黎基的跟人都應該同她移歸該撒的保護。

朋波尼亞寫了幾個字，要把黎基託付給阿克第。她是奈龍已經解放了的女奴。朋波尼亞並沒有在那些信徒的聚會裏面，遇見過她。但是聽見說阿克第從來不拒絕幫助基督教徒。並且她很專誠，去念達斯的保羅的信。

阿達自願擔負親自遞送這封信給阿克第的責任。這些兵士被小歐呂斯叫喊的聲音送出了大門；他想着保護他的姊姊，用他那很微弱的拳頭，去脅迫那個百夫長。他們就把黎基引到該撒宮中去了。

老家長叫人豫備轎子。在他等着的時候，他同朋波尼亞關在藏圖室裏面。他說：「你聽我說，朋波尼亞，我雖然相信這個舉動不會有效，我也要去見該撒。如果他要求把黎基交給他，這是有人在後邊推着：這很容易猜出來是誰。」

「俾東麼？」

老家長用很尖銳的聲音繼續着說：「就是他，並且俾東也並不是爲該撒來向我們搶她，因爲他恐怕她去爭了哀白的寵愛；那麼就是爲他自己，或者爲維尼胥：就是今天，我將要知道這件事。

遲一會兒的工夫，轎子擡了他到巴拉丹去。

第四章

歐呂斯也很想到人家不讓他走到奈龍那裏，果然，人家答應他說該撒同胡琴師德卜諾忙着唱曲，並且他只接見他所傳喚的人。

在又一方面，色奈克雖是害了發熱的病，却接見了這個老家長。

「慷慨的卜勞胥斯，我只能給你幫一個忙：就是永遠不讓該撒看見我的心同你一樣的受苦。」

家長截斷他的話，並且說：「慷慨的阿呂斯，那個叫人來搶我那孩子的人

就是俾東。請你告訴我一些可以用的法子，使他能覺得的勢力；歸結請你自己在他的面前，用一用你對我的交情所能提起來的雄辯。」

色奈克答說：「他和我是在兩個互相反對的兵營裏，俾東也許比起那些圍繞着奈龍的小人好一點。但是，想要給他證明出來他曾經作了一件不好的事，那就白費時候了。他並沒有善惡的觀念。如果告訴他說：他的法子是反對審美的，他可以羞媿。當我將來見着他，我要告訴他說：『你的行為配當一個已經被解放的奴隸。』如果這樣不成功，甚麼全都不成功了。」

家長答說：「我總要謝謝你。」

他就叫人擡他到維尼肯家裏，遇着他正同他的劍術師，修理兵器。到了他們單獨相對的時候，歐呂斯的怒氣噴出來些責備和罵詈的風浪。但是，維尼肯聽說這種暗害的新聞，顏色變成淡白，形狀很可怕的。歐呂斯意中的疑惑飛向天外去了。那個少年的額上滿蓋了汗珠。他的眼睛和電光一樣。他的

嘴脣發出些不相連貫的問題。嫉妬和惱怒循環着來顛倒他。他覺得，黎基一進了皇宮的門限，一定是完全沒有希望的了。但是當歐呂斯提起俾東名字的時候，一種疑惑，好像電光，穿過那個少年軍人的心裏：他疑心俾東和他開玩笑。

暴烈性在維尼肯的家裏是遺傳的。

他用斷續的聲音說：家長，你要知道俾東就是我的父親，他所施於黎基的侮辱，也須要給我算賬的。回你的家去，等着我。無論俾東，無論該撒，將來全得不到着她。我寧可殺了她，並且是我同她在一塊兒。

他就跑到俾東家裏去。

歐呂斯帶了一點希望，回家。安慰朋波尼亞，他們兩人等維尼肯的回信，過了兩小時。

一直到晚上，他們聽見錘子打門。

一個奴隸進來，把一封信交給歐呂斯。

那上面說這些：

「馬舉·維尼寄給歐呂斯·卜勞胥斯。

你好。方纔經過的事情。是由於該撒的意旨的。對着該撒的意旨，你們也應該和俾東同我一樣的低頭。」

第五章

從前最驕傲的頭顱，對着阿克第，都是俯伏着的。在那時候，她是奈龍最寵幸的人。

她當得起許多人的感謝，並且一點也不得罪人。歐克達維 譯者注 Othrice 是奈龍的皇后

後來被奈龍所殺 自己也不恨她。現在人家看她是太微渺了，殺不上被嫉妬，她繼續

着用一種沒有希望的愛情去愛奈龍。一去不回的紀念，就是這個愛情的惟一養料；就是哀白，也不要求把她送出宮去。

人家在該撒的餐桌上，時時請她喫飯：她的美麗在該撒的宴會上，是一種妝飾品。

那一天，黎基應當參與這種宴會。一切的事情在她心裏搖動起來。她怕該撒，她怕這些人，她怕這個亂嚷嚷的宮殿。她怕這些宴會：因為她會從歐呂斯，朋波尼亞和他們朋友的談話裏頭，曉得這些宴會的汗辱。

她現在自己問自己，如果拒絕該撒的意旨，不去赴宴，是否好一點？她的心中生出了這種證明她那勇氣的欲望：聽憑虐待或殺戮，那位神聖的主人不是給了先例的麼？朋波尼亞不是說過最熱誠的信徒，希望並且在他們的禱祝裏面，祈求這樣痛苦的證據麼？

但是當她把她的疑惑問阿克第的時候，阿克第很驚惶的看着她。

「從第一天起，就反抗該撒的意旨，任憑他的暴怒——這樣的辦，簡直是個小孩子，不曉得他那行爲的分兩……是的，至於我，我也曾經讀過達斯的保

羅的信，我曉得上帝在他那一邊並且上帝的兒子在死人裏頭復活；但是在地上，只有該撒。並且你如果想回到歐呂斯的家中，這個宴會對你卻是一個機會。你可以請求俾東和維尼胥，叫他們照這個意思去干預。你來，黎基。你聽見在這個宮中的聲音麼？太陽已經下地平線了；所請的客，不久就要來了。」

黎基答道：「你說的有理，阿克第，我要聽你的教訓。」

阿克第就引她到一間特別的擦油室裏面，給她擦上香料，並穿上宴會的衣服。

當那些先來的轎子到了那個主要大門前面的時候，她們兩個人走到簷下，從那裏，人家看得見門口，走廊和殿廷。

這是日落的時候。太陽的最後光線，來給廳柱的黃色大理石接吻，用那玫瑰色的變幻光帶來溫慰牠。

在殿柱的中間，在這些大那衣德的白色雕象的旁邊，

譯者注希臘的神話上說 Danuide 是 Danuus

五個女兒的總名，她們除了一個全於結婚的那一天，把她在衆仙和英雄們的丈夫殺掉，天神大怒，就罰他們把一個無底的筩裝滿。在那裏流着，全像那些雕象，——穿着外衣，下裳，拖到地上的裙子，帶着些輕妙的摺紋。

阿克第指給黎基，那些元老的寬邊外衣，他們的著色披衫，他們那妝飾月牙花樣的無幫鞵；她指給她看，那些騎士，那些有名的美術家，那些穿着羅馬衣飾，希臘衣飾，或東方的奇怪衣飾的貴夫人，她們的髮飾所用的結子，像蛇，像金字塔，或者很簡單的做效女神的雕象；髮飾低垂額前，用花扶起。

哎呀！阿克第那沒發音的語言漸漸的把這坐宮殿和這些人所有的迂曲的詭祕給她揭開了：那裏就是那個圓頂游廊，牠的柱子和牠的花磚，還帶着血色，就是因爲當加于斯加里西娜死在加瑞斯的刀下的時候，牠們被血噴了；那裏就是他的妻室被擄項致死，他的孩子被摔在磚地上致死的地方；那裏，在那個殿角下面，有一個地底監獄，在那裏邊，最年輕的底于士，受饑餓

的虐待；自己敲自己的手腕；那裏就是他的長兄被毒死的地方；惹米呂在那裏駭的吼叫；在那裏克婁得拘攣拳縮；日馬尼舉在那裏呻吟。

阿克第不說了。黎基總是看着這個人羣，好像在那裏頭尋一個人。他的面容忽然變成玫瑰色；俾東和維尼皆從柱子行列裏面，剛走出來，——並且他們向那個大三牀室走着，彷彿神仙一樣。

黎基自己覺得心中輕快。她的孤獨減少了些。

阿克第拉着她的手，引她向三牀室走去。黎基向前進，兩眼昏暗，兩耳蕩蕩的響。她好像在一個夢中，看見在桌上在牆上成千成萬的閃爍燈光；她好像在一個夢中，聽見人家敬禮該撒的呼聲；她好像隔着濃霧看見該撒自己。她剛能知道阿克第把她向餐桌安坐以後，坐在她的右邊。

在她的左邊，有一個很謹慎的聲音，一個認識的聲音，說道：
「對着地上最美麗的處女，對着天上最美麗的星宿致敬；對着像神仙的

「加利娜致敬！」

維尼胥照着習慣，沒穿外衣，只穿着大紅披衫。他那帶金鐲的胳膊很清潔的赤裸着，清潔——或者可以說他的筋肉太突起了，——他那拿劍和盾的軍人的膀臂從那披衫底下露出來。他帶一個玫瑰花的帽子。用着他那像一張弓的雙眉。他那光明的兩眼，和他那乾燥的容顏，表示出來少年和氣力，黎基覺得他美麗到這步田地：她很不容易的念出字來：

「向你致敬，馬舉！」

他說：「我的眼睛有幸福來瞻望你！我的耳朵有幸福來聽你那比十絃琴和笛子更和柔的聲音！我原來就知道要在這裏再遇見你。但是，你這一來，我所有的靈魂，因為有一種的新歡悅就跳躍起來。」

他的雙眼發光，現出一種無限制的沈迷。他直望她，好像要用眼睛吸收了她。黎基覺得在這一羣人裏頭，在這宮中，他是唯一的與她親近的人。她對於

一切的事物因爲恐懼都覺得是不可解的，現在就起首向他發問。他從那裏知道他在該撒宮裏能遇見她呢？她爲甚麼在這裏呢？該撒爲甚麼把她從朋波尼亞那裏搶來呢？這裏一切的事情她都害怕。她很想回到她的母親跟前。她後悔和難受的要死，沒有想着俾東和維尼胥可以在該撒面前替她說話的希望。維尼胥告訴她說，他從歐呂斯自己口裏知道她的被搶。

爲甚麼她到了那裏，他却不知道。該撒沒有向隨便甚麼人，解說他那決定的習慣。但是他希望她不要害怕他，維尼胥是靠近她的，並且將來是常靠近她的。她是他的全部靈魂，他招呼她，也就像是招呼他的靈魂。因爲該撒的宮殿使她害怕，他就發誓說她將來不留在宮殿裏邊。

並且，雖然他說些支吾的話，並有時臆造些話，但是他的話保持着誠實的語音，因爲他的感情是真實的。

他的胸中充滿了一種誠實的憐憫心。黎基的話直達到他的心裏。並且因

爲在這宴會上亂嚷的很利害，他就側身向着她，來向她低聲說些簡單和溫和的話，說些從靈魂裏面發出的字，同音樂一樣的調和，同酒一樣的酣醉。黎基對於他的話，就心醉了。在這些圍繞她的外人中間，他常常向她更接近，更密切：並且這樣的可信，這樣的忠誠：

阿克第的聲音高起來：

「該撒看你們兩個人。」

維尼肯忽然對於該撒和阿克第發怒，這些話中斷了那些如幻的歡樂。

黎基在這個宴會起首的時候，祇是隔着霧看見該撒。以後她專心去聽維尼肯的話，忘記再去看他。現在她回轉過來她那好奇和害怕的兩眼去看他。阿克第所說的話是真的。該撒側靠在桌上，一隻眼睛半開着，把他那碧玉的單眼鏡，挨近另外一隻眼睛：他看他們兩個人。

他的視線和黎基的視線交對起來。這個處女的心，結了冰。當她還是小孩

子的時候，在歐呂斯的西昔利島上莊田那邊，常從一個埃及的老女奴聽見那住在洞穴裏面的龍的故事。她現在覺得這裏面的一個妖怪，用蒼黑色的眼睛，定着看她。她好像一個好害怕的小孩，捉着維尼胥的兩手，並且那些混亂和迅速的印像，在她的頭腦裏邊，接連起落：這就是他麼？他：就是可怕的，萬能的麼？她從來還沒有見過他。她所擬想的不是這樣。她想着他的面容一定是很可怕的，怒氣一定是終天不息的，：她現在看見他那一個很大的頭，豎立在很大的後頸上面，這個頭固然是可怕的，但是很可笑的，並且從遠看着，好像一個小孩子的頭。一件紫色的披衫，——尋常的人是不准穿的——把他那短而且寬的臉照成藍色。他的頭髮是歐東按着時樣給他整理的；用重疊的環子，分成四行。黎基看他好像凶神，尤其是醜陋的很。

他回頭向着俾東問道：

「那就是維尼胥所戀愛的質抵人麼？」

「是的。」

「她的民族叫作甚麼名字？」

「黎基人。」

「維尼胥覺得她美麗麼？」

「是的。但是在你的面上。永遠不錯的判斷人，我已經念了你的判決書：兩膀太窄了。」

奈龍眼睛半合着，重說一句道：「兩膀太窄了。」

大宴會更加熱鬧起來。人家從那些堆滿了雪，外面圍着長春藤的大瓶裏面，時時用杓子去取酒。從屋的圓頂上，掉下些玫瑰花來。

俾東請該撒在衆賓客還沒有全醉以前，樂意用他的歌唱作這個大宴會的光榮。大家全體附和他的話。

奈龍起首拒絕他們。

但是呂千用美術及人道的名義，向他發誓。大家知道這個神聖的詩人，無雙的歌師，新作了一首頌揚美神 *Venus* 的歌曲。對着這一篇，呂開斯的那一篇，止算一種小狼的嗥聲。所以求他使這個大宴會，成一個真正的宴會！像父親的元首。不應該靜默着來使他的臣民受罪。

「請你不要固執罷，該撒！」

衆人重新說道：「千萬請你不要固執罷！」

奈龍伸開手，證明這是因爲人家強迫他，他就讓步了。一切的面孔，都顯出感恩的神氣；一切的眼睛，都轉來向着他。但是他叫人告訴哀白說他要唱了。中宮不大舒服，所以沒來赴宴會，現在再沒有比該撒的歌唱，更靈的藥了：哀白立時來了。奈龍的心還是全在她的身上，絕無分割。但是當着他自負是一個歌師，一個御者，一個詩人的時候，觸怒了他，是很危險的。她進來，頭髮金黃，也穿着紫色披衫，頸項上面那個極光明的大珠，是從馬西尼薩那裏搶

劫來的一件。許多歡呼的聲音來迎接她。「神聖的中宮」的名字，不斷的響。黎基一生沒有看見過這種的美麗。她不能相信她的眼睛。那麼，這就是那個醜穢的哀白，她曾煽惑了皇帝，去弑他的母親，殺他的妻室；這就是城裏的人，乘着夜裏，推倒她的雕像，在一切的牆上，寫着罵她的字的哀白。黎基從來沒有想到天上的衆仙，比她更有迷人的美麗。

一種亂嚷的拍掌，表示那歌詞的終止。在一切的方面，大家都叫着說：「神聖的聲音！」在女賓的裏面，有幾個舉起胳膊，雖然歌聲已經停住，但是她出了神。在那裏還停着不動。另外些揩她們的眼淚。

在全大廳的裏面，有一種強烈的轟動。哀白低着她那金色的頭，拿着奈龍的手，緊按她的嘴唇。並且這樣的按着，有很長的時候，一聲兒不言語。

但是奈龍注意去看俾東的一邊。因為他的讚詞是他所最感動的。俾東宣言道：

對於這個神曲音樂，我的意思就是說俄非的面孔也要因為妬忌變成黃色，和現在在這裏的呂干一樣；至於詞句我倒更喜歡比這篇差一點的，因為那樣我就可以找出來不致於不稱牠的一種讚美了。

奈龍高興極了。他自己指明他所看作最美麗的詩句，嗣後他就起來引導哀白。因為她真是病了，想要回去。

一會兒工夫，他就回來了，想看他同俾東和第節蘭所預備的玩意。

但是那個荒宴宴離完結的時候還遠得很。那些奴隸繼續着奉上新菜，並且滿斟上青葉妝飾的酒杯。

一大半賓客溜到桌子的下面去了。但是俾東一點不醉；奈龍起先很矜惜他那天上的聲音，躲避喝酒，現在一杯一杯的喝乾，就大醉了。他還要唱他的詩，這一次是希臘文的詩，但是他記不起來了；並且因為錯誤，他就哼了阿那克龍的一個小曲。

維尼肯並不比別人醉的輕。嘴裏黏膩着來挾抱黎基，說道：

「該撒把你從歐呂斯家裏取來，要把你作送我的禮物。明天一交夜的時
候，我的奴隸們要來取你。你聽見我說沒有？」

她沒希望的和他撐持，覺得她要跌下了。

但是，在這個時候，一個很可怕的氣力，拉開了那個保民官的胳膊，同拉小
孩的胳膊一樣容易，並且推開他，就像推開一根枯莖，或是一片乾葉一樣。維
尼肯揉揉眼睛，精神恍惚。在他的頭頂上看見那個黎基人虞瑞斯的偉大身
量。

黎基人站住不動，並且是很安靜的。但是他那發光的雙眼，射着維尼肯。有
這樣奇異的神氣：那個少年，覺得他的血結成冰了，於是這個大漢把他的女
王，舉在他的胳膊上面，腳步很均勻的出了三牀室。阿克第跟隨着他，

維尼肯有一個時候，彷彿變成石頭了。嗣後他就跳起來，跑到出門的地方

喊叫：

「黎基！黎基！」

但是恍惚的精神，怒氣和酣醉把他的兩髀砍倒。他就搖晃，栽筋斗，跌倒在磚上面；大半的賓客，在桌子下面亂滾；有幾個人在大廳裏面左右偏閃着擊打牆壁；另外些人靠着桌子睡着了，打鼾了，或者在睡夢裏面，把他們吞嚥過多的東西嘔吐出來。

在這些醉倒的參政官，元老，騎士，詩人，醉倒的哲學家，舞女，女家長的身上，在這些還是萬能，並且已經沒有靈魂的衆人身上，在這些向深淵滾下的衆人身上，金製的鷹，在大廳的圓頂下面，伸開翅膀，不住的落下玫瑰花的雨。在外邊，就是黎明了。

第六章

也沒有一個人攔着虞瑞斯，也沒有一個人問他。那些沒有滾到桌下的賓

客，也都離了他們的坐位；那一羣僕人看見一個女客在一個大漢的胳膊上面，想着總是一個奴隸舉着他那喝醉的女主人。並且阿克第在他們的跟前，把一切的疑惑都散盡了。

他們從那三牀室，走過一間接連着的大廳；從那裏走到游廊；這個游廊就引他們到了阿克第的房子裏面。

這一部分的宮殿，是荒涼的；宴會上的音樂和聲息，到了這裏就不很清楚了，虞瑞斯把黎基放在一條大理石的橈子上面。阿克第起頭勸這個少女安靜些，並且叫她休息一會兒，向她保證，沒有一點危險來脅迫她，因為這些賓客將要睡到晚上。從長久的時候，黎基不能安靜了。她用手撐着她的兩個鬢角，並且像個小孩一樣重複的說道：

「回家！回家！到歐呂斯的家裏去！」

虞瑞斯是預備好了。門前果然有些衛兵看守；但是這些兵不攔出去的人。

在凱旋門的前面，還有一大羣的轎子，不久人家就要成隊的出去。他們主僕可以隨着人羣一直回到家裏。

黎基重說道：

「是的，虞瑞斯，我們走罷。」

阿克第不得已的替他們兩人計算。——他們要走！很好！沒有一個人阻攔他們的去路。但是從該撒宮中逃出去，是犯了侮慢神聖的罪名。他們要走；晚上就要有一個百夫長和他的軍士們，把死罪的判決書給歐呂斯，給朋波尼亞，亞克雷西娜拿去，並且要把黎基再領回宮中來。這個時候，她將要被害，絕無救援了。如果歐呂斯一家人接受了她，他們的死是一定的了。或是卜勞昏斯該死，或是她該死，在這個中間應當選擇一下子。

黎基的眼睛好像被霧罩着。兩個大眼淚慢慢的流到她的兩腮上。

她說：「希望上帝保佑朋波尼亞和歐呂斯！我並沒有一點權利叫他們去

死，並且我要永遠不再見他們了。」

她於是回頭向着虞瑞斯說，在世界上向她的只有他一個人了，並且說從此以後，他應該給她作一個保護人和一個父親。如果他們不能逃到歐呂斯的家裏，他們也不能住在該撒這裏，和維尼肯的家裏。維尼肯醉了不小心，就宣言晚上要派他那些奴隸來取她。她想要在半路上逃去，不到他的家裏。虞瑞斯要立時到黎努斯主教那裏，求他的幫助和教訓。主教命令那些教徒去半路上大聲喊救，硬把她解放出來。

她的面孔成了玫瑰花的顏色，並且微笑。她就抱着那個已解放的女奴的頸項，把她那細膩的口吻放在她的腮上，低聲說道：

「你將來不賣掉我們麼，阿克第？一定不能的！」

「對著我的母親的魂靈，我將來一定不賣掉你們。祈禱你的上帝叫虞瑞斯能解放了你。」

第七章

天已經大明了，太陽明照着那個三牀室。阿克第叫黎基，在一夜沒有睡覺以後，作一個必要的休息。黎基簡直沒有爭辨，她們兩個就回了三牀室。

黎基睡的，同她在家裏朋波尼亞看着她睡的時候，一樣安靜。直到日中，她纔睜開眼睛。她用恍惚的目光，在那三牀室裏面周圍查看。那麼她不在歐呂斯的家裏了麼？

歸結她在陰影裏面看見那個少婦的面孔，她就說道：「是你麼，阿克第」

「是我，黎基。」

「是不是已經晚上了？」

「不我的孩子，下午了。」

「虞瑞斯回來了麼？」

「虞瑞斯沒有說過他要回來：他曾說他今晚去找轎子。」

「這是真的。」

她們離了臥室，到了浴室。沐浴以後，並且早飯以後，阿克第引着黎基到宮中的花園裏面，在那裏，不怕遇見一個人，因為該撒同他的親近，還是睡着了的。

在游玩以後，她們坐在一小叢側柏裏面，來說黎基逃走的事情。一種腳步的微聲來打斷了她們的話，並且，阿克第還沒有工夫看見走來的是誰，前面哀白被許多奴隸圍繞着，已經在凳子的前面現出來了。有兩個女人在她的頭頂上輕輕的搖動駝鳥毛的扇子。一個挨去比的女人，兩個乳頭頭脹滿了乳，在胳膊裏面，抱着一個紅色裹着的嬰兒。

哀白站住了，注意的去看黎基。

「這個女奴是誰？」

阿克第說：「這不是一個女奴，神聖的中宮，這是朋波尼亞·克雷西娜抱養

的一個女孩，並且是黎基王的女兒，他把她質抵給羅馬的。」

「她來看你麼？」

「不是的，中宮，從前天起，她住了宮裏面。」

「由誰的命令？」

「由該撒的！」

哀白更仔細的看那個少女，並且眉間起了一個皺紋。她嫉妬黎基的優越出衆，判斷她的美麗到這樣的稀奇。

在她那金色睫毛下面，他的眼睛有一種結冰的電光。但是她轉身向着黎基，外面很安靜的：

「你同該撒說過話麼？」

「沒有，中宮。」

「比起歐呂斯家裏來，你爲甚麼更喜歡在這裏呢？」

「不是我更喜歡。俾東推着該撒把我從朋波尼亞家裏要了來。強我在這裏，也不管我的不願意……」

「你打算回到朋波尼亞的跟前麼？」

這個問話，帶一種愛說話的聲音，黎基猛然有了一個希望。

她伸着手說道：「中宮，該撒要把我給與維尼胥當奴隸；但是你將要替我懇求，你把我還與朋波尼亞罷！」

「那麼俾東推着皇帝，把你從歐呂斯家裏要來，是要把你給與維尼胥麼？」

「是的，維尼胥說過，就是今天他要派人來找尋我，但是你要是很慈悲，並且要憐憫我的。」

她彎着腰，牽着哀白的袍邊等着，心裏亂跳。哀白帶着一種可惡的微笑看她，並且說道：

「那麼，我允許你就是今天將要作維尼胥的女奴。」

她留下使人頭暈並且使人不幸的幻像，就遠去了。起頭哭起來的小孩聲音到了黎基和阿克第耳朵的面前。黎基眼睛裏的淚很多，拉着阿克第的手。她說：我們回去罷，祇應該希望可以來的幫助。

她們回了她們所不再離開的過廳裏面。她們心地緊束着，去聽步聲。談話時時中斷，有種寂靜裝滿聽觀上的幻覺，在那裏飛翔着：

在這個夜門，前室的門幃波動起來。一個微黑色和有痘痕面孔的人現出來。黎基在朋波尼亞家裏，見過他，認得他是維尼胥的一個已經解放的奴隸阿達三。阿克第叫了一聲。

阿達三很深的行禮，並且說道：

「從馬舉維尼胥的那一方面來給神聖的黎基致敬。他在一個擺好的餐桌旁邊，在他的綠葉裝飾的房子裏面，等着她。」

她的嘴唇變白了，說道：我是預備好了。

她就用她的胳膊，抱着阿克第的頸項，和她告別。

第八章

維尼胥的房子，果然是用綠葉裝飾的：牆和門由長春藤和常綠樹裝飾起來；葡萄枝的花條在那些柱子上面蟠繞着。

那些燈在亞歷山大城所產玻璃球形的罩子下面，減少了光明，那些光或是穿過了印度紗，分成各種顏色；成了玫瑰色的，黃色的，紫色的，藍色的光線。在大客廳裏面，備了四份刀叉，因為俾東和他的女友，美麗的克梨索德米，也要應當參預這個宴會的。

總之是維尼胥聽了俾東的教訓，他給他出主意，不要自己去找黎基，却差阿達三帶着該撒的命令，去辦這件事。

那些奴隸拿來些個三腳凳子，並且取常綠樹和松樹的小枝扔在炭裏。

維尼胥好像自己同自己說：「他們已經到了加林轉角。」

俾東聳聳肩膀。

他低聲說：「一個小錢的事也看不開，這個戰神之子^{the son of Mars}的兒子，我永遠不能教他成功一個人。」

維尼胥竟自沒有聽見。

「他們已經到了加林！」

他們果然轉到了加林。轎子的前面有些拿鐙的人和些跟隨的人，圍繞着。阿達三監察着那些護衛人走路。大家慢慢前進，因為在這個沒有鐙燭的城市裏面，這些手提的鐙光是不敷用的。並且在宮殿旁邊的街道，是荒涼的，這裏，那裏，間或出來一個人，拿着一個鐙心，街道上住着些奇異樣子的人。從每一個小街裏面，出來三四個人，沒有火把，並且穿着暗色的外衣。有些人同護衛人一同走路，混進奴隸的裏面；還有些人更互相靠近，成了羣，從反對的方

向走來；還有些人東倒西歪，好像喝醉了的。

從半開的幔子裏邊，黎基看見了這些黑魃魃的人羣，希望和害怕在她的
心中攪亂着。

她那發顫的嘴唇低聲的說：「這是他，這是虞瑞斯和那些基督教徒！那就
立時來罷，基督，你幫助我們罷！基督，你救我們罷！」

阿達三起初對於這些異常的攘亂，全不留神，現在有點慌了。那些掌鐙的
人，不得已常向他們喊：「讓開這個尊貴的保民官的轎子！」這些不認識的
人靠近了轎子到這步田地：他需要發命令，用棍子攆走他們。忽然間所有的
鐙光全都息了。

阿達三明白了：這是一個攻擊！但是在轎子的周圍，大家亂擠起來；他們毆
擊，互相推跌，互相踐踏。阿達三忽然有了一線的光明：頂要緊的就是拿了黎
基趕緊逃跑，放棄了別的人任憑他們的運氣。他就把她從轎子裏面拉出來，
兩個胳膊抱着她，乘着黑暗盡力的跑。

但是黎基叫喊：

「虞瑞斯！虞瑞斯！」

她穿着白衣裳，是很容易看得見的。阿達三用一隻胳膊拿他自己的外衣來遮蓋她。當那個時候，一種可怕的擰夾，捉着他的後頸；他的頭顱好像受了一錘，和受椎的牛一樣倒了。

大半的奴隸栽倒地下，或者跑在那牆角上亂碰。在那個大騷動裏面，已經砸碎的轎子，臥在地下了。虞瑞斯把黎基搬到絛比耳：他的同伴就散了。

在維尼肯的房子前面，那些奴隸重新聚攏起來，互相商議。他們簡直不敢進去。但是總得把所碰見的事告訴他們的主人。

日耳曼人俱龍，是當維尼肯年幼的時候領他的人，並且是他的母親遺留的人，告訴他們說：

「我將去報告這件事，是的；但是我們大家一同去，好叫他的怒氣不落在

我一人的身上。」

當這個時候，維尼胥失掉了耐性。俾東和克梨索德米嘲笑他：他在過廳裏面，很快的走動，重複說道：

「他們應該已經到這裏了！他們應該已經到這裏了！」
他要出去，但是他們擋住他。

忽然，在前廳裏面，聽見腳步聲響，並且一隊的奴隸進到過廳裏面；他們站在牆腳，舉起手來叫苦：

「呵呵！呵呵呵呵！」

維尼胥向着他們跳去。

他用一種可怕的聲音叫喊：「黎基在那裏？」

「阿阿阿阿！」

俱龍往前走，並且很快的，用一種愁慘的聲音說：

「你看這血，貴人！我們曾經防衛了她！你看這血，貴人！你看這血！」
還沒有說完，維尼肯用紫銅的燭臺，把這個奴隸的頭顱擊碎了。隨後他用
兩隻手，捉住他自己的頭，他的手指鑽進頭髮裏面，拚命的喊：

「我的不幸！」

他的面孔變成藍色；他的眼睛瞪了出來；他的嘴起了沫。

他歸結用一種非人性的聲音喊叫：「鞭子！」

那些奴隸呼號：「貴人！呵呵呵呵！可憐！」

俾東立起來，懊惱的撇着嘴。

他說：「來罷，克梨索德米，如果你想看見肉，我可以叫人把加林的屠戶的
肉案子攻開。」

他們走出過廳去了。

在那穿着綠葉衣裳和預備着宴會的房子裏面，那些奴隸呼號和那鞭子

呼呼抽着的聲音，一直鬧到早晨。

第九章

維尼胥這一夜，簡直沒睡，他跑出去找黎基。他去搜尋愛基蘭區，敘比耳，塞內拉特是罪惡的意思，Colerai，和一切附近的街市，隨後在加彼度轉了一圈，過了法卜利斯橋，跑遍了那個島，並且到後來碰到唐德衛。

他直到黎明的時候，纔轉回來。倒在過廳裏邊的褥牀上邊，迷迷惑惑的來想找着或捉拿黎基的法子。

他的心忽然對着一個很可怕的擬想止着不跳了。

「如果是該撒自己把黎基搶去了呢？」

如果是這樣，黎基是永遠丟掉了。從一切的手裏，人全能把她扯出來，但是不能從這個手裏。現在他明白她的價值能貴到了甚麼地步。好像沈在水裏的人，電光一閃，想起他一切的過去，維尼胥想起了黎基。他看見她，他聽見她

的每句話。他看見她在泉源邊上，並且在歐呂斯的家裏，並且在宴會上。他先前覺得如果找不着黎基，他就沒法子生活，他現在想着如果不能殼報仇，他就不能死。

祇有報仇的思想，稍微能給他一點安慰。他重複的說：「我將來作你的加

敘斯克拉！

譯者注原文作 Ton Cassius Chæren，像是一個人的姓名，但考 Cassius 係殺

一個人或兩個人，現在不敢說他是他從圍繞雨池的花盆裏面，取了一點泥土，向

着赫加德，向着愛萊坡，譯者注按希臘的神話，月神因爲所處的地方不同，就

地下並地獄上面那一部分的名字，並且向着那些家神，發了一個可怕的誓，

說他要報奈龍的仇。他至少是現在還有理由活着。他就叫人擡他到巴拉丹，

起頭在那裏要見阿克第——他或者可以從她那裏，知道一些東西。

守門的百夫長對他說：「致敬，尊貴的保民官！如果你的希望，是來頌揚該撒的，你來的很不巧，並且我不曉得你能不能見他！」

維尼胥問：「他有甚麼事了？」

「那位尊嚴的小神靈，忽然病了。該撒和中宮陪着些醫生在她的跟前。」這是一件重大的事。當這個女孩生下地來的時候，該撒喜歡的幾乎瘋了。她也很得哀白的親愛，因為堅固了她的地位，並給她一種不可抵抗的勢力。帝國的運命，可以繫在這個小中宮的健康和她的生命上面。但是維尼胥對於這個軍人的答詞一點不留神。他說：

「我不過要見阿克第。」

他就過去。

至於阿克第也在小孩的跟前，他需要等候着。將到日中的時候，她纔來。

維尼胥握着她的手，把她拉在屋子中間，叫着說：「阿克第，黎基在那裏呢？」她帶着責備的神氣回答：「我正要問你這個。」

雖然維尼胥原來想着用和平的態度問她，現在他的面容帶着苦痛和憤

怒，
喊叫起來：

「我沒有她。人家在路上把她給我搶去了！這是不是該撒搶的？」

「不是，馬舉。經過的事情，是因為黎基自己願意纔經過的。」

維尼胥大叫：「你已經知道她要逃走！」

「我知道她不允許到你家裏去。」

但是維尼胥不住的發他的怒氣。該撒把黎基當件禮物送他，就是她藏在
地底下，他也要發現了他。

阿克策久耐性，分辨說：

「小心着當該撒再找着她的那一天，你要永遠丟掉她。」

「你說？」

「你聽；馬舉！昨天在那些花園裏，黎基和我，我們遇見了哀白，和那女黑奴
黎里特所抱着的小中宮。晚上，那個小孩就病了，並且黎里特說是那個外國

女人呪了她。小孩如果好了，他們就要忘記了；如果不好，哀白就是首先把妖術的罪加給黎基的人。那麼她再被找着，就沒有甚麼好處了。」

有一會兒的靜默。以後維尼肯隨便說：

「或者她真呪了那個小孩；並且也呪了我。」

「黎里特說從她離開我們，小孩就起頭哭。這是真的！她起頭哭。無疑的她那個時候是已經病了。直到小孩痊愈的時候，不要再說黎基、馬舉。她的眼睛因為你哭的穀了。」

維尼肯用一種憂鬱的聲音來問。「你愛她麼，阿克第？」

「是的！我學着來愛她。」

「你愛她；她不拿仇恨來報你的愛情，和對我一樣！」

「憤怒和瞎眼的人；她愛你。」

維尼肯跳了起來。

「這不是真的！」

阿克第平常是溫和的，這回輪著她發怒了：

「他怎麼樣來試著取她？他不去向著朋波尼亞和歐呂斯鞠躬，並且向他們請求她，却用一種的驚駭，從她們父母那裏搶了她來。至於她，她是國王的女兒。他用沈湎的戲劇去傷她那清靜的眼睛。他忘了歐呂斯的家庭是甚麼樣子？黎基的義母朋波尼亞是個甚麼樣的人？他不知道這個清白的小孩子，是寧死不肯受辱的！這樣！不應該！黎基簡直沒有把意見告訴他，但是她說她等他的維尼肯的致敬。當她說到他的時候，她臉就紅了。她的心，在她的身子裏面爲他跳。但是他駭著了她，激怒了她，得罪了她。」

他呻吟著說。「這是太晚了！」

一個深溝在他的面前張開嘴。他不知道應該怎麼樣作，怎麼樣實行，從那裏去辦。好像一種應聲，阿克第重說道，「太晚了！」並且這些話，從別人的口

裏說出，聽著就好像一個死罪的判決書。

他沒有告辭，就離開了阿克第，當那個時候，過廳的帷幔忽然掀起來了！維尼胥在他的面前，看見朋波尼亞穿喪服的面相。她也知道黎基不見了，並且，她覺得她比歐呂斯容易走到阿克第的跟前，她來打聽一些新聞。她看見了維尼胥，向著他轉過來她那虛弱和蒼白色的面容。

「馬舉，希望上帝赦了你對我們所作的罪過，對於我們，並且對於黎基。」至於他，他站在那裏，低著頭額，帶著不幸和負責任的神氣。不能知道那一位上帝應該並且能赦饒恕他，並且為甚麼當朋波尼亞應該說報復的時候，她却來說饒恕。

歸結，他出去了，頭腦裏面的希望空了，却被思想壓重了。

俾東忽然攔著他，維尼胥把他推開，並且想走過去，但是那一個拉住了他的胳膊，把他扯回家去。

第十章

他們走過裏邊的游廊，並且坐在大理石的凳子上面，說話。

俾東說：「這個搶案，來得很奇怪的：這也不是該撒，也不是歐呂斯作的。這是那個黎基的大漢幹的事，但是他一個人不能辦。那麼有人來幫助他：」

「那麼是誰呢？」

「黎基的同教的。」

「甚麼同教的？那些神是她的呢？但是我知道這些事應該比你清楚一點。」

「在羅馬差不多的女人，全有她自己的神。很明白的，朋波尼亞要把她自己所敬的神的教教給她。這是甚麼教義？我一點也不知道。有一件事是已經一定的，在無論甚麼廟裏，無論我們的那一個神，永遠沒有看見她去祭祀。」

「在阿克第那裏，我遇見了朋波尼亞，並且她告訴我說：『我希望上帝饒恕你於我們的罪過，對於我們，並且對於黎基。』」

在這個時候，過廳的伺候應人，來到門限上面：

「我可以說話麼，貴人？」

「你說。」

「全家的人，貴人，都說應該住在尊貴的維尼胥家裏那個少女逃走的事。當你出去以後，哀尼斯到了我的家裏，並且告訴我，她認識一個人，能再找着她。」

「阿！這是那個人呢？」

「我簡直不認識他，貴人。」

「他在這裏麼？」

「是的，貴人，他在過廳等着。」

「他叫作？」

「基隆基羅尼德，貴人。」

「他的職業呢？」

「這是一個醫生，一個智者，並且是一個豫言家，他能算出人的運氣，並且豫先說出來。」

俾東和維尼肯走到基隆基羅尼德所等着的過庭裏面，他給他們深深行一個禮。

那一個人站在他們的前面，有些可憎可笑的神氣。他並不老：在他那不乾淨的鬚鬚，和皺紋的頭髮裏邊，這裏，那裏，剛剛有幾根灰色的毛。他的肚皮，是凹入的；他的兩肩向上聳着，以至於初次看見，要覺得他是一個駝背人。在那個高堆頂上，放一個很大的頭。他的面孔帶着銳利的眼睛，有點像猴子和狐狸。在他那淺黃色的面皮上面有些麻點；在他那紫色的酒糟鼻子上面帶着癩痕。他那黯色的圓眼，山羊毛的披衫及外衣，藏着一個真實的，或假裝的窮苦。俾東看見他，想起荷馬著作上面的德爾西特，就用一個記號，回答他的禮，

並且說：

「致敬，德爾西特，神聖的于里斯在突瓦城下給你所作的駝背，怎麼樣了？並且，他自己在極樂世界裏面，怎麼樣了？」

基羅尼德分辨說：「貴人，在死人裏邊頂有智慧的于里斯借着我這個身軀，說與在生人裏邊頂有智慧的俾東一個致敬，並且求他給我一個新外衣，遮蓋着我的駝背。」

俾東叫道：「對着三位的赫加德！這個答辭就值一件外衣……」

但是這個談話，因為維尼肯要直接問他，就截斷了。

「你知道清楚我要任你作甚麼事情麼？」

基隆分辯道：「前天夜裏，人家搶去一個少女，名字叫作黎基。或者更可以叫她作加利娜，她是歐呂斯、卜勞肯斯抱養的女兒。你的那些奴隸，貴人，是要把她從該撒的宮裏搬到你的家裏來的。我自己告奮勇在城裏邊找着她，或

者如果她離了城，——這是很不近情理的，——我就給你指出，尊貴的保民官，她的窩藏地方。」

維尼肯因為他的答辭是很清楚的，就高興的說：「很好，並且你有甚麼法子呢？」

基隆帶着狡詐的神氣微笑：

「法子是在你的手裏，貴人，我只能出主意。」

俾東也微微一笑。因為他對於他的這個客，是很滿意的。

維尼肯也很滿意，因為他想着這樣一個像走狗的人，只要他看見腳跡，在沒找着巢穴以前，是簡直不會停的。

他說：「很好，你需要些指點麼？」

「我需要兵器。」

維尼肯驚訝着問：「甚麼兵器？」

這個希臘人伸開一個手掌，用別的一隻手做出數錢的手勢。他帶着微笑的說：「現在是這樣的，貴人。」

「那麼，你將要作那帶着金子口袋去攻打堡砦的驢子。」

那個人很卑下的回答：「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哲學家，金子是你們所帶着的。」

維尼胥扔給他一口袋的錢；他從空中接着了。

隨後他就揚起頭來，並且說：

「貴人，對於這件事，我所知道的比你對我所預料的更要多些。我不是空着兩手來到這裏的。我知道這個處女並不是被那些歐呂斯搶去的，因為我已經和他們的奴隸談過了。我知道她並不在巴拉丹，因為在那裏一切的人都忙着小中宮。我知道她的逃遁，是由他的一個同鄉僕人所組織的。他不能在奴隸的跟前找着幫助，因為那些奴隸互相維持，並且他們簡直不能幫助

他，來反對你的那些奴隸。他只能在他的同教人跟前找着幫助。

俾東截斷了他的話說：「你聽，維尼胥：我不是已經說了這個麼？」

基隆說：「爲我，這就是一個大榮幸。這個處女，貴人，一定是和那羅馬頂有德性的婦人朋波尼亞敬禮一個樣的神。但是我不能從她那些人口中曉得她敬禮的是甚麼樣的神，和他的那些信徒叫作甚麼。如果我能夠知道，我就到他們的裏面，我可以成功一個敬神的信徒，並且我可以得他們的信用。但是，你，貴人，我也知道，你曾在那尊貴的歐呂斯家裏過了十五天左右，在這個上面你能給我些指明麼？」

維尼胥說：「不能……」

「你簡直沒有，有名的保民官，留神到些禮節，或是些祭儀上的用品：一個小雕像，一個祭品，一個符籙麼？你簡直沒有看見他們畫些朋波尼亞和這個外國少女，獨自能穀曉得的記號麼？」

魚。

「記號麼？那麼你等一等！：是的！有一天，我看見黎基在沙面上畫一個

「一個魚呵呵！只有一次或是許多次呢？」

「一次。」

「你准定，貴人，她畫了一個：一個魚麼？」

維尼肯覺得奇怪就說：「是的！你猜着了這個魚的意思麼？」

基隆叫着說：「我猜着沒有！」

並且他行了一個敬禮，加一句說：

「希望那命運的神時常把他的福氣，裝滿了你們，最有名的貴人們。」

俾東對他說：「叫人給你一件外衣！」

這個希臘人回答說：「于里斯爲德爾西特，對你表明他的感謝。」

他又行了一次禮，就走出去。

俾東問：「對於這個有榮譽的智者，你想些甚麼？」

維尼胥高興的叫着說：「我想他要找着黎基，但是我也想如果甚麼地方有一個無賴的王國，他就可以去作國王。」

「沒有人爭議的。我應當知道這個斯多噶學派的學者更詳細一些；但是，在這個閒空裏，我叫人放出過廳的穢氣。」

基隆基羅尼德在他那新外衣的摺紋底下，拋着他從維尼胥那裏得來的一袋錢，並且很快樂的覺着牠的重量和好聽的聲音。他慢慢的走，並且回過頭來看看從俾東家裏有人出來偵查他沒有。他走過黎維回廊，並且到了克利勿維比呂的轉角，他向敘比耳走去。

他想着：「我應該去到斯波呂的家裏，對着命運的神奠幾點酒：呵！她在沙上畫一個魚？如果我知道這個魚怎樣講，我要被一塊小牛肉噎死了！但是我要知道這個。」

他進了酒店，並且要了一甕『暗色的酒。』對着那店主人不信任的眼光，他在包囊裏邊去掏，拿出一塊金子，並且把牠放在桌上。

他說：「斯波呂，今天我同色奈克從黎明作工直到正午，這就是我那朋友當贖儀酬謝我的。」

斯波呂的圓眼睛更圓睜起來。基隆覺着酒不很淨，他就在那裏邊染溼他的手指，在桌面上畫一個魚，並且說：

「你曉得這是甚麼意思？」

「一個魚麼？好事情！一個魚，——這是一個魚！」

「至於你，雖然在你的酒裏攪了殼量的水，爲的是人家能在那裏面找出魚來，你歸結是一個蠢人。那麼你應當知道這是一個記號，在這些哲學家的語言裏面，牠的意思是說：『命運神的微笑。』如果你能猜着他，或者你就交了好運。你去尊敬那哲學罷，我告訴你說。如果不然，我要換酒店了，就像我的

老朋友俾東，從很長的時候，已經這樣勸我的了。」

第十一章

接着下去的那幾天，基隆到處沒有出現。維尼肯自從知道了黎基的感情以後，更奮激的要找着她。他就個人開始去找她，因為他不願意，也不能毀請該撒來幫助他，——小中宮的健康攪亂了該撒的心思。

也不是祭祀，也不是祈禱，也不是許願，也不是醫術，也不是人家在臨危的時候所用一切魔術的方法，——無論甚麼，全不能把這個不幸挽回來。八天以後，小孩子死了。

宮廷和城市裏面都著了喪服。該撒在這個小孩初生的時候，喜歡瘋了，現在是失望的瘋了。兩天裏邊，甚麼東西全沒有喫，並且雖是宮殿被那些來弔慰的成羣的元老，和隨從騎士圍繞着，他不願意見一個人。

俾東是很憂慮的。滿城的人全都知道哀白把這個死歸罪到呪術。那些醫生們要掩飾他們技術的失敗，就來述說這個。同他們一樣說的，還有些祭師，因為那些祭祀，明明的無效；還有些呪術家，他們為自己的身命戰栗着；還有那些人民。從巴拉丹的門前撤了側柏，就是表示喪服的時候起，俾東就去受那元老們和衛從騎士們應受的接待：他用探問病源為名，要知道呪術的思想，深種在奈龍的心裏，到了甚麼田地。

奈龍那發光的雙眼，看定了空中的一點，他的面色好像石頭，聽着那些元老和衛從騎士對他所浪費的慰解。看見了俾東，他跳起來了，並且用一種悲慘的語音：

「唉哦！你，你也是她死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你，那個惡思就進了牆，他一眼就把生命從她的心裏吸出去了；我的不幸！我很想要我的眼睛永遠看不見太陽神 Helios 的光輝；我的不幸！唉哦！唉哦！唉哦！」

他提起聲音，到末了和嘶破的聲音一樣。但是俾東忽然拿定主意，下了一個孤注：他伸出手來，很敏捷的把奈龍圍繞頸項的絹布扯開，並且拿來放在他的口上。

他帶着痛悔的神氣說：「貴人，在你悲痛的時候，你儘管燒了羅馬城和全世界，——但是總要替我們保存你的聲音！」

在座的都嚇昏了。奈龍自己也喫一驚。——止有俾東一個人神色不變。他知道迦所作的，並且德卜和兜多有極明確的命令，來關閉該撒的口，從聲音提高過重，喉嚨陷於危險的時候。

他帶着一種憂慘的威嚴，接着說：「該撒，我們受了無限的損失，我希望至少是這個寶庫，還給我們留着，作為一種慰解！」

奈龍的面孔發顫，並且過一會兒，多量的淚珠從他的眼睛掉下來。他用他的兩手靠着俾東的胳膊，把頭腦放在他的胸前，並且大哭着重說：

「你是唯一的人，唯一的人，想起這件事。你一個人，俾東，你一個人！」

第節蘭氣憤的黃了臉。——俾東接着說：

「你到昂霄去罷！她在那裏降生，你在那裏知道了快樂；你還是在那裏將要平復了。海上的空氣換新了你的神聖的喉嚨，你的肺呼吸那鹹味的水氣。至於我們，你的忠臣，要到處隨着你。並且我們盡力用友誼去平復你的哀情，你用你的歌唱來安慰我們。」

奈龍用一種悲慘的聲音說道：「是的，我將做一首神歌來頌讚她，並且我要製成牠的音樂。」

「並且隨後你要去到巴夷尋找日光。」

「並且隨後我要到希臘設法遺忘。」

「在那詩辭和歌唱的祖國！」

俾東離開宮庭，去到維尼胥家裏，並且同他談起這個預先料不到的事情。

「我不但救過卜勞胥斯和朋波尼亞的危險，並且我救過我們兩個的，以至於人家將來簡直不追尋的黎基的：果然我給這個鹿子色鬍子的猴子出主意到昂霄去，並且從那裏到那布和巴夷去。當那個時候，我們可以儘我們的自由，叫人去找黎基，並且把她放在一個安穩的地方。你縱然找着他，你總要把這件事情告訴我，因為我應該到昂霄去。」

「好！」

他們互相告別了，但是一個奴隸來說基隆基羅尼德在前室裏面等着，並且要人引他到主人的跟前。

維尼肯叫人立時讓他進來。

他假裝安靖的神氣，問道：

「你帶來些什麼？」

「那一次，貴人，我給你帶來了希望；現在我帶來這個少女將來可以找着

的確證。」

「這就是說一直到現在你沒有找着她麼？」

「你絕對的定準，貴人，這個少女在沙面上畫了一個魚麼？」

「是。」

「那麼她是基督教徒，並且是那些基督教徒把她取去。」

有一會兒，大家都不作聲。

歸結俾東說：「你聽着，基隆，我的外甥允許你如果你找着這個幼女，他要給你一大宗銀子，但是如果你想要騙他，他也要給你不比銀子少的一大宗鞭子。」

那個希臘人叫道：「這個少女是基督教徒，貴人。」

「你回想一想，基隆，你並不是一個蠢人。你要讓我們信朋波尼亞，屬於人類公敵：在泉源及水井裏邊放毒的人們，敬禮一個驢頭的人們，殺害兒童及

放縱到最污賤最淫逸的人們，她和黎基屬於那些人的教門麼？你回想一想，基隆；你在我們面前所主張的議論，不是要在你的背上反響，像一種反論麼？

基隆伸開他的兩手，要說這不是他的錯誤。隨後他加句話說：

「貴人，你用希臘文念念底下這句話：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救世主！」

「好！這就是你的句子，以後呢？」

「現在把這些字的每一個字的頭一個字母取出來，並且把這些字母再集合起來，做成一個新字。」

俾東帶着奇怪的神氣說：「魚。」

基隆很得意的回答：「你看爲甚麼那魚成了基督教的符號。」

他們靜默起來，按着希臘文上這個道理，有些駁不掉的理由；他們朋友兩個藏不着他們的驚駭。

俾東問道：「維尼肯，你錯沒有？並且黎基實在在沙面上畫了一個魚麼？」

那個少年很憤怒的叫道：「對着一切地獄的神靈，真有事情可以把人氣瘋，如果她向我畫一個鳥，我就說是一個鳥了。」

基隆重說道：「那麼她是基督教徒！」

「如果那個魚是基督教徒的符號，——我覺得這是不能否定的，並且如果黎基是基督教徒，婁塞爾賓，譯者注按着希臘的神話是地獄的皇后，基督教徒並不是像我們所想像的。」

基隆答道：「你說話好像蘇格拉底，那麼誰會問過一個基督教徒？誰曉得他們的教義？有三年了，當我從那布到羅馬旅行的時候，爲甚麼我不留在那裏！我有一個路伴，是一個醫生，叫作格婁穀，人家就說他是個基督教徒，並且雖說這樣，我深信他是個善良並有德行的人。」

「是否你從這個有德行的人剛才曉得那個魚的意思？」

「噯呀！不是，貴人！當這個旅行的時候，在一個客舍裏面，那個誠實的老人

受了一刀，並且他的妻室和他的孩子被些商人掠去作奴隸；至於我呢，我因為保衛他失掉了這兩個指頭。但是因為基督教徒，——按着人家所說的，——被些靈迹保佑，我希望我的指頭再長出來。」

「怎麼樣？你成了基督教徒麼？」

「從昨天起，貴人，從昨天起！這個魚就是牠的原因。你們聽我說，可尊重的貴人，我把一切街道同死胡同全跑遍了；我探訪了逃奴的小隱蔽所；我在這個期間，丟了差不多一百個阿斯；譯者注：是羅馬一種的幣名我在了洗衣所，曬乾處，小飯店裏邊；我見了些騾夫同雕刻師；我也見了些治膀胱病的及拔牙的人；我給些乾無花果的商人說過話；我在過公家墳墓裏邊；並且你知道因為甚麼？為的是到處畫這個魚，從白眼裏面看那些人，並且看他們對於這個記號答些甚麼。有很長的時候，我甚麼全沒看見。一天，我在泉源旁邊，瞧見一個吸水並且哭泣的奴隸。我走到近處，並且問他那眼淚的原因。我們坐在那個泉源

的台基頂上，他回答我說，他一生把錢一個一個的積攢起來，爲的是贖一個很親愛的兒子。但是那主人，一個邦撒把這些銀子給他拿去，無論怎麼樣，留住他的兒子，當作抵押品。那個老人說：『並且我這樣哭，因爲我縱然想着應該實行上帝的意志，也是空的。像我這樣造孽的人，我不能止住我的眼淚。』在那個時候，我感了一種先覺，把指頭拿到桶裏邊溼着，並且畫那個魚；那個誠實的人看見牠，就說道：『我的希望也在這位基督。』我問他說：『你對着這個記號認識我麼？』他答道：『是的，和平應該同你在一塊兒！』我起頭來引出他那鼻子的蟲，並且這個善良的老人，把一切都告訴了我。他的主人，那個邦撒自己，也是個很有名的邦撒解放的奴隸。他從底伯河運些石頭到羅馬，有些奴隸和工人用鍬鋤把牠卸下來，並且夜裏把牠一直背到正在建築的房子跟前。在這些人裏面，有許多基督教徒，他的兒子也就在裏面。因爲這是一個超過這個少年氣力的工作，他的父親所以想贖他。邦撒更願意也留

住銀子，也留住那個奴隸。：我就把我的眼淚混在他的裏邊，因為我心中的慈善，和這種極端行為給我的激痛，我這眼淚是容易的。我並且訴苦說我從那布來到纔有幾天，我們的兄弟也不認識一個，並且不曉得他們在甚麼地方聚集祈禱。那麼他對我說夜裏來到河邊；他把我介紹給那些兄弟，他們引我到祈禱的房子裏面，並且到指揮基督教徒公會的那些長老家裏。對於這些話，我喜悅到這步田地：我把他贖兒子的款項給他，並且希望那個慷慨的維尼哥加倍還我。」

俾東把他的話截開，說道：「基隆，在你的敘述裏邊，謊話就像油珠，在實話的上面浮着。我確定在那尋找的路上，有一種的確的進步。但是把你那新聞上邊，上了一層欺騙的油，是沒有用的。你從那個老人知道基督教徒從那魚的記號可以互相認識，他的名字叫作甚麼？」

「哀里哥，貴人，可憐的和不幸的老人！」

「我相信你實在認識他，並且你能從這個遇見得着好處，但是你沒有給他銀子。你沒有給他一個阿斯，你聽見我的話麼！你甚麼全沒給他。」

「但是我幫了他拿水桶，並且用頂惻隱的心說了他的兒子。這是真的，貴人，無論甚麼不能逃出俾東的明鑒。我沒有給他銀子，或者很可以說我由我的內心想着給他這些。如果他是一個真正的哲學家，這就殺他的了。」

俾東轉過來向着維尼肯：

「叫人數給他五千錢，但是這是由你的內心並且想着給他的。」

維尼肯說道：

「我要給你一個僕人，在他身上有必須的款項；至於你，你對哀里肯說他是你的奴隸。並且你在這個僕人的面前，把銀子交給這個老人。但是因為你給我帶來一個重要的新聞，你自己也要得着一宗同樣的款項。今天晚晌你來找那個僕人和那宗銀子。」

第十一章

基隆有段長的時候沒有出現，維尼胥止能想着他。

一天他來了，面色像這樣的憂悶：可憐的維尼胥看見他，面色就變了蒼白，並且趕緊迎着他，幾乎沒有氣力來問他：

「她不在基督教徒裏面麼？」

基隆答道：「是在那裏面，貴人，但是在他們裏面，我找着那個格婁穀醫生。」

「你說的甚麼？這是誰？」

「那麼你忘了，貴人，我從那布到羅馬旅行的時候所同來的那個老人的故事。我深信他還活着，並且是在羅馬城的基督公會的會員。」

「因為你曾經保衛過他，他應該感激你，並且幫助你！」

「呵！尊貴的保民官！神們自己還不常常感別人的恩，你怎麼樣怪人們呢！是的，他應該感激。不幸這是一個因為年紀和不幸，精神衰弱並昏暗的老人。」

這樣使他，不惟不感激我，並且說我，——按着我從他那些同教人所曉得的，——同了那些強盜商議，是他那些不幸的原因。你看他對於我失掉的兩個指頭，怎麼樣報答我。」

維尼胥說：「我準定那經過的果然是像他所說的。」

基隆很整重的說道：「那麼你曉得的比他更多了，因為他不過擬想是這樣的。但是這並不能止住他向基督教徒求幫助。並且很嚴酷的報仇。格婁穀活着的，貴人，如果他見着我一回，你，你永遠就不能見着我了。並且那麼誰將來給你找那個少女呢？」

維尼胥問道：「要怎麼樣做？對於這件事情還有甚麼樂？你要作甚麼事？」

「我打算，貴人，去掉格婁穀。」

「僱些人把他用棍子打死罷，我將來給他們錢。你應該要多少？」

「我需要一千錢；你不要忘了，貴人，我總要找着些誠實的流氓，他們把錢

上腰以後，不至於不給些信就散了。對於一件好工作，總需要有一件好工資。你也要給我些東西，好教我拭乾我對於格婁穀所掉的眼淚。我將來今天就有了人，並且我預先對他們說，從明天晚晌起，格婁穀將來多活一天，我就扣掉他們的一百錢。」

維尼肯允許他所要求的款項。

第十三章

就基隆說，去掉格婁穀實在是很重要。格婁穀雖上了年紀，絕不是一個衰弱的老人。基隆對維尼的談話，含一大部分的真實。那個希臘人原先認識格婁穀，以後把他賣了。把他送給強盜，隔離開了他的室家，剝掠了他的東西，並且使人殺害他。但是這些事情，在他却留一個很輕的紀念，因為這個可憐的人把格婁穀並不是拋棄在一個客店裏，是在附近滿低那一塊田裏。除了格婁穀傷愈並到羅馬以外，一切事情他都預先知道。現在他要去掉他的障

礙。

因爲這個目的，本天晚晌，他就到哀里肯的家裏。

老哀里肯贖了他的兒子以後，賃了密環着大馬戲場那些板屋的一間。要在那裏把些橄欖，蠶豆，沒有發酵的麪包，同和蜂蜜的水，賣給看跑馬的。基隆在他家裏找着他，他正在整理商品。基隆就拿基督的名義向他致敬，並且起頭談論引他來的那件事情。就是說：因爲他給他們盡了力，就計算他們的報答。他需要兩三個強壯和勇敢的人來救轉一個危險，這個危險，一方面危迫他個人，一方面危迫基督教徒的全體。

他實在是很窮；但是如果對於他有信用，並且誠實實行他所命令的人，他對這個服務却能出錢。哀里肯同他的兒子瓜爾地宣言他們自己預備實行他所指揮的一切，相信像他這樣的一個純聖的人，不能要求不合於基督教訓的事情。

瓜爾地那個時候說道：「貴人，我認識賣麪包的達瑪斯，在他家裏，有些奴隸同僱工在那磨房裏作工。一個僱工很有氣力，他不止能代兩個人，他能代四個人。我親眼看見他掀起來四個人合起來所不能動的石頭。」

基隆說：「如果這是一個敬畏上帝的信徒，並且能爲他的那些兄弟犧牲自己，叫他來認識我。」

瓜爾地答道：「這是一個基督教徒，貴人，因爲在達瑪斯家裏作工的，大半是基督的信徒。那裏有些白天的工人，有些夜間的工人；他是在後邊這一班。如果我們現在去，當他們喫晚飯的時候，就能到那裏，並且你可以很自由的同他談一談。達瑪斯住在昂鮑廖姆的附近。」

基隆很高興的允許。昂鮑廖姆是在阿枉單小山根前，並且離大馬戲廠不遠。人家不必繞越那些小山，可以順着河邊，過愛米列廣廊，這還可以縮短些路。

他們在一個木頭房子的前邊止住。從那裏來了些穀粒在磨上爆裂的聲音。瓜爾地進到裏面去，小心的基隆在外邊站住。

他正在那裏回想，因為瓜爾地回來就截斷了。這個人從屋子裏同一個止穿一件工人的破衫的人出來。他赤裸着他的右胳膊，並他那胸膛的右面。基隆對於這新來人的神情，滿意的歎息。從來他沒看見過一個像這樣的胳膊，和一個像這樣的胸膛。

瓜爾地說道：「這就是，貴人，你所願見的兄弟。」

基隆說道：「我希望基督的和平是同他在一塊兒，至於你，瓜爾地，你對這個兄弟說我可信不可信，以後你為上帝的愛情就回你家裏去罷，因為你不應該留你的老父親一個在家。」

瓜爾地證明說：「這是一個純聖的人，他因為要從奴隸裏邊贖我，犧牲了他一切的財產。至於我，那時候他並不認識我。希望我們為人類贖罪的貴人

指譯者注 預備一種天上的報酬給他們交換！

那個偉軀的工人聽了這些話，就俯身行禮，並且用嘴去親基隆的手。

那個希臘人問道：「你的名字叫作甚麼？我的兄弟？」

「父老，在聖洗禮我受了虞爾本的名字。」

「虞爾本，我的兄弟，我們去到河邊，並且在那裏你將要聽見我所要告訴

你說的。」

他們去坐在險崖的一塊石頭上面。在一種靜肅裏面，止有磨的遠音同河

水的波動來攪亂他們。

基隆考察那個工人的面容，雖然他的神氣有點粗厲和憂鬱，——住在羅馬

城的野蠻民族常是這樣——他却覺得他反射出來一種善良和誠實的德性。

他想，「是的，這是一個善良并狂愚的人。他將來可以無報酬的殺格婁穀。」

基隆猛然問他道：

「虞爾本，你知道虛達斯是誰？」譯者注：猶太人以後把耶穌賣了。

「我知道他！我知道他！他自己吊死了！」

並且在他的聲音裏面，好像憤恨這個叛徒自己裁判了自己。

基隆接着說：

「但是如果他不自行吊死，並且如果有幾個基督教徒遇見他，或者在陸地上，或者在海面上，他不應該報復那位救世主的苦痛，血和死麼？」

「那麼誰肯不報復那些，我的父老！」

「我希望和平是同你在一塊兒，小羊的忠實僕人！」譯者注：小羊是指耶穌說的。

可以饒恕他自己所受的凌辱，但是誰有權利來饒恕對上帝所作的凌辱？就像蛇生蛇，奸曲生奸曲，叛逆生叛逆，同樣的從虛達斯的毒液，生出來別的一個叛徒；就像那一個把救世主賣送給猶太人和那些羅馬的兵士，這一個在我們中間生活着，要把貴人的那些小牝羊賣送給狼！」

那個工人望着他，帶一種非常不安的神氣，好像他並沒有想到他所聽見
的。

那個希臘人用外套的下垂自己蓋着頭腦，用一種墟墓間的聲音，重說道：
「你們的不幸，基督的男教徒和女教徒！你們的不幸，真正上帝的僕人！」
重新有一種寂靜。人家只聽見那些磨的軋軋的聲音，磨夫很微的歌聲，同
河水的波聲。

那個工人歸究問道：「我的父老，這個叛徒是誰？」
基隆低着頭。

「這個叛徒是誰？虛達斯的一個兒子，從他的毒液生出來的一個兒子。他
作了基督教徒，並且常過那些祈禱的房子，他惟一的目的就是在該撒面前
告發那些兄弟們，說他們不承認他是神聖，說他們殺害兒童，說他們要毀壞
這個城市，使牠止贖些亂石頭。再遲幾天，人家就要給護衛軍士一個命令，鎖

起那些老人，婦人，小孩子，並且把他們送在死地。這就是第二虛達斯的事業。但是如果沒一個人來責罰那一個，如果沒一個人在基督受痛苦的時候去保衛他，那麼誰將來責罰這一個呢？那麼誰將來壓碎這個毒蛇的頭呢？誰將來在他告訴該撒以前把他除去呢？」

虞爾本，一直到這個時候，坐在石頭的蓋覆上頭，忽然立起，並且說：

「我，我的父老！」

「那麼你去在基督教徒的中間，你去到那些祈禱的屋子裏面，並且問我們的兄弟格婁毅醫生在甚麼地方，並且當人家給你把他指出來的時候，你就用基督的名義把他殺掉。」

那個工人重說：「格婁毅：好像他要把這個名字刻到他的記性上面。」

「你認識他麼？」

「我不認識他。在羅馬城裏面，有幾千的基督教徒，他們不能一切互相認

識。但是在明天夜裏，全體的，——一直到最末的一個，——兄弟姊妹要在歐里亞諾聚集，因為基督的大聖徒到了，並且他要在那裏宣傳教義；就在那裏，我們的兄弟將要把格婁毅給我指出來。」

基隆問道：「在歐里亞諾麼？但是這在城門外邊。一切的兄弟並且一切的姊妹：夜裏，在城外，在歐里亞諾麼？」

「是的，我的父老！這是我們的墳墓，在薩拉里路及諾莽且路的中間。你不曉得那個大聖徒應該在那裏宣傳教義麼？」

「我有兩天沒回到我家裏，所以我沒有接着他的信；並且我不曉得歐里亞諾在甚麼地方，因為沒多少天我纔從穀蘭特來，在那裏我管理一個公會。但是這很好，因為上帝給你送來這一種鼓舞。你去到歐里亞諾，我的孩子，在那裏你要在我們兄弟的中間找着格婁毅來。要在回城裏的時候把他殺掉；並且你的一切罪孽全行饒恕，就是你的報酬，現在我希望和平是同你在一

塊兒！

「我的父老：」

「我聽着你，小羊的兒子。」

那個工人用一種幾乎哀求的聲音，說道：「父老！你把這件事情放在你的良心上面麼？並且你是從你自己耳朵聽見格婁穀要賣放他的兄弟麼？」

基隆明白須要給他幾個證據，述說幾個名字。

「你聽着，虞爾本，我住在殼蘭特，但是我是殼斯的人，並且在這羅馬城裏，我把基督教義教授與我的同鄉一個婢女，她叫作哀尼斯。在該撒的朋友俾東家裏當一個管衣的使女。那樣！在這個家裏，我聽見格婁穀約着賣送一切的基督教徒，並且另外允許該撒的別一個親信，維尼胥，要給他在基督教徒裏面，找着一個年輕的處女：」

他止着了，並且帶着驚慌的神氣，看他的對談人。這個人的眼睛忽然出了

火星，好像一個野獸的眼睛。

他幾乎戰慄的問道：「你怎麼啦？」

「甚麼全沒有，父老。明天我就殺格婁穀。」

第十四章

第二天早晨，基隆不等傳稟，就進到維尼胥的藏書室裏面，因為那些僕人受了命令，無論白天或夜裏，一切時候，全讓他進去。

「我希望你那勇智的祖先愛迺的神母，貴人，保佑你，同馬牙的神子保佑我一樣！」譯者注 Enée 是突瓦國王 Priant 的兒子突瓦被希臘人所滅以後他就逃到意大利去羅馬人說他就是他們的祖先他的母親就是愛他的神 Venus 羅馬的大詩家 Virgile 有一部詩談這些事至於 Maia 是水星的女兒

「這是要說……」

「阿來加！」譯者注這是一句希臘文意思就是找着了

「你看見她了麼？」

「我看見虞瑞斯了，貴人，並且我同他說話了。」

「你曉得他們在甚麼地方藏住麼？」

「不曉得，貴人，我知道虞瑞斯在昂鮑廖姆附近，在一個磨麪的人叫作達瑪斯家裏，就像你所已經解放的奴隸一樣作工。並且這就殺我的了，因為無論你那一個可信的奴隸，全能早晨跟着他，並且發現他的小隱匿所。現在我只給你帶來個保證，說虞瑞斯在這裏，神聖的黎基也在羅馬城。還有一個新聞，說今天夜裏大約很準的，她要在歐里亞諾。」

「在歐里亞諾麼？這是在甚麼地方呢？」

「這是在薩拉里路及諾莽旦路中間的一坐古墳。我所曾告訴你說的，貴人，並且人家所覺得很遲些天纔能來的那個大主教到了；今天夜裏他要在這個墟墓中間行洗禮，並且宣傳教義。」

維尼肯在櫃子裏邊，取出一宗錢財，扔給基隆。

「他們就給你東西在這裏喫；以後你可以休息。一直到今天晚晌，你不要出去，並且當昏夜到的時候，你要陪我到歐里亞諾去。」

維尼胥吩咐奴隸把哥盧東給他引來。基隆認識羅馬城內的一切人，當他聽見這個有名拳師的名字，心中很覺安靖。

那麼，當過廳執事人來叫他的時候，他很痛快的坐在飯桌一邊。

他的飯喫完了，他躺在一個橈子上面，把他的外衣放在頭底下，就睡着了。

當哥盧東到了的時候，他纔醒，或者更可以說，人家纔把他叫醒。那時候他到過廳裏去。哥盧東已經商議好差遣的價錢，並且對維尼胥說：

「我負責任，貴人，用你所看見的這支手，捉着你將來所指於我的人，並且用那支手，當着像虞瑞斯那樣的七個黎基人，來保衛我自己，並且歸結極至於當羅馬城內全體的基督教徒好像加拉布的狼來追我的時候，我也要把這個少女拿到你家裏來。如果我不這樣做，你們可以在這個雨池裏邊給我

一頓鞭子。」

基隆叫道：「不要讓他那樣作，貴人，他們要用些石頭拋擊我們，並且那麼他的氣力有甚麼用處呢？當她回她家的時候搶了她，並且也不至於使她涉險，也不至於使我們涉險，那不是較好一點麼？」

維尼胥說：「我就是這樣的意思，哥盧東。」

當暮色開始降下的時候，他們用高盧人帶僧帽的外套自行裹着，並且帶着提燈和短刀；至於基隆，他帶上他從哀里胥那裏回來的時候所得的假髮；他們出去走的很急，要走到諾莽且門在牠的關閉以前。

第十五章

他們隨着貴族的區域，順着威明娜山，這樣的行走。他們過了塞維于德呂廢垣，譯者注 Servius Tullius 是羅馬的第六個國王並且從那些荒涼的路，他們就走到諾莽且大路。那麼，他們向着薩拉里左轉，到了小山中間，那裏有許多沙地的跑馬場錯雜

散布，並且這裏那裏，間着些墳地。夜色是全滿了；月光還沒起來。如果不是這些基督教徒，像基隆所預料的，自己把路指給他們，他們將要不容易的找着。果然，在右邊，在左邊，在前邊，人家看見些黑影子，小心的向着沙底的乾河道走去。有幾個過路的人，用閉了氣的聲音，唱些神歌。維尼胥覺着這個神歌填滿了憂悶。有時候他的耳朵，聽見半截話，在那裏面，得着基督的名字；他覺得這條路很長。歸結有些東西，在遠處發光，好像野螢或火把的火一樣。維尼胥側身去問基隆，這裏是不是歐里亞諾。

夜色，離城的遠度，和這些像鬼的樣子，給基隆一種險惡的印象。他用一種戰慄的聲音分辨說：

「我不知道，貴人，我從來沒有到過歐里亞諾。但是讚美基督也很應該離城較近一點。」

他們深入了一個窄狹的乾河道，在那上面，橫着一個土製的水道。月色剛

出到雲外。在這些人走的行列的極端，他們看見一面牆，有許多的長春藤覆蓋着。大家到了歐里亞諾。

過了一個時候，維尼肯和他的那些同伴，到了一個殼寬闊的地方，有牆圍繞。在那個廣場的中心，墟墓的門前，有一個泉水沸騰着。這裏那裏，豎立些葬儀的建築。並且在這圍牆裏邊，月明和提燈不明的光線下面，人到處的塞滿，和螞蟻一樣。或是因為怕冷，或是怕叛徒，差不多全體戴了風帽。那個少年貴族想着，很害怕的，如果他們倔強着不揭風帽，他要看見黎基，是不可能的。

在墳墓的近邊，大家點燃些火把，堆成一個小火架。不久那羣人起首唱着，一首奇怪的神歌，起初聲音低下，以後慢慢的高起來。

大家向火裏面還拋些火把，在全墳地裏，散成一種紅光，並且把那提燈的光變成蒼白色了；就在這個時候，從墟墓後邊，出來一個老人，穿着帶風帽的外衣，但是他的頭是沒有遮蓋的；他上在靠近火架的一個石頭上面。

在羣衆的裏邊，有一種騷動。有些聲音，在維尼胥的側近，低聲的說：『彼得，彼得！』有些人就跪下了，有些人伸出手向着他。以後人聲寂靜到這步田地，甚至於火把躑躅發的聲音，和在諾莽且路上車輪的聲音，和那墳地鄰近的松樹被風吹着的微響，大家全可以聽見。

基隆側身向着維尼胥低聲說：

「這就是他，基督的第一個門人。這就是那個漁人。」

那個老人舉起他的手，並且作一個十字的記號，給與會的人賜福。他們，這一次，跪下了。維尼胥的同伴和他自己，恐怕漏洩出來，也就依了這個例。那個少年的保民官，覺着當他面前的這個容貌，全體都設普通的，但是異常的。並且他所有的異常，也都是從他的簡單裏面發出來的。那個老人的頭上也沒有戴頭披，兩鬢上也沒有橡木冠，手裏面也沒有棕欄杖，胸前也沒有金飾的方巾，也沒有白色或星色的衣服。——東方的，埃及的，希臘的教士或羅馬的民

選僧官所披帶的標識，一點全沒有的。

彼得說起話來，好像一個父親教訓他的些孩子一樣，並且告訴他們應該怎麼樣的生活。他命令他們脫離那些縱恣和娛樂，愛那貧苦，風俗的高潔和真理，忍受着非義的行爲和虐待，服從他們的尊長和權力，躲避那叛逆，自私，毀謗的罪孽，到後來舉了些善良的先例，不惟給與基督教徒，並且給與多神教徒。

那個老人還說，應該爲德性和真理的自身，去愛那德性和那真理，因爲那實質的善和那永久的真理就是上帝；那麼誰愛那些，就是愛上帝，並且成他的兒子。

大家還擲幾個火把到炭火裏邊，在松樹裏邊的風聲也靜默了，火燄直向着明滅的星光騰起來，並且那個老人因爲提起殼殼遠的死事，以後只說基

督。譯者注 Colophon 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一個小山人家在那頂上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

這個人看見了他說怎麼樣他離開十字架以後，他同若望過了兩天兩夜，沒睡覺，沒喫飯，悲痛，愁慘，恐懼，疑惑，連續說他是死了！到了第三天，他們常常悲泣，當那個時候，瑪達拉的媽利喘息着跑來，頭髮也散了，叫道：『他們搶了主人！』他們對於這句話，趕緊向墳墓地方走去。若望比別人年輕，頭一個走到墳墓是空了，他不敢進裏面去。當他們三個聚起來的時候，他——在那裏給他們說話的人——進到墓裏面，並且在石頭上看見那內外捲骸的布；但是他找不着屍體。……以後別的一些門人也來了，並且哭泣，時而合起來哭，爲的是帶天兵的上帝更容易聽見他們，時而這些人哭罷，別的再哭。

那個老人閉着眼睛，好像要在他的靈魂裏面，把那很遠過去的事情，看得更清楚，以後他接着說：

「當我們這樣的哭泣的時候，瑪達拉的媽利重新跑來，喊叫說他看見那位貴人了。但是他們那些門徒不信她，並且因爲她喜歡的哭，有些人責備她；

有些人想着，憂悶把她的些官覺攪亂了，因為她也說在墳前面，看見了些天仙，及至他們回到那裏去，却看見空墳。嗣後，在那晚晌的時候，哥婁發——從前同一個別的人到愛瑪虞去，從那裏他們趕緊回來了。——來了，說：『貴人真復活了！』並且大家恐怕猶太人聽見，關着了門，起首爭論。忽然，那門雖說並沒有響動，他，譯者注：這個他是指基督說的。却在我們中間站着，並且他給我們說：『我希望那和平同你們在一塊兒！』

「我看見了他，他，大家都看見了他，並且我們的心裏滿放了光明，因為我們相信他是復活了，並且相信那些海水可以弄乾，那些山巖可以墜落成塵，並且他的榮譽可以是永久的。」

維尼肯聽着。他不能就信那個老人所說的話，但是那個人說：『我看見了。』維尼肯時時相信自己在作夢；但是他看見在他的周圍，那靜默的人羣；那些提燈的煙氣到他的鼻孔裏去；稍遠一點，那些火把燃燒着，並且頂近的地方，

一個上年紀的人，站在一塊石頭上，他離死近了，頭腦有點顫動，在那裏證明並且說：『我看見了。』

在那些很遠和散亂的房子裏面，順着諾芬旦路，那些雞，半夜裏報告者，叫喚起來，在這個時候，基隆拉拉維尼胥外衣的下垂，並且低聲說道：

『貴人，那裏，離那個老人不遠，我瞧見虞瑞斯，並且在他附近有一個少女。』
維尼胥駭然聳動，好像猛然被叫醒的一個睡漢，他照基隆指給他的方向，轉過頭來，看見了黎基。

第十六章

他看見了黎基，並且他只看見了她。到底在那些種種盡力以後，在這樣多的不安，奮鬥和憂悶的日子以後，他找着了她！她站在全明的地方！他的風帽脫下去把頭髮弄散，她的嘴開着，眼睛向着那個聖徒，全體沈想，入了幻境。她穿一件暗色羊毛的外套，彷彿一個庶民的女兒；但是維尼胥永遠沒看見再

美麗的，並且她那近於奴隸的衣服，同那像華族頭腦的名貴氣象，雖然他的心中很擾亂，對於這樣衝突的性質却很感動。

他要沈溺到這種瞻望的情形裏邊。但是基隆拉拉他那外衣的下垂，恐怕他出了甚麼不小心。這個時候，那些基督教徒祈禱和歌唱起來。

隨後那個大聖徒用那泉水與那些教士所介紹與他的那些應受洗禮的人行洗禮。維尼胥覺得這一夜永遠不會完了，這使他不得立時去跟隨黎基去搶她……

到後來有幾個基督教徒，從那個墟裏面出來，基隆低聲說道：

「我們出去，並且在門前站住，貴人，因為我們沒有掀起我們的風帽，並且他們看我們。」

他們就這樣作。

從他們所處的地方，他們可以視察那一切出來的人，並且由虞瑞斯的軀

幹，不難把他認出來。

基隆說：「我們要跟着他們，我們將來看見他們從甚麼地方進去，並且明天，或者更可以說就是今天，貴人，你同你的那些奴隸，把這個房子的出路全據起來，並且你占有她。」

維尼肯說：「不。」

「你要怎麼樣作，貴人？」

「我們要跟着她，進在那個房子裏面。並且我們要立時把她搶來。」

他們還應該等很多的時候，並且當虞瑞斯和黎基出來的時候，那些雄雞已經叫着報黎明了，有別的幾個人陪着他們。基隆覺得在他們裏面看見那個大聖徒，在他的旁邊，走着別的一個老人，身軀比他小的多。兩個上年紀的婦人，還有一個幼童，用提燈來給他們照路。在這個小羣後面，走着二百內外的一大羣基督教徒，維尼肯哥盧東同基隆也混在裏邊。

天起頭明了。曙光用一種蒼白的顏色渲染那些牆的頂尖。路上不純是荒涼無人。但是大家近城門了。那裏有種很奇怪的事情刺激他們的眼睛。兩個兵士跪在那個聖徒底足前；他把手放在他們那鐵盔的上面，以後作個十字的記號。那個少年貴族的思想裏面，從來沒想到過，在軍士裏面能遇見些基督教徒。他想着這個教義宣傳的能力實在可驚。

過了接連着城牆的那些荒地，基督教徒的小羣起首散了。現在應該從較遠地方，並且更小心的跟隨黎基。他們就這樣走到唐德衛，並且當她所隨的那個人羣分開的時候，太陽要來了。聖徒，老婦人，幼童順着河走。至於短身體的老人，虞瑞斯和黎基進在一個很窄的小街裏面，隨後走了百步左右，進到一所房子的前廊裏面。這所房子的最下層，由一個油商和一個飼鳥人的舖子占據。

基隆跟在維尼胥和哥盧東的後面，還有五十步的光景，簡直站住了，貼到

牆上，叫他們向着他回來。

他們就退了步，因為他們也是應當商議的了。

維尼胥下了命令：「你去看一看，在別條街上，這個房子有別的出路沒有。」
基隆剛纔還叫苦說他的腳上有了傷，現在跑的這樣的快：好像腳上帶了水星的翅膀，並且不久就走回來。

他說：「沒有，這是唯一的門。」

哥盧東起首在他那像赫舉勒譯者注 Peric 是希臘神話裏面的英雄的胸口裏面咽氣，並且向左向右搖動他那纔長成的頭顱，好像那些關在籠裏的熊一樣，並且在他的面容上面，全沒有不安的神氣。

他宣言說：「我要首先進去。」

維尼胥用一種命令的聲音分辨說：

「你要隨着我。」

他們在那黑暗的過道裏面就不見了。

基隆跳到最近的小街角上；從那裏，他斜靠着探望，並且是很耽心的。

第十七章

隨着那個過道，維尼胥和哥盧東到了一個被房子圍繞着的窄院裏邊；這個院子是全宅的一種公衆內院，在中間有個泉水，流到粗製的池子裏面。外邊樓梯，順着牆上去，一部分是石製的，一部分是木製的。這個梯子引到欄杆裏面，人從那裏可以進住房裏面。在底下也是住房，有些房安上木製的門，有些別的祇用羊毛的帷幔，隔着院子，大半是襤褸，撕破，或成碎片了。

時候到了早晨，並且在那院裏，沒有一個人。很明白的是，除了那些從歐里亞諾回來的人，大家還在睡覺。

哥盧東停住去問：「我們要作甚麼，貴人？」

維尼胥答說：「我們在這裏等候着，或者有人出來。不要使人看見我們在

院子裏邊。」

如果他們的手下有五十來個奴隸，就可以叫他們看守那個獨一出路的門，並且搜掘所有的住屋；至於現在應當是恰好落在黎基的住屋上面；如果不然，那些基督教徒，在這些房子裏面，不應該沒有的，他們可以作一個警報。並且從這一方面看起來，去問些不認識的人，是很危險的。維尼胥自己問自己，是否應該去找些奴隸，在那時候，那邊蔽着遠處住屋的帷幔後邊，出來一個人，手裏拿着漏鍋，到泉水前邊。

維尼胥低聲說：「這是那個黎基人。」

「應該立刻打碎他的骨頭麼？」

「你等一等。」

虞瑞斯沒有看見他們，因為他們在過道的黑影裏面站着。他很安詳的，來洗那盛滿漏鍋的生菜。他的事情完了，也就走了，帷子隨他就關着了。哥盧東

和維尼肯隨着他，想要立刻落在黎基的住房上面。

他們的驚訝很不小，因為當那個時候，他們看出那帷幔並不是隔開院子和住房的，但是和一個別的黑暗的過道。在那一頭，人家看見一個園子，幾棵側柏，許多叢生的常綠樹，和一所倚在後牆的小房子。全沒有別的住所。

他們明白了那裏的周圍情形，對於他們是便利的。在那個院子裏面所有的住戶可以聚集起來；但是在這裏，這個小房子的孤立，使他們的計畫更容易成功了。

虞瑞斯當那些腳步聲引起他注意的時候，正要進去；他站住了，並且，看見這兩個人，他就把他的漏鍋放在欄杆上面，回轉頭來向着他們：

他問：「你們找甚麼呢？」

維尼肯說：「你。」

就轉向哥盧東說：

「殺！」

哥盧東跳起來好像一隻老虎，並且在那個時候，沒有給這黎基人自己防備和認清仇人的工夫，他就把他捉在他那像鋼鐵的胳膊裏邊。維尼肯太相信哥盧東過人的膂力，不等着那鬪毆的終了，就越過他們，趕快向着那所小房子跑去，推開了門，到了一個屋子裏邊。這所屋子有點黑暗，但是被那壁爐的火照明亮了。火燄的光明，滿照着黎基的面孔。別的一個人，在爐火旁邊坐着：那就是在歐里亞諾路上陪伴黎基和虞瑞斯的那個老人。

維尼肯已經從身子中間舉起黎基，向門邊飛跑。他用一隻胳膊，使那少女靠在他的胸前，那一隻自由的手猛力推開那攔擋他那去路的老人；但是從這個動作，他的風帽脫下來了，黎基看見這個她很認識的面容，並且當這個時候，他是很可怕的，她覺得血都凍了。她要喊救，却喊不出來。她要扳着門，她的指頭在石頭上面滑過去了。當維尼肯抱着她跑到園子裏面的時候，若不

是有一種可驚的事來振動她的神經，她要失掉知覺了。

虞瑞斯的胳膊裏，挾着一個完全向後摺疊的人，頭顱搖動，滿口是血。從他看見他們，他就在这个頭顱上面，給他最末的一拳。一轉眼的時候，他像一隻野獸一樣，奔向維尼肯。

那個少年的貴族想着：「要死了！」

隨後他好像在夢裏，聽見黎基叫着：「不要殺！」他覺得有一個東西，好像雷震的一樣，把他的兩膀，從少女的身上解開了；在他的面前，一切都旋轉起來，並且太陽的光也熄滅了……

基隆，這時候藏在牆角後面，等着那些事情；好奇心和恐懼心在他的心裏爭鬪。但是他覺得時候是很長的了；他對於這種靜默，很不安的，不轉眼的來看那個過道。

「這是怎麼樣呢？對着一切不死的神靈……」

他的頭髮忽然直豎起來。

在門的進口裏面，虞瑞斯剛現出來，他的肩上背着哥盧東那不動的身體；看了周圍各方以後，他就向河邊走去。

基隆好像一鎗石灰一樣黏在牆上。他想着：『如果他看見我，我就是一個死人了。』

但是虞瑞斯越過了他在接連着的房子後面，就不見了。基隆不願就誤時候，逃到一條橫斷的小街的盡頭，就跑起來。他那一種的敏捷，就在少年裏面，也是可驚的。

他覺得這個殺哥盧東的黎基人，是一個超越人類的生物：無疑的，這是一個神靈託着一個野蠻人的面孔。到現在，他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神靈了。他也可以想着哥盧東是被基督教徒的上帝殺死了。

直到穿過了許多小街，看見在他的去向，有些工人走路，他纔安靜一點。他

喘不過氣來，就坐在一個房子的門限上面，並且用他那外衣的下垂，來擦他的被汗浸溼的頭額。

城市還是睡着的。不久基隆覺得清氣鑽入了他的身體；他站起來，並且他用已經較慢的腳步，向着彼比耳，他的住所走去。他用維尼省的銀子所買的女奴在那裏等着他。

在那裏，他很艱難的走到他的寢室，倒在他的牀上，立刻睡着了。

一直到晚，他纔睡醒了，或者更可以說被他的女奴叫醒了。她叫他起來，因為有一個人爲一件急事來找他。

這個周到的基隆，立時醒悟，趕快用一個帶風帽的外衣，披在肩上，隨後他從寢室門口，冒險細心一看，看見虞瑞斯的偉大身材了。

他覺得他的骯，隨後他的頭，變得和冰一樣的冷，覺得他的心不跳了，並且覺得有千數的螞蟻，在那的兔脊上亂跑。

「西拉！我沒有在這裏……我不認識……這個……這個好人。」

那個女孩分辨說：「我已經告訴他說你在這裏，並且你睡着了，貴人，並且他求我叫醒你……」

「呵！諸神……我要你……」

但是虞瑞斯無疑的不能忍耐這些耽擱，走近臥室的門前，並且偏着身子，伸頭到房裏來。

他說：「基隆基羅尼德！」

基隆答應：「Pax teum! Pax! Pax!（和平！你在一塊兒和平！和平！哦！最好的基督教徒！是的！我是基隆，但是錯了……我不認識你！」）

虞瑞斯重說：「基隆基羅尼德，你的主人維尼肯叫你，並且要我陪你到他的跟前。」

第二篇

第一章

維尼肯被似針刺一般的疼痛驚醒。有三個人向他的身上側着。在那三人裏面，他認識兩個：虞瑞斯和他抱出黎基時候所推倒的老人。他在第三人的手中。這個人摸他左腕的脈息。維尼肯疼痛到這步田地：他擬想人家在他身上作些報復，咬着牙說道：

「你們把我殺了罷……」

但是他們好像全不注意他的話。可怕的虞瑞斯，他那野蠻的面容上，在這個時候，現出憂悶的神氣。他拿着一包的帶子。至於那個老人，同那一個在維尼肯的胳膊上面施手術的人說話：

「格婁殺，你確定頭顱上這個傷不至於死麼？」

「是的，可敬重的哥里畢，那個大漢——並且他指着虞瑞斯——把那個挑釁

的人衝着牆扔去；這個人當掉下去的時候，用他的胳膊自行保護：那個胳膊就傷斷了，並脫了骨，但是頭上那個傷是很輕的。」

哥里畢說：「你調養了我們的兄弟不止一個，你那醫術的敏捷很有聲名，所以我就打發虞瑞斯去找你。」

「並且他在路上向我自認，說他昨天還預備着殺我。」

「他把他的計畫告訴了我，我認識你，並且知道你對於基督的愛情，我就使他明白這個叛徒並不是你，實在是勸殺人的那個不認識的人。」

虞瑞斯歎息：「這是個惡鬼，我當時把他看作天仙了。」

格婁穀說：「下一次你再給我談這些，現在我們應該忙着我們的傷人。」

……治療畢了，重新失了知覺的維尼昏又醒了。

黎基在他的牀附近，兩隻手拿着一個水甕，在那裏面，格婁穀時時濡溼些海綿放在傷人的頭顱上面，使他清涼。

維尼肯低聲說：「黎基！」

那個水壘在少女的手裏顫動，她轉過兩個愁慘的眼睛向着他。

她很低聲說：「和平同你在一塊兒！」

「黎基，是你禁止他們殺我麼？」

她很溫和的答道：

「我希望上帝把健康還你！」

一種無限和溫和的疲困進在他的身體裏面。……他覺得他掉在一個深淵裏面，但是同時他感覺着一種痛快，並且自己覺得很有幸福，好像有一個神靈在他的上面翔舞一樣。

那麼，格婁毅洗完了頭上的傷，並且在那上面貼一層藥膏，黎基把一杯水和酒送到那個傷人的脣邊。他很貧的喝了。及至繃帶纏罷，痛苦幾乎全沒有了。

他請求說：「還給我點喝的罷。」

黎基過到第二個房間裏面，斟滿杯子。哥里畢同格婁毅說幾句話以後，走近牀邊。

他說：「維尼胥，上帝不許你作一件惡事。他保全你的生命，好教你能回心轉意。他——在他的面前，人不過像塵土一樣。——他把你放在我們手中，沒有防衛；但是我們所信的基督命令我們愛我們的仇敵。那麼我就纏好你那些傷痕，並且我們要還給你的健康；但是我們不能更長久的來照拂你。當你將來獨自一個人的時候，你問問你自己是不是應該接續着虐待黎基；——她因為你的錯誤，失掉他的那些保護人和家室，——並且虐待我們這些用善意報復惡意的人。」

維尼胥問道：「你們想放棄了我麼？」

哥里畢接着說：「貴人，你的右手是健全的。你看這些牌子同一個尖筆：寫

給你那些僕人，叫他們今天晚間同一個轎子來，把你運到你的家裏罷。這裏你是在一個窮寡婦的家裏，她不久就同她的孩子回來了；他要替你送信；至於我們，也應該另外去找一個藏避的地方。」

維尼胥的面容變成了蒼白色。如果他重新失掉黎基，他或者永遠不能再見她了。他失望的想同她講和，但是也需要有時候。

他說：「老人，你好好的聽着我的話。我應該感謝你，並且我很信用你；但是你還沒有對我說你那思想的深處。你恐怕我呼喚我的那些奴隸，並且命令他們來搶黎基。」

哥里畢很嚴厲的答應：「是的。」

在這個時候，黎基進來，走近哥里畢，面容好像神附了體，並且她的聲音好像是別種聲音的反響。

「哥里畢，你留他在我們這裏罷，並且在基督還了他的健康以前，我們不

要離開他。」

「就照着你所想的辦去。」

哥里畢這個迅速的聽命，給了維尼胥一個很深的印象。

他覺得在基督教徒裏面，黎基是一種作預言的女人，或是受人服從和崇敬的女教士。他也投身在這個崇敬裏面。一會兒工夫，當她給他送水的時候，他很想拉她的手，但是，不敢……

第一章

維尼胥在他那些牌子上寫了幾個字以後，把基隆的住所，很詳細的指給那個黎基人。

虞瑞斯回說：「只要我能找着他，不管他願意或不願意，我要把他領了來。」他穿上他的外衣，就趕緊走出了。

當這個黎基人對着基隆面的時候，不認識他了。他只見過他一次，並且還

是在夜裏。並且這個很自信的勸他去殺格婁殺的長身老人，很不像這個因為害怕就屈背的希臘人！所以不久基隆就從他先前的驚懼，回復過來了。他就穿一件別的外衣，但是很留神去拿一個高盧人的大風帽蓋頭上，怕的是他們兩人到了陽光裏面，虞瑞斯想起來他的面貌。

他在路上問：「你引我到那裏去？」

「到唐德衛。」

「我在羅馬的時候不長久，並且我從來沒有到過那裏，但是無疑的，人家在那裏也能找出些有德性的朋友。」

虞瑞斯很誠實，但是他知道這個希臘人曾經陪伴維尼胥到歐里亞諾墳園裏面去，並且曾經同哥盧東鑽進黎基所住的房子，簡直就站住了。

「老人，你不要說謊。今天你還會同維尼胥在歐里亞諾，並且一直到我們的門前。」

「呵！那麼你們的房子是在唐德衛麼……我住在羅馬不久，並且我對於這各種區域的名字昏了頭腦。是的，我的朋友，我會去到你們的門前，並且在那裏我曾用德性的名義發誓，勸維尼胥不要進去。我也曾在歐里亞諾，你知道因為甚麼？這是從有些時候起，我竭力使維尼胥改教；我要他去聽這個聖徒中的長老。那個光明或者能設進了他的靈魂裏面和你的靈魂裏面！你不是一個基督教徒麼？你不是要真理戰勝謊話麼？」

虞瑞斯很卑下的回答：「是的。」

基隆完全的恢復了他的勇氣。

他想要知道當那搶劫黎基的時候，事情是怎樣經過的，就用一種像裁判官的嚴厲聲音接着說：

「你們怎麼樣對付哥盧東？你說罷，不要說謊。」

虞瑞斯第二次歎氣。

「維尼肯將要對你說的。」

「這就是說你用刀砍了他，或是你用棍子打死了他麼？」

「我當時沒有兵器。」

這個希臘人不禁的讚賞這個野蠻人「超人」的膂力。

「希望卜呂東……譯者注 Panton 按著希臘人的神話我要說：希望基督饒

恕了你。」

他們靜默的走了些時候，隨後基隆說：

「至於我，我却不能賣你，但是要小心那些巡查的人。」

「我怕的是基督，不是巡查的人。」

基隆想要對於這一切不幸的事變自行保衛，不住的講給虞瑞斯，說殺人是一種可憎厭的事。

就這樣的談着，他們到了那個房子前邊。基隆的心又因爲不安跳躍起來。

那房間裏面有點黑暗。這是一個冬天的晚上，雲勢很重，並且燈的光燄，沒有照散那些黑暗。基隆分辨出來在那廳屋角上有一張牀，並且維尼胥在這個牀上。他不看別的一個人，就走向那保民官的面前，相信在他的跟前，比在別人的跟前要安全些。

他合着掌喊叫：「呵！貴人，爲甚麼你不隨着我的勸告！」

維尼胥說：「你不許說話。並且聽着。」

他那精銳的眼光射着基隆，就來慢慢的說，並且說出字來都是重要的，好像一個命令使他個個字都能明白，並且永遠刊刻在那個希臘人的記憶力上面。

「哥盧東跑了來，想殺害我，和剝掠我。你明白了麼？我就殺了他。至於這些人，綑纏我在爭鬪時候所受的傷。」

基隆立時猜着：如果維尼胥這樣說，不能有別的緣故，只因爲他同那些基

「督教徒商量好了，他歸結要人家相信他。」

他從他的神情上面，也看出這樣的來。他不顯出一點疑惑，或是一點驚訝，立刻就喊叫：

「呵！這是一個有名的壞人！貴人，我却勸過你不要相信他。我那麼次的告誡，沒有一點用處。」

維尼肯接着說：「如果不是有刺刀在我的身邊，他會殺了我。」

「我讚美我勸你至少總要帶一把刀的那個時候。」

但是維尼肯轉過他那詢問的眼，向着他，並且問：

「今天你作些甚麼？」

「怎麼？我沒有告訴你說，貴人，我對於你的健康，許了些願麼？」

「沒有別的了麼？」

「我正要來看你，當那個時候，這個人從你這邊去找我。」

「你看這一個牌子：你到我的家裏，你把牠交給我那已解放的奴隸。在那上面，寫着我動身向白勒望去了。你加一句話，說我就是今天早晨動了身，是由俾東的一個急信叫我去的。」

他帶着固執的神氣，重複的說：

「我是動身到白勒望去了，你明白麼？」

「你動身了，貴人，並且今天早晨在加班門前，我已經對你說了憑神降福，並且從你走以後，我被憂愁拘束到這步田地：如果不是你的慷慨好施照察着這裏，我將要歎息死了，就像則多那不幸的妻室，在伊底死後的歎息一樣。」

譯者注相傳 Zethos 是 Habes 國王 Insi 是他的兒子

維尼肯雖然病了，不禁微笑。並且對於基隆明白地所說的半句話十分滿意，他說：

「那麼！我要加上幾行，使他們給你點東西，揩拭你的眼淚。你拿燈來給我。」

基隆，已經完全安靜了，站起來，把牆上所挂的已經點着的燈取下來。但是這個動作，把他那蓋着頭的風帽脫下來，並且燈光滿照着他的面上。格婁毅從凳子上跳起來，站在他的面前。

他問：「你不認識我麼，賽法斯？」

他的聲音這樣的可怕：那一切在座的人都戰慄起來……

基隆舉起燈，並且幾乎立時讓牠落下來。隨後，他就折成兩段了。並且起首叫號……

「我不是賽法斯……那不是我！可憐我罷！」

格婁毅說：「這就是賣我的人，這個人毀了我的財產和我的家室。」

維尼胥這個時候知道給他纏傷的那個醫生，就是他也知道他那故事的格婁毅。

這些頃刻，和格婁毅的這幾句話對於虞瑞斯好像在那些黑暗裏面，一個

電光；他認識了基隆，就捉着他的兩手，把他背剪起來。

他大聲叫喚：「就是他，要使我相信他，去殺格婁殺。」

基隆哀叫：：：「可憐我罷！貴人。」他轉身向着維尼叫喊：「救我罷！我對於你有信用，請你替我懇求罷：：：你的信：：：我就送去：：：貴人！貴人！」

但是維尼對於這些經過的事全不理。頭一件因為那個希臘人的一切事業，他全知道了；其次因為他的心是不能被憐憫來感動的。他就說：

「你們把他活埋在花園裏面。另外找一個人去送我的信。」

基隆覺得這些話是無上的判決。在虞瑞斯那可怕的束縛下面，他的骨頭憂憂的響起來；他的眼睛滿是眼淚。

他叫喊着說：「用你們那上帝名義，可憐我罷！我是基督教徒：：：和平同你們在一塊兒。我是基督教徒，並且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可以再給我行洗禮一次，兩次，十次！格婁殺，這是一個錯誤，你讓我說！你就把我作為奴隸罷：：：」

你們不要殺我！可憐我罷！」

他那因為痛苦就哽咽起來的聲音漸漸的衰弱了，當那個時候，在桌子那一面，聖徒彼得站起來，並且在那寂靜裏邊說話：

「救世主命令我們：『如果你的兄弟對你造了惡業，你就譴責他；但是，如果他懺悔了，你就饒恕他。並且，如果在一天裏面他對你造了七次惡業，並且如果他轉身七次向你說：『我懺悔了，』你總要饒恕他。』」

寂靜是更深沈了。

格婁穀把面孔藏在兩手裏面，有好久的時候。歸結他說：

「賽法斯，希望上帝饒恕你對我所作的罪過，像我用基督的名義饒恕你這些罪過一樣！」

虞瑞斯放開了這個希臘人的胳膊，又說：

「希望救世主饒恕我，像我饒恕你一樣！」

基隆被束縛壞了。就用兩手撐着，轉回頭來，好像一隻墜網的獸，放射他那發狂的眼光，要看那個死從甚麼地方向他來的。他還不能信他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不敢希望人家來寬赦他。

他的精神慢慢的回復了；他那淡黃色的嘴唇，還是恐懼的顫動。那位聖徒對他說：

「你去罷，安靜些！」

基隆站起來；但是他不能說話。由本能的動作，他就走近維尼胥的牀，好像是求那個保民官的幫助。雖說他終究曉得人家放他自由，他從這些不可解的人類手中，趕緊的安全退出；這些人的美德，使他心驚，幾乎和他們的苛虐使他害怕是一樣的。

「把那封信給我！貴人，把那封信給我！」

他就抓住維尼胥遞給他的牌子，向那些基督教徒行了一禮，向病人行了

一禮，彎着腰，順着牆跟，溜到大門，及至到外邊，就趕快跑了。

第三章

維尼肯對於剛纔所經過的事，也不明白。他自己向自己說：「爲甚麼，他們不殺這個希臘人呢？」

「爲甚麼那個聖徒教訓說，如果一個人七次有罪，大家應該饒恕他七次？並且爲甚麼格婁殺對基隆說：『希望上帝饒恕你，像我饒恕你一樣！』」

在驚愕以外，他對於他那想像中的基督教徒，也有些憐憫和蔑視的神氣。他看他們好像些牝羊，早晚要成羣狼的食料，並且他那羅馬人的性質，是不能承認任人吞噬的。

但是黎基重新送給他一種令人清涼的飲料。他拉着她的手，有一會兒工夫，並且低聲說：

「那麼，你，你也饒恕了我麼？」

「我們是基督教徒，我們的心中，是不許懷恨的。」

維尼肯就說：「黎基，不問你的上帝是誰，我將要用一百隻牛來祭祀他，單因為是你的上帝。」

她分辨說：

「當你將來曉得愛他的時候，你要在你的心中頂禮他。」

維尼肯氣堵着的聲音再說：「維一的，因為他是你的上帝。」

他合了眼，他又被一種疲弱困着了。

黎基出去，但是不久就回來了；她走近些，要看他準是睡着了。維尼肯覺着她靠近他，閉眼微笑；她用手輕輕的把他的眼皮按下，好像要強迫他睡着。他就覺得有一種非常的溫和，沁入他的身中，同時他更覺疲弱了。夜色已經全籠罩下來，一種更強烈的發熱和夜色一塊兒來了。

第四章

第二天，他醒了，還是很疲弱的，但是不發熱了；他覺得聽見一個講話的聲音。但是，當他開眼的時候，黎基並不在他的跟前。虞瑞斯靠着壁爐的前面，削那灰色的爐灰，要去找一個燒着的紅炭。隨後他點着了炭，用他的肺吹着，有那風箱扇着的力量。

維尼胥叫他：

「嚇，奴隸！」

虞瑞斯把頭從那壁爐裏面抽出來，並且用着近於友誼的微笑回答：

「希望上帝給你，貴人，一個很好的日子，和一個很好的健康；不過我是一個自由人，並不是一個奴隸。」

「那麼你不是在歐呂斯那些人的裏邊麼？」

「不是的，貴人，我伺候加里娜就像我伺候她的母親一樣，但是全由我的自願。」

他又把他的頭鑽進壁爐裏面，點那些炭，在那炭上面，他預先放了木頭。隨後他又從那裏面抽出頭來，並且說：

「在我們那裏，沒有奴隸。」

維尼肯問：

「黎基在那裏？」

「她纔出去，這是我應該給你煮早餐。她整整照料你一夜。」

「爲甚麼你不替代他呢？」

「因爲她要那樣作：我只該服從了。」

維尼肯起首問這個大漢，關於黎基人同瓦尼斯和瑞弗人的戰事。虞瑞斯不等他請求，就實說了。

但是鍋裏沸騰了，沸騰了。當那奶湯歸結傾在一個深盤裏面，發涼的時候，那個大漢又說：

「格婁穀說了，你的動作應當愈少愈好。你也應當力避搖動你那隻強壯的胳膊，並且加里娜命令我給你拿着喫。」

虞瑞斯近牀坐着，用一個小酒杯把那奶湯從盤中取出些，送到病人唇邊。並且他對於這個事情，用十分的注意。在他的藍色眼睛裏面，有一個這樣好的微笑：維尼胥不能相信這就是昨天那個可怕的人物。

但是虞瑞斯當乳母的笨拙，同他的十分小心，程度是一樣高的。在他那像赫舉勒的手指裏邊，那個小酒杯，就看不見了，以至於沒有給維尼胥的嘴唇留下地方。在幾次不方便的試驗以後，這個大漢很感困難，就宣言說：

「我把一隻野牛從他的住所裏面牽了出來，還要比較容易一點。」

他重新拿奶湯送給維尼胥。

他低聲的說：「我應當叫米蓮或納塞爾。」

黎基說：「我來幫你。」

她就從她的臥室裏面出來一會兒，人家可以看出來她是預備在那裏睡覺。因為她的頭髮解開了，並且她只穿着蔽胸衣 *Capitum*。維尼胥從看見了她以後，他的心就跳得更快了，責備她不想着自己去休息。但是她很高興的
回答：

「我正要去睡覺呢。但是我先要替代虞瑞斯。」

她拿了小酒琖，坐在牀邊，起首給那個同時慚媿和高興的維尼胥喫喝。因為她側身向着他，他覺到她身上的熱氣；她那頭髮的波紋披拂他的胸口，他感動的變成蒼白色；但是，在這種情緒的擾亂和激動裏面，他也明白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這樣可以親愛的，並且他看着全世界也不算甚麼。

先前他不過糾纏黎基，現在他盡他的心去愛她。先前在他的那樣生活和感情裏面，他是一個盲目爲己的人；現在他也替她設想了。

不久他就不喫了，並且，雖然他有一種極端的快樂來看她，並且覺着她相

近他，但是他說：

「這穀了，你去休息罷，我的女神。」

她回答：「你不要這樣叫我，我聽見你同我這樣說是不相宜的。」

但是她向他微笑，隨後她說她沒有渴睡了，他不覺困乏了，並且她要直到格婁穀來了以後，纔去休息。他聽她的話，好像音樂一般。他的心裏侵入了些逐漸增長的情緒，感恩和沈迷，並且他在頭腦裏搜掘，想要找出向她證明感謝的法子。

第五章

維尼肯現在同格婁穀談話的時候，他那驕傲輕得多了。他常常想到這位可憐的奴隸醫生，和老米蓮，和克里畢，他們也是些人類。時候久了。他歸結很愛虞瑞斯。

維尼肯克伐自己的勝利越進步，黎基對於他越覺親密。但是，如果要把他

那暴烈性質去服從基督教的規律，那個少年的保民官，不要過度的做工夫，就可以辦得到。如果要使他的思想來給那個教義表同情，他並且是很熱烈的。他也不敢疑惑基督那超絕自然界的根原，也不敢疑惑他的復活和其他的一切靈迹。但是那個宗教要破壞一切的秩序，一切的無上權，並且把那社會一切的區別要全行掃除。那麼羅馬人的統治，同他的威權，將來要怎麼樣了？

黎基猜到他所經過的事情。她也看出來他的盡力，也看出來他的本性對於這個教義的鑿柄，她因為這個就愁悶的要死。但是他對於基督所表示的無言的崇敬，喚起她的惻隱心，憐憫心和酬報心，並且引她近這個少年。一天她坐在他的旁邊，說在基督教義以外，生命絕不存在。至於他，他起首有了氣力，撐起來他那隻健壯的胳膊，以後忽然把他的頭顱放在少女的兩膝上。

他說：「生命就是你！」

那個時候黎基胸口的呼吸就停止了。她用手捧着他的兩鬢，盡力的要掀起他來，但是當這個盡力的時候，她傾斜在他的上面，以至於她的嘴唇接着維尼的頭髮。有一個時候他們對於自己，並且對於推進這個靠近那個的那種愛情去爭鬪。歸結黎基起來，並且跑了。

維尼肯不疑惑他應該用甚麼代價來償這個貴重的幸福：……黎基明白了她自己現在需要幫助。第二天，很早的她出了臥室，把哥里畢叫到花園裏面。並且在那個被長春藤同乾旋花蓋著的寢籠底下，她把她的靈魂全開給他說，並且請他允許她離開米蓮的房子：因為她不能信用她自己，並且在她的心裏，不能戰勝她對於維尼的愛情。

哥里畢贊成她離開的計畫，但是他對於這個愛情沒有一個可憐的字。在那愛情裏面，他只看見是一種罪孽。

他帶着憂鬱的神氣給她說：「你去罷，並且祈禱上帝饒恕你的過失。在那惡鬼迷惑你，和引你到全體墮落以前，並且在你不承認那位救世主以前，你逃走罷。上天高興你是死了……」

他猛然停着，看見他們並不是獨自兩個。

隔着些乾旋花和稗嫩的長春藤，他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聖徒彼得。起初他不能認識第二個人，因為這個人面孔的一部分被外衣遮住，並且有一個時候，他覺着是那個希臘人。

在哥里畢響亮說話的時候，他們進在籐架裏，坐在一個橙子上面。當那個聖徒的同伴讓人看見他那苦行的面孔，和他那禿頂的頭顱的時候，在這個帶紅眼皮和短鼻子的頭顱上面——但是好像有神助的一般，哥里畢認得他是達斯的保羅。

黎基跪下，並且把她那帶哭泣的小面容，藏在那個聖徒的外衣摺疊裏面，

很靜默的。

彼得說：

「希望和平在你們的靈魂裏面！」

他把他那起皺紋的手放在黎基的頭上，以後舉起眼睛對住老教士。

「哥里畢，你沒聽說過我們的主人，當在加納的婚禮的時候，曾爲夫婦的愛情祝福麼？哥里畢，你想基督，他能允許瑪達拉的媽利，在他的跟前作娼妓，並且饒恕那個造罪孽的女人，他能對於這個清潔同田中的百合一般的孩子，反倒轉過臉去麼？至於你，黎基，一直到你所親愛的人的眼睛，對於真理的光輝還沒放開的時候，你總要躲起他來，爲的使他不至於把你引到罪孽裏面，但是你應該爲他祈禱，並且曉得你的愛情，並不是可誅的。」

他把他的兩手放在黎基的髮上，並且給他祝福。他的面容發出一種慈善的祥光。

第六章

維尼肯病全愈了。回到家裏，關住門生活。他除了時時見格婁穀醫生，另外不見一個人。他對於他那些拜訪是很親熱的，因為那麼他可以談起黎基。格婁穀不曉得她藏匿在甚麼地方。但是他保證那些長老注意照拂她。

一天，他對於維尼肯的愁悶很為感動，他就告訴他說，聖徒彼得曾責備哥里畢，因為他譴責黎基那地上的愛情。那個少年的貴族，感動的顏色變成蒼白。他時常想着黎基對於他，不是一點情沒有，但是他常常疑惑，不敢確定。現在是第一次他聽見說他的志願和希望有了擔保，從一個外國人的口裏，並且這個外國人是一個基督教徒！

他也覺得，如果黎基愛他，一切的障礙，從這個愛情，都沒有了，因為他已經預備好了頂禮基督。

那麼在這個機會，基隆沒有被呼喚自己來了。

他飢餓並且襤褸的來進見。但是因為那些奴隸原先受過命令任他白天和夜裏，一切鐘點，隨時可以進見，現在他們不敢在路上攔阻他。他直進到過廳，並且坐在維尼胥面前，向他說：

「希望那些神祇給你長生，並且同你分據世界上的帝國！」

起初維尼胥想把他趕出門外。但是那個希臘人在黎基身上或者知道些東西，於是好奇的心就勝了厭惡的心。

「你來找甚麼，並且你帶來些甚麼？」

「我切願你的幫助，巴阿譯者注 Paul 是 Phrygia 人的最上神我給你帶來：我的困苦，我的眼淚，我的愛情。並且也有我由於我對你的關切，所採集的新聞。我知道那個神聖的黎基住在甚麼地方，我要指給你，貴人，那個小街和那所房子。……」

「在那裏？」

「在黎努斯家裏，他是那些基督教士的長老。她伴着虞瑞斯在那裏。他像

從前一樣，在一個磨房家裏。同她的執事人用一樣的名字，達瑪斯……是的，達瑪斯，就是這樣叫……虞瑞斯夜間作工；歸結說，如果夜間有人去圍着他的房子，在那裏是不能遇着他的……黎努斯老了……並且除他以外，止有兩個老婦人。貴人！貴人！這件事隨便你一個人。就是今天晚晌，一個豁達的王后可以到這裏來。」

血液上到維尼胥的頭上。那個誘惑搖動了他的全身。但是那麼他想起來那一天，他同哥婁東鑽進她的居所，他想起來虞瑞斯的拳頭在他的頭顱上面舉起和一切隨後的事情。他看見她歪在他的牀上面，穿的好像一個奴隸，美麗的好像一個慈善的女神。他的兩眼不由的轉向那個皇室的旗幟 barinn，和當她離開他的時候，給他留的那個小十字架。至於他，他現在是不是要再用一種危迫來酬償這一切？並且他猛然覺着把她弄在他家裏，還不足用。如果他是很願意的進來，這個住所就降福了，這個時候就降福了，這個

生命就降福了！但是用強力把她搶來，那就永遠把這種幸福殺死了，並且同時把在生存上最可寶重最有價值的東西，毀棄了，並且使這種東西惹人厭惡起來。

現在這樣一想，就使他發恨。他看那基隆，他正在望着他，把他的手放進他那些鶉衣裏面，因為心中不安，就在那裏搔癢。維尼胥看見這種情形，感受一種說不出來的討厭，並且想腳踢他從前的同謀人好像腳踢毒蛇一般。因為他不能守着一點量度，他任着他那羅馬人可怕的素性的衝動，轉過來向着基隆。

「我不照着你給我所出的主意做，但是爲的不要使你沒受應得的報酬就走，我要叫人在地牢裏面打你三百鞭子。」

基隆變成很蒼白的顏色。維尼胥那美麗的面容上面刊刻了一種冷酷的暴怒。

那個希臘人跪下了，並且，摺疊起來，用一種斷續的聲音來叫苦。

「怎麼樣？波斯國王……爲甚麼……恩惠的金字塔！慈悲的大像爲甚麼？」

……我老了，餓了，窮苦的……我伺候過你……你這樣報答我麼？」

維尼胥又說：「像你報答那些基督教徒的樣子。」

他叫那管事人。

基隆拘攣着，扳着維尼胥的兩膝，並且，面孔上蓋着一種要死的蒼白色。

「貴人，貴人……我是老了！五十下罷，不要三百下……五十下就很穀了！

……一百下，不要三百下！可憐我！可憐我！」

維尼胥推他過去，並且發了命令。轉瞬間兩個日爾曼人，捉着基隆所賸的那一點頭髮，用他自己的破衣裹着他的頭，把他拉在地牢裏面。

基隆從廊下的門前大叫：「由基督的名義！」

維尼胥現在賸下獨自一個。剛才他所給的命令把他激動並感發起來。現

在他竭力的來聚集並且整理他那些散亂的意思。他覺着得了一種安慰。並且他克伐自己的勝利使他充足了勇氣。他覺得他向着黎基走近了一大步，並且他將來要得一種任何的酬報。但是他自己問自己：黎基是否認可他對基隆的行爲。她所講授的教義，不是命令寬恕人麼？那些基督教徒，寬恕了那個窮苦人，並且他們很有更嚴重的理由來報復他。那麼單止這一聲：『由基督的名義。』響到他的靈魂裏面。他想起來這很像基隆在黎基人的手裏叫出那一聲，他決意赦宥他所贖下的責罰。

他有這樣的旨趣，就要使人叫那管事人，那個時候，這個人自己來了，說：「貴人，那個老人失了知覺了，並且他或者死了。我應該接續着教人鞭他麼？」

「使人把他叫過來，並且把他引到這裏來。」

那個過廳的首領到那廊子後面就不見了，但是要使那個希臘人重活潑

起來是穀難的了。維尼胥起首不耐煩起來，當那個時候，那些奴隸把基隆引進來，並且看見一種記號，就退出去。

基隆白的像白布一樣，血線順着他的兩腿一直流到過廳的花磚上面。他跪下：

「多謝，貴人，你很慈悲，並且偉大。」

維尼胥說：「狗，你要曉得我寬恕你是因為基督的緣故，對於他，我自己也該着我的生命。」

「貴人！我將來伺候他，伺候他，並且也伺候你。」

「你聽着，你將來同我來。並且把黎基所住的房子指給我說。」

「貴人，我實在餓的很；我去，貴人，我去！但是我沒有氣力。至少你叫人把你那狗的碟裏邊所贖的東西給我，並且我去……」

維尼胥叫人給他東西喫，並且賞他一個金幣和一身外衣。但是因為鞭子

和飢餓就衰弱的基隆，雖然他怕維尼肯疑惑他那衰弱不過是一種抵拒的法子，但是喫了飯，還走不動。

他震擊着牙又說：「但只希望那酒能煖我過來。並且立時我就能走，我要一直走到大希臘。」譯者注：大希臘是意大利的南部。

當他恢復了他的氣力，他們出去。路是很長的。黎努斯同大半的基督教徒一樣，住在唐德衛，離米蓮的房子不遠。歸結基隆把一個孤獨的居所指給維尼，這個居所的圍牆，是由長春藤全蓋着的。

「就是那裏，貴人。」

維尼說：「好，現在你去罷。但是起首你聽着這句話：你要忘了你曾經伺候我；忘了米蓮，彼得和格婁，住在甚麼地方；也忘了這所房子和一切的基督教徒。你將來每月來見我那已解放的奴隸德瑪斯，他要給你兩個金幣。但是如果你接續着偵探那些基督教徒，我要叫人鞭你至死，或者我把你交給

城知事。」

基隆鞠躬並且說：

「我要忘了。」

但是當維尼胥過了小街的拐角，看不見的時候，他照着他的方向伸着拳頭，大叫着說：

「對着阿德，並且對着一切的非里，譯者注地獄裏面是命運的神名字我發誓不能忘牠！以後他又失了知覺。

第七章

維尼胥直向米蓮所住的房子走去。

在那住宅裏面，除了米蓮和她的兒子納塞爾以外，他見着彼得，格婁穀，哥里畢和達斯的保羅，這末一位是新從萊日拉來的。

看見維尼胥，大家的面容上面全帶着驚訝的神氣。

「我拿你所崇敬的基督的名義來給你們致敬。」

「希望他的名字在一切的世紀全受榮譽！」

「我曉得了你們的德性，並且我感受了你們的慈善：所以我因友誼來到這裏。」

彼得回答：「我們要接待你和一個朋友一樣。你坐下，貴人，並且分喫我們的飯，你是我們的客。」

「我就分喫你們的飯；但是在這以前，聽我說，你，彼得，並且你，達斯的保羅，我要你們有我的誠實的證據：我知道黎基在甚麼地方；我剛才在黎努斯的房子前面，離這裏很近。我在她身上，有該撒特許過的權利；並且在我的各種房子裏面，我有差不多五百個奴隸；那樣我可以叫人圍着她的隱遁所，奪佔了她，但是我不作那樣事，並且我將來也不作那樣事。」

彼得說：「因為這件事，那位貴人的降福要普及到你身上，你的心要變潔

白了。」

「從先當我在你們的中間以前，我一定要搶她，並且用強力守着她；但是你們的德性，你們的教義，我雖說不宣傳牠，牠在我的靈魂裏面，換了些東西，並且我以後不敢再求暴力的幫助了。那麼我向着你說，你代着黎基的父親的地位，我給你說：你把她給我作爲妻室罷。我向着你們發誓，不但我將來不禁止她向基督懺悔，並且我也要來研究他的教義。」

他仰着頭，用一種堅決的聲音說；但是他很感動，並且他的兩腿在他那用腰帶捆着的外衣底下亂顫；一種寂靜接着了他的話；他好像要預防一個不幸的答詞，又說：

「我曉得那些障礙物是甚麼，但是我愛她好像我兩眼的瞳孔。雖然我還不是基督教徒，我也不是你們的仇敵，也不是基督的仇敵。一個別的人或者向你們說：「給我行洗禮罷！」至於我，我再對你們說：「你們使我明白罷！」

想起黎基，潔白的好像山中的雪，我更覺得愛她；當我想着這是因為你們的教義她才能這樣的時候，我就愛這個教義，並且要曉得他！人家對我說，你們的宗教也不留神那生命，也不留神那些人事的快樂和幸福，也不留神那些法律和羅馬的威力。真是這個樣麼？告訴我罷，你們帶來些甚麼？愛，感受快樂和要求幸福，是不是一種罪孽。你們是不是生命的仇敵？我是否應該拋棄了黎基？你們的真理是甚麼？人家還對我說：希臘產出智慧和美麗，羅馬產出威力，但是他們，他們帶來些甚麼？那麼把這個告訴我：你們帶來些甚麼？如果在你們那門後面有光明，請你們給我開開！

彼得說：

「我們帶來愛情。」

達斯的保羅加一句說：

「如果我，就是能說那些人類和天仙的一切語言，但是沒有愛情，我不過

是好像那響銅一樣。」

那個老聖徒的心，對於這個正受困苦的靈魂，——他彷彿像一個入籠的鳥，向着太陽奮飛一般。——很爲感動；他向着維尼胥伸着他的兩手：

「你敲罷，人家將來就給你開開。那位貴人的慈惠是在你身上；那麼我用救世主的名義爲你祝福，你和你的靈魂，和你的愛情。」

維尼胥聽見這些祝福的話，向着彼得突進，並且這個基里特的後裔，新近還不願意承認一個外國人也是人，現在捉着老加里萊人的雙手，並且帶着感謝的意思，用嘴唇來迎接他的手。

彼得很喜歡，曉得他的魚網剛纔又多引得一個靈魂，並且在坐的人由一個單一的聲音喊叫：

「在天上那位貴人的光榮！」

以後那位聖徒打發米蓮去找黎基，告訴她不要說誰在他們那裏。

那個距離很短。不久那些在坐的人在小園子裏常綠草的中間，看見米蓮引着黎基的手來了。

維尼肯要跑去迎接她，但是看見這個愛到那步田地的面孔，那幸福把他的氣力消滅了。他停着不動，心跳的要破裂。比當他第一次聽見巴特的箭，在他耳朵裏面響的時候，感動的更加百倍。

現在她在那裏，面色變紅變白，在她那含有疑問的眼睛裏面，帶着驚訝和害怕的神情。

她只見看見些發亮並慈善充滿的眼光。聖徒彼得走近了她，並且說：

「黎基你總是愛他麼？」

有一個時候的寂靜。她的嘴唇發顫，好像要哭的小孩子的嘴唇。她好像有了罪不得已就自行承認她的過失。

那個聖徒執意的問她：「你回答罷。」

那麼她跪到彼得的腳前用一種卑下和害怕的聲音，低聲的說：

「是的。」

維尼肯已經跪在她的旁邊。彼得把兩手放在他們的頭上說：

「你們要對着我們的貴人並且爲他的榮譽互相戀愛，因爲在你們的愛情裏面，是絕沒有罪孽的。」

第八章

在那個小園子裏面，維尼肯用那從心裏發出的字，把他剛纔對於那些聖徒所自認的話，告訴那個少女。他那靈魂的擾亂，他所受的變化，並且歸結說：從他離了米蓮的住宅以後，這種無邊的愁苦使他那生活變成了黑暗的；希望這種神感向着他來的時候得受讚美，因爲他現在是在她的跟前，並且她以後再不躲開他了。

黎基說：「我所躲的並不是你。」

「那麼你爲甚麼躲開呢？」

她對着他抬起來她那蒼白簾膜的眼睛，隨後低了頭回答：

「你知道那個……」

維尼胥過於高興，出不來氣，不能明白向她表示他所感受的。並且他自己也不明白那個。但是他覺得同她在一塊兒，有一種新的美麗，表現在世界上，不止是一個雕像，並且是一個靈魂。

以後他捉着她的手，很靜默的；他看着她，帶着一種入了幻想的神氣，並且他反覆說她的名字，好像要靠準他又找着她，他在她的旁邊一樣。

「黎基！黎基！」

他歸結去問她，在她的靈魂裏面所經過的。她自認當她在歐呂斯家裏的時候，她已經愛他。並且如果他從巴拉丹把她引回到他們家裏，她要使他知道她的愛情，並且要試着去平復他們的怒氣。

維尼肯說：「當達斯的保羅，把你們的真理教訓了我的時候，我要請他給
我行洗禮。並且我要回羅馬。當歐呂斯回到城裏的那一天，我要再得他的友
誼。以後就沒有障礙物了。在那個時候，我要去取你，並且我要把你安頓在我
的家裏，呵很親愛的！很親愛的！」

黎基抬起她那放光的眼睛，並且回答：

「在那個時候，我要說：『你，加于斯，你，將來在甚麼地方，我，加亞，也在那裏。』」

譯者注：Catus 是維尼肯的名字，Cata 是她這樣說的陰類羅馬的人，從夫名所以。

他們站在一棵側柏樹下，在那個房門前面，黎基靠着樹身，至於維尼肯用
一種發顫的聲音說：

「你派虞瑞斯去到歐呂斯的家裏，找着你的器具和你的那些玩具，搬到
我的家裏。」

她的面孔紅的好像玫瑰花，或者好像朝霞，回答說：

「習慣上不是那樣作的……」

「我知道，平常是那個婚禮伴娘在新娘的後面，帶着這些。但是你爲我這樣辦罷。我要把這些東西搬到我那昂霄的別墅裏邊，並且這些東西要同我說起你來。」

他合起手來，再說：

「朋波尼亞有一天要回來，爲我這樣辦罷，女神，這樣辦罷，很親愛的！」

黎基分辨說：「希望朋波尼亞照她的意見去辦。」她想着婚禮的伴娘，她的面色更發紅了。

但是米蓮在門前現出來，並且請他們去喫飯。他們坐在那些聖徒的中間。至于那位聖徒看着他們想入迷幻，從他們的身上，看作當他自己死後，繼續散播他們教義種子的一輩新人。

彼得撕開麪包，並爲牠祝福；在一切的面孔上面，都顯出端穆的神氣。一種

無限的幸福滿布了房子裏面。

保羅歸結轉過來向維尼肯說：「那麼你看，我們是不是生命和快樂的仇敵……」

維尼肯回答：

「我從來沒有過在你們中間的高興。」

就是這一晚晌，維尼肯回了家，到他的藏書室裏邊，寫信給黎基。

「我要當你睜開你那美麗的眼睛的時候，我的女神，你在这封信裏面得着一個晨安。所以，雖是明天我應該見你，今天晚上我給你寫這封信。該撒在兩天之後，要到昂霄去，並且我，哎呀！我無法將也要跟着他去。我已經對你說過，違命要把我的生命當成兒戲的，並且現在我沒去死的勇氣。但是如果你不要我去，你回我一個單獨的字，我就不去了：那麼把我的危險繞過去，就是俾東的事情了。在這個快樂的日子，我散些恩賞給我所有的奴隸，並且這

些伺候我二十年的人，明天要去見法官，去受解放。我的至愛，你應該稱贊我這件事，因為我覺得這件事與你所宣傳的教義相合；因為你，我纔這樣作去的。我要告訴他們說，他們的自由是你給他們的，好教他們讚揚你的名字。

『轉過來說，我自己，我要變成幸福的奴隸，並且是你的奴隸，並且我禱祝永遠不要受解放。昂霄是該挨罵的，黃銅鬍子的旅行是該挨罵的！三四倍的更高興，是沒有俾東那樣的博學：因為那麼我或者沒法子還要到阿改去。但是想起了你，就把分離的時候變成甘美了。每逢我將來能閒着的時候，我就跳上馬，一直跑到羅馬。爲的是要看見你，使我的眼睛歡樂，拿你的溫柔聲音，使我的耳朵痛快。當我不能殼來的時候，我要派一個奴隸，帶給你一封信，並且差他打聽你的新事。

『我向你致敬，我的女神，我投身向你的腳前。你不要惱怒我叫你作我的女神：如果你禁止我這樣叫，我就服從你；但是今天我還不能不這樣的說。我

從你將來的住所的門限上面向你致敬，我盡我的靈魂的全體，向你致敬。』

第九章

在羅馬城內。大家知道該撒要從俄第過，就去游覽，並且從那裏由海濱，去到昂霄。命令是前幾天下來的：所以從那天早晨起，在俄第門附近，好奇心就把大衆聚起來，那裏面有羅馬的賤民和全世界各國的人樣子。

該撒在旅行時間，習慣了攜帶所有他愛在裏面生活的物品，並且在最短的停留期間，他可以那些雕像和嵌花石叫人照家常的樣子裝飾起來。所以他那巡幸的時候，在護衛聯隊，隨從騎士和步兵團以外，他還要他僕人的全隊跟隨着他。

從黎明的時候，那些岡巴尼的牧人，引着五百隻牝驢，爲的是在明天裏白到昂霄的時候，她可以用牠們的乳去洗她那按日的澡。那些賤民在那渦轉的塵土裏面，很高興的去看那成千的大耳朵，慢慢的搖動，去聽那些鞭子的

響聲，和那些牧人的蠻野叫聲。

那些牝驢過了以後，一羣年輕的僕人在大路上撒水，爲的好打掃，並且撒布些花和些松鍼。晨光越加前進，大衆越變稠密了。

護衛軍裏面呂密底的騎士過去了；他們的黑色面容被他們的頭盔的反光照成金色，他們的矛尖好像些火燄放光……並且隊伍就起首過。

開頭前進的，是些車子。所帶的是些紅色，紫色，白色的帳篷，東方的地毯，器具，廚房的家伙，帶鳥的籠子，——這些鳥的腦髓和舌頭是應該在皇家筵席上面用的，——酒瓶，菓籃。但是在這些車上容易碰壞的物品，是些步行的人帶着的：有一隊的擔夫拿着殼蘭特的紫銅作成的些小雕像，別的一隊拿着厄土里的盆子，別的一隊拿着希臘的盆子，別的一隊拿着金銀作的盆子，或是些亞歷山大城的玻璃所作成的盆子。護衛軍，步兵和騎兵的小隊把擔夫的那些羣衆分開，並且在每一羣的裏邊，有些看管人帶着鉛條和鐵條作的鞭子，

監察着他們。這些奴隸的鹵簿很小心的帶着這些寶貴的物品，很像宗教裏面莊嚴的頌歌巡行。當衆人看見那些音樂的器具——三角琴，希臘的琵琶，希伯來或埃及的琵琶，五絃琴，頸帶小琴，十絃琴，笛子，喇叭，鐃，鈸——更要覺得相似了。

那些獅子和老虎，已經被敏捷的豢養人弄成了家畜。當奈龍想要摹倣丟尼索的時候，譯者注 Dionysos 是希臘人的酒神他用牠們當作負重的牲畜。現在關在隨後的車上。那些印度人和亞刺伯人用些有花朵包着的鐵韁繩，牽着牠們。至於這些野獸，用牠們那困乏的海水色眼睛四面來看。有幾次抬起牠們的大腦袋，吸收從這些人民發出的一種臭氣。

還有些皇帝家的車子，轎子，唯一的由意大利志願兵組成的保衛隊的一小隊，一羣的漂亮奴隸，和些少年童子，並且不久該撒也到了。

聖徒彼得得想看奈龍，在人羣裏面，同着那個用厚紗蒙面的黎基和虞瑞斯。

這個人的膂力對於這個少女貢獻一種確實的保護。這個黎基人取了一個建築色奈斯神壇用的石塊，給那位聖徒拿來，請他站在上面，更容易看見那些隊伍。譯者的注：C. 是希臘人的稱稱之神

大衆起先低聲議論，反對虞瑞斯，因為他好像一隻船，衝破了他們的波浪；但是他一個人提起這塊石頭，是在這一羣人裏面最有力的四個人儘他們的全力也不能搖動的。當那個時候，大家又鼓掌稱贊他。

在那六隻伊杜麥的駿馬所拉的敞車上面，沒有一個別的人，只有兩個怪狀的矮人，在他的腳下，這就是該撒了。

他穿着一件白色披衫，和一件把他那面容映成藍色的紫色外衣。從他離開了那布以後，很顯著的長肥了。一個雙層的下頷，把他的面容變寬，甚至於他那嘴唇本來是太近鼻子的，現在好像開在鼻孔下面。他那粗大的頰項，在絹布裏面藏着，時時用他那肥脹的手，去整理牠。他的手上有紅黃色的毛，把

他的手腕作成像血色的癢紋，他不叫人拔他那手上的毛，因為人家告訴他說，結果是手指顫動，要妨害他彈琵琶。一種不可計量的虛榮心，同一種困倦和煩悶，鑄刻在他的面容上面。他這個人的全體，同時是可怕，又可笑的。

「大家叫喊：敬禮，神聖！敬禮，戰勝人！敬禮，不可比擬的！阿鮑龍譯者注 Amphion 是希臘人的

太陽的兒子！阿波隆，敬禮！」他就微笑。但是有些人，並不知道他們的笑話能

成了預言，常常的用一種：『黃銅鬍子……黃銅鬍子！你把你那像火燄的鬍

子拿到那裏去了？你怕牠燒了羅馬城麼？』截斷全體的喝采。

該撒對於這些呼喚不很惱恨，因為他現在沒有留着鬍子。他已經把牠獻

給加彼度的茹比德了。譯者注羅馬人在羅馬城內 Capitoliu 小山上 建築一坐砲台並茹比德廟叫牠作 Capitolu但是還有

些不認識的人，在那些石頭堆的後面，在那些廟台子的後面，嗥叫起來：『弑

母的人俄來特！阿克蒙！』別的人還叫：『歐克達維維在那裏？把你的紅色外衣

歸還了罷！』奈龍的靈敏耳朵，也聽見了這些辱罵。他就把他那磨光了的碧

玉眼鏡拿近眼睛，好像要尋找，並且記着那些辱罵的人。那樣他看見那位聖徒站在石塊上面。

這兩個人的眼光，在這茫昧的一分鐘，互相交注。兩個全世界的主人面對面了，這一個好像一個帶血的夢，就要磨滅下去，至於那一個，那個穿着粗羊毛衣服的的老人，他將要領有全世界和這個城直到無限的世紀。

該撒過去了。在他的後面，立時現出來八個非洲人，擡起一個精美的轎子，裏頭坐着人民憎惡的哀白。她也像奈龍，穿着紫衣，敷了脂粉，沈思的和不動的。跟隨她的有全宮庭的兩性奴僕和一行的車子，運載她那些衣服，同妝飾她那些美貌的器具。

該撒親信人的行列來了的時候，太陽離了天頂已經多時了；隨從騎士的鹵簿展開了，好像變光的蛇。當俾東的轎子走過的時候，公衆很美意的微笑；第節蘭時從他的車上站起來，並且伸開頭項，看該撒是不是有一種記號來

呼喚他。大眾在那裏致敬。在這羣裏，有不少空腹的可憐人；但是這種觀覽物，只能鼓舞起來他們的貪望；牠也把那個威力的，和全世界所崇敬之羅馬的——不能傷犯的——驕傲情感給與他們。

維尼皆在鹵簿的末尾。他先看見了那位聖徒和他那不期而至的黎基，就從他的車上跳起來：

「你來了？我不知道怎麼樣的謝你，哦黎基！上帝不能給我更好的預兆了。希望你受福。我要向你說憑神降福。但是還等一小會兒。在我的路上，我要安上巴特馬的驛報，並且我每次有閒暇的日子，就到你的跟前，一直到得了允許回來的時候。再見！」

黎基回答：「再見，馬舉，希望基督引導你，並且對於保羅聖徒的話，啟發你的靈魂。」

「我的寶庫，希望就照你所說的辦！保羅更喜歡在我們這些人裏面行走；

但是他同我在一塊兒，他將來作我的師長，並我的朋友。你掀開你的面網罷，你，我惟一的快樂，爲的是我在啓行以前，還可以瞻仰你。你爲甚麼這樣的藏着？」

她掀開了她的面網，現出來她那發光的面孔，和可讚美的兩眼的光輝，她問：

「這不好麼？」

她的微笑帶着一點小女孩子輕佻的神氣。維尼胥看着她，入了迷幻的境地，並且回答：

「這對於我的眼睛是不好，他要只看着你，一直到死的時候。」

並且在那些賤民驚駭的底下，那個有名的隨從騎士，把他的嘴唇放在那個卑下的少女的兩手上。

「憑神降福……」

他迅速的過去，因為該撒的護衛已經前進了。聖徒彼得用一個看不出來的十字記號替他祝福。

第十章

虞瑞斯在那個雨水儲蓄所裏面吸水，一面拔那繫在繩上的雙餅，一面微聲唱一個黎基的歌曲。他那因為快活就發光的雙眼，瞻仰着黎基和維尼霄的影像，在黎努斯的花園的那些側柏中間。一種金色和百合色的燦爛慢慢的佈滿天上。在那個晚晌的肅靜中間，他們互拉着手談話。

黎基問道：「馬舉，你離了昂霄，該撒並不知道，你不至於遇着一點討厭的事情麼？」

維尼霄回答：「一點不至於，我的愛情，該撒已經通知他要同德卜諾在屋子裏面關兩天，作些新歌曲。再說當我在你的跟前並且看着你的時候，該撒對於我有甚麼重要，我所崇拜的人，我的寶庫。」

「我早知道你要來。有兩次虞瑞斯，因為我的祈求，跑到加林打聽你的新聞。黎努斯嘲笑我，虞瑞斯也跟着嘲笑。」

果然很可以看出來她等着他的，因為她不像平常的時候穿着暗色的衣服，她現在穿一件細布的白衫子，她的肩臂和頭顱在那衫子頂上浮出來好像雪裏面的蓮馨花。幾朵玫瑰色的白頭翁花妝飾着她的頭髮。

維尼肯用他的嘴唇，緊靠着他所摯愛人的手；他們坐在一根石頭樑子上面，在開花的野薔薇中間。

維尼肯低聲的說：「甚麼樣的肅靜，並且世界是怎麼樣的美麗！我覺着快樂好像在我這一生從來所沒有的。你對我說，黎基，這些是從那裏來的？」

她把她那嬌嫩的面孔，倚在那個少年的肩臂上面：

「我所摯愛的馬舉。」

她不能再多說了。快樂，感激，和現在她有權利愛他的確證，使她的雙眼裏

面填滿了淚珠。維尼胥緊抱着她靠住他自己。

他低聲的說：

「我所愛的馬舉。」

他們重新靜默起來。那個花園由初出的月光照着，起首變成銀色。維尼

胥歸結說：

「我知道。……當我剛進來，剛用嘴接你那親愛的雙手的時候，我在你的眼睛裏面看見了這個問題：『我所宣揚的教義滲入你的心中了麼？』你受了洗禮麼？』我還沒有受洗禮，但是你看因為甚麼，我的花：這是因為保羅曾對我說：『我使你相信了上帝曾來到地上，並且爲人類的幸福任人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但是在恩惠的源泉地方使你清潔，那是彼得的事，因為他是給你祝福的第一個人。』並且以前我要你，我的寶庫，當我受洗禮的時候，你在那裏，並且朋波尼亞當我的母親。所以我雖然信仰我們的救世主和他那溫和

的教義，我還沒有受洗禮。」

黎基把她那藍色的眼睛沈沒到他的眼睛裏面，她的眼睛在那個月光底下，好像些神祕的和露溼的花。

在一個靜默的時候以後，維尼雷用一種氣被堵塞和發顫的聲音說道：「你將來是我的靈魂的靈魂，並且是我頂寶貴的東西。我們的心由合一的聲音跳躍。你說一句話，並且我們要離開羅馬，住到遠方。」

她的頭倚在她那未婚夫的臂上，回答：

「好，馬基，你給我說過西昔里島。那些歐呂斯，也想在西昔里島過他們的暮年。」

「是的，我所心愛的人。我們的地方互相接聯着。這是一個美妙的海濱，在那裏，氣候比在羅馬更溫和些，夜間比在羅馬更安靜……在那裏，生活和幸福簡直變成一個了。」

他們兩個看着將來全很靜默的。他摟抱着她，愈抱愈緊。在那個可憐的作工人衆所住的區域裏面，一切都睡着了。

「我將要見朋波尼亞麼？」

「是的，我的摯愛。我們將來請他們到我們的別墅裏面，或者我們到他們家裏去。你願意我們找着彼得聖徒同我們在一塊兒麼？他是被那年紀和那些困乏壓倒了。保羅也要來看我們。他將使歐呂斯，卜勞胥斯改教，並且好像些兵，我們將要建立一個殖民地，——一個基督教徒的殖民地。」

黎基說：「我愛你。」

他把他的嘴唇倚在那個少女的手上。一會兒，他們祇聽見他們心中的跳動。也沒有微風；那些側柏不動，也不響。

這個寂靜，忽然由一種很深並且好像從地底下出來底吼聲擾亂。黎基駭得戰慄起來。

維尼胥說：「這是些獅子在那些畜獸場 Vivaria 裏面吼叫。」

他們側着耳朵去聽。對於第一吼聲，答應着第二聲，第三聲，第十聲……在城裏面有時候有幾千的獅子在各細砂場的囚籠裏面，並且常是夜間，牠們來把他們那愁慘的鼻端靠在欄子上面。這是他們對於沙漠和自由的歸思病，現在使牠們發出這樣動作。那些聲音在那個靜默的夜間互相應答着，把那個城填滿了吼聲。黎基聽見這些聲音，她的心由一種無理由的恐懼緊束着。

維尼胥用他的兩臂圍繞着她：

「一點不要害怕，摯愛。那些馬戲期近了，所以一切的畜獸場全填滿了。」他們由那些獸類越來越可怕的聲音伴着，進到黎努斯那個小屋裏面。

第十一章

在昂霄，俾東差不多每天戰勝同他爭該撒的寵幸的那些隨從騎士。第節

蘭的勢力全被他推倒了。在羅馬，如果要斬除好像有危險的人，搶奪他們的財產，商議政治的事情，陰謀些提案，或者滿足該撒怪異的縱恣，當那些時候，第節蘭是個少不了的人物。但是在昂霄，該撒用希臘的生活去生活。從早晨到晚上，大家念些詩句，並且大家討論牠們的作法，大家忙着音樂，戲曲，希臘的天才所發明出來使人生更加美麗一切事物。在這些條件裏面，俾東比起第節蘭和別的隨從騎士是無從比擬的。有學問，有急智，有辨才，富有巧妙思想，是應該有無上勢力的。該撒尋他來作伴，對於他的意見很挂慮的；向他領教，並且向他證明出來一種活潑的友誼。所有親近的人都覺得他的權勢是固定的。

俾東帶着他所習慣的懶慢神氣，好像一點也不重視他的重要地位；他總是有急智並懷疑的；那些人常覺得他嘲笑他們，嘲笑他自己，嘲笑該撒，嘲笑全世界。有幾次他敢當面評論該撒，並且當人家斷定他是已經失敗了的時

候，他忽然把他的評論調理好了，以至於這個評論反轉過來對於他有利益。並且使他的幸運更加鞏固起來……

該撒把他那突瓦戰詩的一段念給他的親近們。當他念完和他們狂喜的聲響動起來的時候，俾東因為該撒拿眼光問他，就說：

「頂好是拋在火裏，這些詩句……」

聽衆都嚇得變成石像了。

人人覺得他自己的心驚懼的緊束起來了。果然奈龍永遠沒有從無論何人的口裏，聽見過這種判定。第節蘭歡喜非常；維尼胥變成了蒼白色，想着俾東從來沒有醉過，這一次却喝的太多了。

該撒用一種甜蜜的聲音，因為他的自愛心受了傷，他的懷恨就在那聲音裏面顫動起來：

奈龍說：「你在這個裏面找出來些甚麼壞處？」

那麼俾東指着那些親近說：

「不要相信他們，他們甚麼全沒有聽着。你問我在這些詩句裏面的壞處，如果你要真話，就是這樣：這些詩如果是威爾維 Virgile 的，那是好的，是俄維 Ovide 的，也是好的，以至於荷馬 Homere 的，也是好的，但是在你就不好的了。你沒有權利來做這些詩。你所描寫的這個大火是光燄不足，火燃燒的不強烈。不要去聽呂干的諂諛。像這樣的詩，如果是他作的，我要承認他的天才；在你却是不然，因為你比他們是更偉大的。大家有權利向那位全受了諸神福佑的人，要求更好的東西。但是你對着懶惰就讓了步。午飯以後，當你應該不間斷用功的時候，你又睡午覺了。對着你這個能產生一個著作把一切全壓倒的人，我就當面對你說：『去做些更好的詩。』」

他說着好像不重視他的話，嘲弄和譴責全都合在一處，但是該撒的眼睛喜歡的變溼了。

「諸神給了我些技能，但是他們所給我的比我現在所有的還要多些；一個真識者，並且是一個朋友，祇有他一人，當面會說真話。」

該撒說着這些話，就伸出他那有紅黃色毛的手，向着一個金燭台，從德爾斐劫掠所得的——來燒他的那些詩句。

但是在火燄觸接着蘆紙以前，俾東向他扯了過來。

他說：「不，不，對你縱然不配，這些詩句是留於人類全體的。把這些給我留下。」

「那麼你要允許我把這些送給你，放在一個我自己出的樣子所作成的小箱裏面；」該撒回答着，並且摟抱俾東向他的胸前。並且他再說：

「是的，你說的有理。我的突瓦是一種沒有力量的火燒着了。原來我却想着，如果我能和荷馬一樣也就够了。但是你開了我的眼睛，並且你知道你所責備我的，是從甚麼地方來的麼？當一個雕刻師要創造一個神像，他總要

尋找，並且找出一個樣子，至於我，我沒有樣子：我從來沒看見點着火的城。」

有一個時候的寂靜，歸結第節蘭用這些話把他攪亂：

「我已經繪德說過這個，該撒，你就發命令，我就把昂霄點起。或者如果你愛惜這些別墅和這坐離宮，我可以把在歐底的那些船隻燒起來；或者我教人在亞爾版山上，建築一個木城，你將來自己在那裏放起火來。你願意麼？」

奈龍用一種蔑視和沈重的眼光看他。

「我，我看些冒煙的木屋子！你的小腦變成角質了，第節蘭。並且另外我看出來，你不大敬重我的技能和我的突瓦戰詩，因為你判定這些不配有更大的犧牲。」

第節蘭的顏面變成蒼白色。奈龍好像要換談論，又說：

「你看是夏天了。羅馬現在的氣味，應該很壞……但是因為那些夏季的遊戲，總需要回到那裏去。」

第節蘭突然說：

「該撒，當你將來打發過了那些侍從的時候，你要允許我獨自一個留下一時同你在一塊兒。」

一點鐘以後，維尼行同着俾東從那個皇家別墅裏面回來。

他說：「你教我有一會兒很害怕。我那時候想你醉了並且失敗的沒希望了。你不要忘了你拿死作遊戲。」

俾東很懶慢的回答：「那裏就是我的細沙場，並且我很高幸看出我是一個好劍師。我的勢力今天晚晌更長大了。如果我一定來做，我能把第節蘭打下台來，並且取他那護衛軍總督的位置。那麼我可以把黃銅鬍子自己拿在我的手中。但是那就要有太多的勞慮，我還是高幸我所過的生活，——就是需要聽該撒的那些詩句也沒有甚麼。」

第十二章

奈龍要頌美西布爾島的皇后，譯者注 皇后就是 Cypris 的 Venus的演奏並詠唱一首神歌。這首神歌的詩和音樂是用他的作法做成的。那一天他出了很多的聲音，他覺得他的音樂可以引聽衆入了迷幻；這種確信在他的歌唱上面加了這樣的氣力，並且這樣痛快的蕩搖他的靈魂：以至於他好像有神附體一般。到末了，因爲一種誠實的情緒，他就變成蒼白色。無疑的這是頭一次他不願意聽那些聽衆的頌美。有一會兒他總在坐着，兩手扶在那個十絃琴的上面，頭顱斜倚着，嗣後他忽然起來，並且說：

「我困乏了，並且我需要空氣。希望你們調理那個十絃琴。」

他用絲製的絹布圍起頸來。轉身向着坐在那個廳內一隅的俾東和維尼胥說：「同我來，你，維尼胥，把胳膊給我，因爲我缺乏了氣力；至於俾東，他將同我談論音樂。」

現在他們坐在那離宮的舖着白石和塗飾薩佛朗（Saffron）粉的台上。

奈龍說：「這裏呼吸的較好一點，我的靈魂是攪亂了，並且憂鬱，縱然我覺得拿我用試演的名義給你們唱的東西，我可以在大眾面前露布出來，並且這要是羅馬人從來沒得過的勝利。」

俾東回答：「你很可以在這裏，在羅馬，和在亞改露布出來。我用了我的心的全體和靈魂的全體來讚賞你，神聖。」

「我知道這個，你太懶了，不肯禁制着你的讚美。並且你很誠實，好像突呂塞奈松；但是你在這頂上認識自己比他強些。」

他們不說話了，並且有一會兒，他們那散步的寂靜止有在他們的步下那薩佛朗的微音來攪亂牠。

奈龍歸結說：「至於我，你聽見了麼？我全體是一個美術家，並且因為那音樂能在那無邊的地方，給我開些不能言傳的遠景，我對於羣神有探求這個無邊地方的義務。那麼要想得羣神的允許，踐踏歐林坡的地方，我不應該作

些驚奇的可以贖罪的事情麼？人家說我瘋了。不對，我並不瘋，我找尋……」

他把他的嘴唇接近俾東的耳朵，並且聲音很低，使維尼肯聽不着：

「在那個不認識的世界的門前，我會要作一個人所能作的頂大的犧牲……我的母親，我的妻室……他們就是因為這個夭折……但是我的犧牲還不穀。想要蒼穹的那些門半開起來，應該有更尊嚴的犧牲。希望那些神言的意思能作出來！」

「你的計畫是甚麼呢？」

「你將來就看到，你將來就看到，並且比你所想的還要早。在這個空兒，你總要知道有兩個奈龍：一個是衆人所認識的，至於那一個，美術家，只有你一個認識，他殺戮就像那個死神，並且有些回就同巴居斯一樣的發狂。譯者注
Isachius

是羅馬人——但是因為他討厭那些應行剷滅的東西，他們的污賤和傲慢。阿！譯者注
Isachius

當我消滅了的時候，那生活要怎麼樣的無味……頂高的權柄和天才，屬於

一個人，是甚麼樣的重擔子！」

「我的心的全體對於你的困苦，起些同感，該撒，並且就是那個地球，就是那些海水也要起同感，——不必算維尼胥，他在他那靈魂的深微地方，對於你有一種的像宗教一般的崇敬。」

奈龍說：「他也總是我所很親愛的，雖然他伺候那個瑪爾斯，並不伺候那

些

米斯。

譯者注

Muse 是他們的文藝神

是羅馬人的戰

神

神

俾東分辨說：「最重要的他是阿弗婁底特的僕人。」譯者注 Venus 的希臘文名字

他猛然決定安排他那外甥的事情。

他說：「他是戀愛的人，就好像突意侶戀愛哥來西達一樣，你允許他，貴人，回羅馬去罷；如其不然，在這裏他在我的眼睛底下要消瘦起來。你曉得你所給我那個黎基的抵押品又被找着了麼？我以後沒對你說這件事情，因為你正作你的神歌，那是比一切都要緊的事。維尼胥被她的德性誘惑着了，並且

想娶那個美女。她是屬於王室的統系；那麼他將來並不算墮落。但是他很有軍人的性質，嘆息，愁倦，叫苦，並且等着他那皇帝的允許。」

「皇帝並不選擇他那些兵士的妻室。他需要我甚麼樣的允許？」

「我會對你說了這個，貴人，他專心事你好像宗教的崇敬一般。」

「那樣！我允許他！這是一個美麗的女子，但是兩膀太窄了。」

他轉過來面向着維尼胥：

「你愛她就像俾東所說的麼？」

「是的，我愛她，貴人。」

「那樣！我命令你從明天起去到羅馬，娶了她，並且直到帶了結婚的指環以後，再來我的面前。」

「多謝，貴人：從我的心坎和靈魂的深處多謝！」

該撒說：「使人家有幸福是怎麼樣舒服的事情！我很想沒有其他的職務。」

俾東說：「你再給我們一種恩惠罷，神聖，並且在那中宮的面前表示你的意志。維尼肯不敢娶一個中宮對她有仇怨的女人；但是你，貴人，宣布你命令這樣作，你一句話就要解釋了一切的成見。」

該撒說：「我甚麼也不能拒絕你們，也不能拒絕你，也不能拒絕維尼肯。」對着這些事，他回到那個別墅裏面，他們跟隨着他，心中對於這樣成功是很痛快的。

在過廳裏面，那個年輕的邁瓦和突呂塞奈松用他們的多話娛悅那位中宮。

德卜諾和底吐爾調理那些十絃琴。該撒進來坐在嵌貝飾的一個坐位上面，並且對着一個年輕的希臘小臣的耳朵上低聲說了幾句話，以後他就等着。

那個小臣不久就回來，帶着一個金製的小箱。奈龍在那裏面選出一件大

貓眼石製成的頸圈。

他說：「你看對於今天晚晌很相稱的珍寶。」

莫白斷定那個頸圈是要給她的，就贊成說：「這些珍寶的彩色變換，好像那黎明的使者。」

有一會兒，該撒拿着那些發虹光的石頭玩。

他又說：「維尼胥，你將來用我的名義，把這個頸圈獻給我命令你所娶的那個黎基的公主。」

莫白的眼光，帶着憤怒和驚駭的神氣，從該撒身上轉到維尼胥身上；歸結注到俾東的身上。但是俾東很懶的歪着，用手去壓一個三角琴的木質，好像他要細心的研究那個曲折一樣。

維尼胥表示他對於那個頸圈的感謝以後，走近俾東：

「從你今天對我所作的事情，我的感恩怎麼樣給你表示出來？」

「希望那命運神對你們總是優待的！但是等一等：你看該撒又拿起那個頸帶小琴來了。停止你的呼吸，聽着，並且露出些哭泣來。」

奈龍果然站起來，手裏拿着那個頸帶小琴，眼望着天。在那個大廳裏面，談話止着了；一切的聽衆總是不動，好像變成石頭一樣。祇有德卜諾和底杜爾兩個應該隨着該撒，他們時而這個向着那個轉頭，時而向着該撒，等着那個歌的頭一節調子。

忽然在那廊下，大家聽着一陣喧嘩，和些喊叫；那個門帳掀起來了，並且看見皇帝已解放的奴隸法翁，執政黎西努在牠的後面。

奈龍皺皺他的眉毛。

法翁用一種帶着喘息的聲音說：「饒恕，神聖的皇帝，羅馬燒起來了。那個城的最大部分是在火燄裏面了……」

在坐的人全猛然站起來。奈龍放下那個頸帶小琴，並且大叫：

「羣神……那麼我要看見一坐然着火燄的城，並且我要把我的突瓦戰
詩作完。」

以後他轉過頭來向着那個執政。

「立時動身，我到的時候還可以看見那個大火麼？」

那個總理蒼白的好像一塊白布，回答：「貴人，那個城止算一個火燄的大
洋，那烟氣教那些居民出不來氣，他們氣閉跌倒或者瘋了跑到火裏面去。羅
馬是喪失了，貴人！」

有一種的寂靜，維尼胥的呼聲把牠攪亂：

「我的不幸，不幸！」

並且那個少年扔上他的外衣，跳出離宮外面。

奈龍舉起他的胳膊向着天，並且大叫：

「你的不幸，普里研的神聖都市……」
譯者注：Prinon 就是 Foie 的國王
的都城被希臘人用火焚掉

第三篇

第一章

維尼肯命令幾個奴隸跟隨着他，立時就跳上馬，在那些黑暗的中間，穿過昂霄那些荒涼的街道，照着婁朗德的方向飛跑。他那沒帶帽子的頭顱躺到馬頸上；他止穿一件被衫前去，也不看他的面前，也不留神那些障礙物。

伊杜麥的牡馬，好像一隻箭的飛奔。馬蹄在鋪石上的聲音，這裏和那裏，把些狗喚醒。他們用他們的吠聲，來送那個像鬼魅的表現，以後就在月下狂哮。那些跟着維尼肯後面奔馳的奴隸，在那些比較慢得多的馬上就隔離開了。他一個人穿過睡着的婁朗德，繞過阿爾德的旁邊，在那裏，在阿里西，在鮑畢拉，和在烏里諾，同樣的他曾安置的有驛馬。

在阿爾德那邊，他覺得北方印着紅色。這也或者是曉光，因為夜已完了。——這是七月。但是維尼肯不能自禁，發一個紀望和發狂的呼聲，因為他想着這

要是大火的光燄。他總記着黎西努的話：『那個城止算一個火燄的大洋。』並且有一會兒他覺着要發瘋，因為他救黎基一切的希望全失掉了，並且在羅馬變成灰燼以前，到了城門的希望，也都失掉。他的想像好像一種不祥的黑馬羣飛到他的前面去了。他不知道火在那個區域起來的，但是他擬想那唐德衛同牠那些密接的房子，木材的堆集，和賣奴隸的輕脆屋子，應該起頭就被火焰所吞食。

好像一個電光，維尼肯忽然記憶起來虞瑞斯和他的偉大氣力，但是對於大火的破壞勢力，一個人或一個『長狄』能怎麼樣呢？從有些年起，人家傳說成千成百的奴隸，夢想斯巴達舉的時代，譯者注 Spartane 是些背叛奴隸的首領爲帥二一七二年於紀元七十二年殺並且止要等着機會，就拿起兵器來反對他們的壓迫人和城市。眼看着這個機會到了。那個大火的光燄或者就照着殺戮和內亂。

維尼肯更猛烈的鞭擊他的馬；阿里西的白牆垣，當羅馬的半路上，趁着月

光，在他的面前閃爍。

過了阿里西路，從一個斗坡上去，地平線全隱住了。但是維尼胥知道到了頂巔，——阿爾巴諾在那後面，——他不但要看着鮑畢拉和烏里諾，在那裏有馬等着，他也可以看着羅馬：在阿爾巴諾那邊，順着阿卜納路的旁邊，就是剛巴尼的平野。

他想着：『從那頂上我要看着火燄了。』並且重新鞭那個馬。

那個時候，黑夜對於曉日讓步了，並且在周圍一切的高處，有些玫瑰色和金色的反射，這是清晨初放的光明，人也可以把牠當作大火的光輝。維尼胥趕緊到了頂巔……那個時候，他看見了。

那個山谷由惟一的雲塊蓋着；在這塊低伏的雲彩肚裏，那些城，水道，房子，樹木，看不見了；甚麼全沒有，止有一種灰色和不動的烟，平闊漫布。在那烟的盡頭，那個城坐在牠的些小山上面燃燒。

但是那個大火，不像當一個建築物單獨燃燒的時候，成了一個火柱子的樣子。這寧可以說牠像一種長寬的火帶。在那頂上，有一層像城垣的烟氣：這裏是黑的，那裏是染着玫瑰色或血色，叢集，腫脹，濃厚，並且自行卷舒。這個火的寬邊子，同這個烟氣的城垣，把地平線封着，好像一個樹木的圍帶。人也看着不着那些小松山了。

在阿爾巴諾，差不多一切的人民，全在那些房頂上和樹上，去望羅馬。維尼胥過了那裏，又鎮靜了精神。在虞瑞斯和黎努斯以外，還有聖徒彼得照拂黎基。自從彼得爲他的愛情祝福，並且把黎基許他的時候，這個女人不能死亡到火燄裏邊。在到烏里諾以前，因爲路上有了阻礙，他不得已的慢一點跑。在那些步行的並且在背上負着衣服的人的旁邊，他看見些裝行李的馬，騾，小車，轎子。在這種喧噪的中間，很難得一種消息。維尼胥所問的人，一言不答，或者向着他舉起那驚駭瘋了的眼睛，說那個城是要完了，並且那世界也要同

完了。從羅馬時時匯集些男人，女人，小孩子的新羣，把那種混亂和擾攘，更加甚起來。

各種國籍的奴隸和劍師，已經起首搶劫人家，並且和那些保護居民的兵士衝突。

第一章

烏里諾，和牠那一切的亂雜，對於在那坐城裏面所經過的事情，止可以給一個不明了的小影。

甚麼東西，全不算了，也不計那法律的尊嚴，也不計那些公家職務的威信，也不計那家庭的約束，也不計那些階級的區別。有些奴隸毆擊公民；成羣的劍師在昂鮑廖姆偷出些酒，喝醉了，在那些十字路口上威嚇人，推擠那些基里特人，踐踏他們，剝掠他們。很多要被賣的野蠻人從他們的木屋子裏面逃走。他們覺得那個城的大火，表明奴隸制度的終了和報復的時期；並且當那

些有定居的人民，很失望的伸着胳膊向諸神乞救的時候，他們就去攻擊他們，把他們的囊橐搶空。這些由亞洲人，斐洲人，希臘人，突拉斯人，日耳曼人和布來達尼人所組成的民衆報復這許多年的奴視，並且用全世界的土話來發洩他們的怒氣。

維尼胥曉得現在應該照着烏里諾的方向轉回，離開阿卜諾路，在那個城的下流過河，並且到了海口路，就可以一直到唐德衛去。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手裏需要拿着劍來開路，至於維尼胥沒有兵器。

但是在水星泉附近，他看見一個百夫長領着幾個禁衛軍，守衛着那個廟的圍牆過路。維尼胥就命令這個軍官來跟着他。這個百夫長認識他是保民官和隨從騎士，不敢拒絕他。

在許多諍諍以後，並且跳過些板箱，木桶，貴重器皿，廚房傢俱，牀榻，小車，手車的柵子，維尼胥和他那些禁衛軍才把那些喧噪離開了。從些逃人的口中，

他聽說唐德衛地方只有幾道小街，被火闖進，但是無疑義的無論甚麼不能逃脫那個暴烈的大火，因為有些人故意來蔓延牠，並且不許人家弄滅牠，說這是照着命令辦的。那個少年的保民官此後對於該撒命人焚毀羅馬的一件事，沒有一點疑惑了。

那樣他就順着海口路，直到唐德衛去。

唐德衛充滿了烟氣和羣衆，在那裏面開一條路是更艱難的，因為那些人有的時候比較多一點，他們就要拿去並救出來更多的東西。跟隨維尼胥的那些禁衛軍，留到後面去了。在這種混亂裏面，他的馬，頭上被錘子打了一下，受了傷，前足立起，不聽號令。人家從他那富麗的被衫認識他是一個隨從騎士，立時喊聲大振：『治死了奈龍和他那些放火人！』幾百條胳膊全向着維尼胥伸起，來脅迫他。但是他那害怕的馬，踐踏開這些攻擊人，把他駝到更遠的地方。維尼胥看着不能同他的馬過去，就下到地面上。他跑。他溜着牆根，

並且有幾次等那成羣的逃人過到他前面去。他想着他這種盡力是迷幻的。黎基或者不在那坐城裏面，逃出去了；在大海邊上找着一根針比在這種亂雜裏面找着那個少女還容易些。但是就是拼命他也要到黎努斯的房子那裏。他時時停着並且揉他的眼睛；他撕開他那被衫的下垂，蓋着他的鼻子和嘴，重往前跑。他愈近那個河邊，熱氣愈覺得可怕。

維尼胥想起來黎努斯房子的外面有一個花園圍着，在那花園後面，底布河邊上，有一塊不很大的空地，沒有建築物。想到這裏，他又有了勇氣。那些火燄可以在那空地前面止住。帶着這種希望，雖然每一陣風不但帶來烟氣，並且有成千火星，可以把火帶到小街的那頭，並且可以截斷他的歸路，他還是向前跑。

縱然如此，他歸結穿過一層烟幕，看見了黎努斯那花園的側柏。在那塊亂地後面的那些房子，已經起了燄，好像一堆木頭，但是黎努斯的小孤島還沒

動着。維尼胥的目光對着上天感謝，並且，雖然那空氣也起頭來燒他，他向着那門跳去。那門是半開的：他把牠推開，跑進裏面去。

在那個小園裏面，沒有生活的人類，並且那個房子好像全荒涼起來。

「黎基！黎基！」

一種寂靜。在這種寂寥裏面，止聽着那個大火遠遠的吼聲。

「黎基！」

維尼胥跑進那屋子裏面。那個小內院很荒涼。他用手來找那個通着寢室的門。聽見一盞燈動搖的微燄，並且走進去看見那家神的房子裏面，有一個十字架來代那些神：在這個十字架底下，點着一支蠟燭。一個思想帶着電火的速度，從那個少年新基督教徒的腦筋經過：那個十字架送給他這個光明，可以幫助他找着黎基。那麼他拿着那個蠟燭，跑到那些寢室。在頭一間裏面，他打開戶帳，並且用蠟燭照着細看。

那裏也沒有一個人。但是維尼胥確信他找着黎基的寢室了，因為在牆上插的那些釘子上面，掛着她的些衣裳，並且在牀上放着裹肚和婦人所穿的可體衫子。維尼胥拿起那個裹肚，把他的嘴唇放在那頂上，並且把牠扔在他的臂上，接着向更遠的地方找尋。那所房子很小，很快的看徧一切的房間，以至於那些地窖子。到處沒一個人。黎基，黎努斯和虞瑞斯應該同那個區域的居民一樣，從奔逃上找他們的安寧。維尼胥想着：『應該在該個人羣裏面，在那些城門外面來找他們。』

那最後的時候到了。他不得已來想他自己的安寧。因為火燄的波浪，從那個島上來逼近了，並且烟氣的漩渦差不多全塞着那個小街了。一個氣流吹滅了他在那所房子裏面所用的蠟燭。維尼胥趕緊到街上，並且開始盡他的氣力向那海口路，照着他來的方向跑。那些火燄彷彿要追他，時而用烟雲來圍繞着他，時而用墜在他那頭髮上，頸項上，衣裳上的火星覆蓋着他。他的被

衫有好幾處慢慢的燃燒起來，但是他並不留神那個，並且恐怕呼吸被閉，接續着跑。在他的嘴裏面，有了烟和烟煤的氣味；他的咽喉和肺葉好像燃着。血在他的頭顱上面交注，以至於有時候他覺得甚麼東西全是紅的，就那烟也是紅的。那麼他想：『這火是轟馳的，不如隨便跌倒和死了罷！』那種轟馳使他疲乏了。他的頭顱，頸項和胳膊漲溢了汗，這汗彷彿滾水一般來燒他。如果沒有黎基的名字在思想裏面反復念維，如果沒有他用蓋嘴的那個褰肚，他要跌倒了。他認不出來他在那一條小街上。

他跑的好像一個醉漢，從街這邊蹣跚到那邊，……

一塊雲彩罩着那條街的出路。他想：『如果這是烟氣，我要過不去了。』他儘着他所賸下的氣力飛跑。在路上他扔掉起頭燒他的被衫，赤身的跑，在他的頭上，嘴上，止賸下黎基的褰肚。到了較近的地方，他認出來他剛纔當作烟氣的是像雲彩的塵土。有些人類的聲音和喊叫從那裏面出來。

他想：『劣等的人民劫掠那些人家。』

但是他還照着那些聲音的方向跑。無論怎麼說在那裏總算有人，他們可以來救他。帶着這種希望，他盡他所有的氣力來喊叫。但是這就是他最後的用力：那個紅幔子在他的眼前更紅了，他的肺葉裏面沒有空氣了。他就跌倒。縱然這樣，人家聽見他了，或者更可以說看見他了。有兩個人帶着些成葫蘆的水，跑過來。維尼肯用兩手捉着一個，喝了一半。

他說：多謝，「你們把我扶起來，我要獨自一個往更遠處去。」

別的一個作工人在他的頭上洒些水，並且他兩個把他向他們的同伴抬去。大家圍着他，問他受了太重的傷沒有。這樣的小心使維尼肯驚駭。

他問：「那麼你們是誰呢？」

一個作工人回答：「我們毀那些房子，使那火燄不至於到海口路。」

「你們救出我了。我多謝你們。」

有些聲音分辨說：人都應該幫助他附近的人。

那麼維尼胥從早晨止看着些酷暴的人羣毆擊和劫掠，現在他小心的看那些周圍他的面孔，並且說：

「你們應該被……基督的酬報。」

一切的聲音像合唱一般的喊叫：對於他那名字的榮光！

「黎努斯呢……」

但是他聽不着答辭，因為他的氣力衰耗盡了，失了知覺。當他甦醒過來的時候，他是在穀德當田中一個花園裏面，由些女人和男人圍起。他頭些句所能問的話就是：

「黎努斯在甚麼地方呢？」

起首沒有答辭；以後維尼胥所認識的一個聲音說：

「他在諾莽且門外，他到歐里亞諾去……有兩天了……希望你得和平，

波斯的國王。」

維尼肯起來，以後再坐下，很驚駭的看見基陸。

他問：「你看見他們了麼？」

「我看見他們了，貴人！……如果我能用一種好新聞來報答你那些恩惠，基督和一切的神都應當感謝的。但是神聖的歐西里，我要拿給那些相當的來報答你。我對着燒城的這些火燄起誓。」

在外面，晚色到了；但是在那個園子裏面，天還亮，因為那場大火還在加勁。這好像並不是那些單獨的區域燃燒，這是那全城，儘牠的長並且儘牠的寬燃燒起來。天是一望無際的紅，並且那夜間的陰影也紅。

第二章

人家把維尼肯抬到織工馬撒的房子裏面，他就洗滌他，給他些衣服，並且使他喫點東西。那個少年的保民官恢復了他的氣力，宣言他立刻要去尋找

黎努斯。馬撒是一個基督教徒，保證基隆的話，說黎努斯同那高等教士克來曼已經到歐里亞諾去了。在那個地方，彼得要給那一羣信徒施行洗禮。那一區的基督教徒知道黎努斯把他的房子託給一個加于斯看守，已經有兩天了。

基隆出主意從范地康田地，一直到弗拉米年門。他們將來從那裏過河，並且繼續着從城牆外面前進，在阿西呂斯園子的後面向着薩拉里亞門走去。維尼胥沈吟了一會兒，允許了這條路線。

馬撒，應該看守房子，給他們找了兩隻騾子，將來黎基的旅行可以用得着牠們。

一會兒工夫，維尼胥和基隆上了路，從惹尼舉小山向着凱旋路去。

過了色定門，他們順着河和多米霞的美麗園子，在那些無邊的側柏樹裏面行走。那個大火的反光，好像一個落日，照着牠們。

那路上是比較的自由了；大家對着那些匯向城裏的鄉下人的倒流，只有很稀少的爭鬪。維尼胥用腳後跟拍那匹牝騾。基隆很近的跟着他，自言自語。

維尼胥催他說：「那麼往前走！你在那裏作甚麼呢？」

基隆回答說：「我哭羅馬城，貴人。一個這樣像歐林坡的城！」

「當那大火起的時候你在那裏？」

「我走到我的朋友哀里胥的家裏，貴人，他在大馬戲場附近，有一個鋪子，並且我，恰好在那裏細想基督的教義，當那個時候，人家起首喊叫着救火。當那些火烟布滿了全馬戲場並且當牠們起首蔓延的時候，我很應當想着救我的肉皮。」

「你看見些人在房子裏邊拋擲火把麼？」

「甚麼我沒有看見，愛迺的孫子！我看見些人用劍在那個喧嚷裏而開出一條過道，我看見些戰鬥，並看見些人類的腸子在石路上面被腳躪碎。如果

你看見了這個，你要想起那些野蠻人的攻城和屠戮。圍繞着我的那些人，失望的嗥叫。但是我也看見些人高興的狂叫；因為世界上總有許多可惡的人，貴人，他們不能看出來你們那樣寬恕統治的價值，和那些公正的法律，按着那些法律，你們向一切的人，把一切的東西，都拿了來，你們自己要！那些人簡直不知道服從神們的意旨。」

維尼胥沈溺到反想裏面太深了，不能明白這些話的嘲弄。雖然他已經問了基隆所有他能殼看見的東西，他還轉身向着他。

「你會從你的親眼看見他們在歐里亞諾麼？」

「我看見他們，維努斯的兒子；我曾看見那個處女，那個良善的黎基人，聖黎努斯和那聖徒彼得。」

「在大火以前麼？」

「在大火以前，哦米塔！」

譯者注 Mithra 是太陽教裏面的一個神名

他們現在過了范地康的小山，在大火的微光裏面全是紅的。他們在諾馬西的後面，向右轉灣，因為他們要在范地康田地以後，走近河邊，過了那河，並且向着弗拉米年門走去。基隆忽然停止了他的牝驟。

「貴人，有一個意思！」

維尼胥說：「你說。」

「並沒有諷旨反對那些基督教徒，但是那些猶太人在城知事的面前告發他們搗死小孩子，供奉一隻驢，宣傳元老院沒有承認的一種教義。他們威嚇他們，並且用石子攻擊他們的房子，激烈到這步田地：那些基督教徒對着他們藏匿起來。」

「說到事情上來。」

「就是這樣：那些猶太教的教堂，在唐德衛是公然存在的，但是那些基督教徒却被強迫去祕密的祈禱；他們聚會到城外破壞的柵子裏面，或是在些

細砂場裏面。哦！這些唐德衛的人恰好選擇着那些石坑，——在裏面的石塊，就是用來建築奈龍的馬戲場的。——和那些順着河邊在惹尼舉和范地康中間的房子。城是燃燒着了，基督的那些信徒一定是正在祈禱。我們在地窖裏面，將要找着許多人。我勸你進裏面去，並且這是在我們路上的。」

維尼胥不耐煩的叫喊：「但是你會對我說黎努斯在歐里亞諾！」

「我到一切有機會找着那個少女的地方尋找她。我們將要在那個地窖裏面找着他們正在祈禱；在那最不利的時候，人家將要拿關於他們的事告訴我們。」

那個保民官下令：「你就引我去。」

基隆沒有疑惑，就向左轉，過了那個馬戲場，他們進在一個窄狹的過道裏面，在那裏是完全黑暗的了。但是在這個黑暗裏面，維尼胥分辨出來些閃爍提燈的羣衆。

基隆說：「他們就在那裏！」

維尼肯說：「這是真的！我聽見歌唱了。」

果然，一個聖歌的聲音從一個黑暗的凹凸裏面流布出來，並且這些提燈，一個一個的看不見了。但是從那些側面的過道裏面又繼續着走出些人影。維尼肯和基隆不久就被人羣環繞着了。基隆隨便的從他的牝騾溜下來，並且用一個記號叫住一個走近他們的幼童。

「我是基督的一個教士，並且是一個主教，小心着看我們的牝騾，你將要得我們的祝福，並且你的罪孽就贖回了。」

一會兒工夫，他們到了地窖裏面，並且隨着那些提燈的不定光線，從一個過道前進，一直到了一個寬闊的空窟。在那裏比着過道較明亮了，因為，在提燈和燭心以外，有些火把在那裏燒着。維尼肯看見一羣跪着的人，正在祈禱，但是也沒有黎基，也沒有聖徒彼得，也沒有黎努斯。那些面容反射出來一種

等待，驚慌，或是希望的神氣。光線在那些仰着望天的白眼裏面照出來。在那些像石灰的蒼白色額上有汗流着。有些人唱些神歌；有些人熱誠的反覆重念耶穌的名字；有些人捶自己的胸脯。全體等待一件立刻的和超越人類的
事情。

那個窟洞裏面忽然反射出來一種微弱的聲響；不久接着個第二聲，第三聲……在那個發燄的城裏面，有些街上滿街石灰作的房子倒榻了。那些大多數的基督教徒，覺得這種聲音，就是那個可怕的末日裁判一個確定的記號。那麼那個聚會被神聖的憤怒震駭着了。有多數的聲音反覆的說：「裁判的日子果然的，這就是了！」

一個更強大的聲音使那個窟室顫動；全體跌倒面向着地，胳膊作成十字，要用這個記號去防禦那些惡鬼。

在那個寂靜裏面，人家只聽見害怕人的喘氣；「耶穌！耶穌！耶穌！耶穌！」這裏和

那裏，有些小孩子哭起來。忽然一個安靜的聲揚高起來說：

「和平同你們在一塊兒！」

這是聖徒彼得，他來到窟洞裏面有一會兒工夫。

驚駭全消散了，好像牧人顯出來的時候羊羣的驚駭都消散了一樣。大家重新起來；最靠近的人，向他的兩膝親吻，好像在保護的兩翅下面尋找一個藏避處所。至於他，他在這個憂心的人羣上面伸着兩手。

彼得的言語，是羣衆的一個止痛劑。那個神聖的愛情，代替了神聖的憑怒，管領了這些靈魂。

大家從各方面叫喊：「我們是你的小羊。」許多人跪在他的腳前，說：「在災害的日子你千萬不要放棄了我們。」

維尼胥抓住那位聖徒的外套衣邊，並且低着頭哀懇他：

「你救我罷，貴人，我在大火裏面和亂嚷裏面尋找過她。那裏我也沒有找

着她，但是我確信你能把她還了我。……」
彼得拿手安放在維尼胥的頭上。並且說：

「你應該有信仰！並且來罷。」

第四章

那大火逼近了巴拉丹，第節蘭聚集起來禁衛軍的全力，一趟一趟的送信人去催促奈龍，爲的是報告他說那景象的壯麗，他將來一點全丟不了，因爲那大火還在增加。但是奈龍上了路，夜裏才願意到，因爲更可以使他的眼睛歎賞的入了沈幻。

歸結到半夜的光景，他看見城牆。他由他那無限的侍從跟隨着：侍臣，元老，隨從騎士，已解放的奴隸，奴隸，婦人和小孩子。一萬六千禁衛軍，順着大路排列成戰線，看視他進城的安寧。至於人民看見那些鹵簿，發出些咒罵，嗥叫並吹哨，但是不敢有一點狂暴的舉動。並且有些地方爆發出來些歡呼，那些人

原來甚麼全沒有，所以甚麼全沒喪失，並且預料着麥，油，衣服，銀錢的分給，比平素更要慷慨。但是那些怒聲，吹哨和歡呼，忽然被第節蘭所命吹的螺旋喇叭，喇叭等軍樂蓋着了。奈龍過了歐顛門，停住一會兒，並且高聲說道：

「沒有屋頂的人民，有沒有住所的元首，那麼夜裏我要把我的不幸的頭顱放在甚麼地方呢？」

他以後過了德爾斐坡，從一個特別收拾的台塔，上到阿卜水道的頂上；那些隨從騎士和那合奏的歌人，帶着些十絃琴和胡琴也上去了。

在一切人的胸口，呼吸都停住，等着奈龍所宣告的威嚴的言語。但是他，威重，靜默，停在那裏，大紅的外衣披在他的肩上，目光看着大火的狂怒。當德卜諾把胡琴遞給他的時候，他抬起眼睛向着帶火光的天，等着神來附體。

那些人民從遠處指着他們的皇帝，至於他，他被那由像血色的輝光沐浴着。在遠的地方，像長蛇的火燄吹噓和爆烈着，並且那些經歷世紀和神聖的

遺物也發了光燄。愛汪德所建造的赫舉的廟然着了，並有茹比德斯達多的廟，譯者注 茹比德是勒並有日神的廟，牠是塞維達侶以前的建築。並有努馬綑比侶的宮室，並有維達的神殿，同那些羅馬民族的家廟……穿過像鬣毛的火燄，人家有幾次瞥見那加彼度……羅馬的過去然着了……至於他，該撒，手裏拿一個胡琴，帶着悲劇家的面容，在那裏停着。他的思想簡直想不到那頹壞的祖國。他所想的不過是那做工和說白。這些就可以把那偉大的災禍，全恢復了。

該撒舉起他的兩手，並且拍着絃子，說出普里研的話來：

「我的那些祖先的窩巢，我的這樣親愛的搖牀……」

在大氣裏面，在那大火的爆發和那羣衆的吼聲以後，他的聲音好像很奇怪，並且那些胡琴的制音機叮噹的好像蟲類的噙鳴。但是那些元老，官吏和隨從騎士低着頭，啞靜的聽得入幻。他唱了很久的時候，並且他的聲

音漸漸的帶起悲慘。當他停唱轉換呼吸的時候，那些歌人合唱那末了的詩句；以後奈龍用阿里突呂所教給他的一種動作，把那悲苦的長袍扔在他的肩上，調和聲音並且歌唱起來。

那個神歌完了，他起首來『卽席賦詩，』在那個在他面前展舒的圖畫中間，找些偉大的比喻。他的面孔漸漸的換了形色。他所生長的城的破壞，一點不能感動他；但是他對於他自己的語言，沈酣激動，到這步田地：他的兩眼裏面充滿了淚珠。那時候他捨了胡琴，任牠在他的脚前叮噀，並且拿着長袍自行包裹，好像變成石頭，同緣飾巴拉丹庭院的紐比得中的一個石像彷彿。譯者

注：Viobé 是 Chén 的王后有七個兒子七個女兒因爲她的孩子多她就嘲笑 Latane 止有兩個兒子 Spolion Dame 這兩個孩子要替他們的母親報仇就把 Niohe 的孩子殺完後人把她和她

的十四個孩子刻成雕像叫作 *Niohides*

一種像怒風雨的擊掌攪亂了那個靜默。但是那些羣衆的野蠻吼聲從遠處來回答牠。那裏對於奈龍使人焚燒城市，爲的是作出劇幕，並且唱些神歌

這件事情，現在沒一個人有疑惑了。在這幾十萬人所發的喊聲中間，奈龍轉過身來，向住那些隨從騎士，帶着憂慘和忍耐的微笑，好像人家對於他有不公平和可恨的事情一樣。

他說：「你們看，那些基里特人怎麼樣估量我，我，並且怎麼樣咀嚼那詩歌！」
瓦底努回答：「那些混蛋！貴人，命禁衛軍攻擊他們罷。」

奈龍轉身向着第節蘭：

「我能靠着那些兵士的忠誠麼？」

那個總督分辨說：「是的，神聖。」

但是俾東高聳他的兩肩：

「靠着他們的忠誠，但是不能靠着他們的數目。停到你現在所處的地方罷，因為這是較安寧的；但是無論用甚麼價錢，總應該安撫着這些人民。」
色奈克也有同樣的意見，執政黎西努也是一樣。

但是在下面的騷動變成了攻擊的形勢。那些人民拿着石頭，帷幕的橛子，從小車上拉下的版子和各種的鐵器作兵器。步兵的幾個長官來宣言那些禁衛軍受羣衆的擁擠，想不亂他們所排成的戰線，感受一種極端的困難；他們沒受攻擊的命令，不曉得應該怎麼樣作。

奈龍說：「不死的羣神！甚麼夜！這一邊是大火；那一邊是那些賤民不受鎖拘的狂浪！」

他接續着找些話，爲的是可以很壯麗的表明現時的危險；但是看見那些蒼白的面容和憂慮的眼睛周圍着他，他也害怕起來。

他命令說：「我那暗色的外衣，和一個風帽！這歸結真要有一場大戰麼？」
第節蘭帶着不很果敢的聲音說：「貴人，我把在我的權力以內的事情全作了，但是那危險是急迫了……你給他們說，貴人，給你的人民說，並且不要吝嗇那些賞賜！」

「該撒同那些平民說話，希望別的一個人拿我的名義去說。誰告奮勇？」
俾東很安靖的回答：「我。」

「你去，我的朋友！在一切的困難事情你是最忠誠的……你去，並且不要吝嗇那些賞賜。」

俾東向着隨從騎士轉過來，他那無掛慮和含譏嘲的面孔：

他說：「在此地的元老，要跟着我……畢松塞奈松和迺瓦，也來跟着。」

他慢慢的下了那水道的台階。他所指定的人猶疑起來，以後看見他的神色安靖，也壯起膽來，跟隨着他。

俾東到穹窿的根下停住，使人牽來一匹白馬，跨上去，並且由他那些同伴跟隨着，穿過那些禁衛軍的深厚的行列，向着那黑色的人衆走去；他們正在狂吼。他沒帶兵器，在他手裏只有他平素所拿的那個輕脆的象牙杖；並且當他對着一切人的時候，他使他的馬鑽到那些羣衆裏面。

那些喊叫的人還在張狂，並且發出一片非人類的吼聲；那些槓子，叉子，劍，在俾東頭頂上交叉。有些狂怒的手，向着他那馬的銜勒並且向着他伸來。但是他帶着溫和，傲慢的神氣，接續住往前進。

有幾次，他用他的手杖打那些頂膽大的，好像他在一個平時的喧嚷裏面開一條路；他的沈靜態度，使那些平民駭異。

歸結大家認識了他，並且有些衆多的聲音高聲喊叫：

「俾東！丰儀的盟主！」

各方面全來重說：「俾東！」

隨住他的名字傳佈的程度，那些面容的蠻橫也就輕減了，像獸類的嗥叫也就較低下了。

俾東脫掉他那帶真紅邊的白外衣，把牠揚到空氣裏面，並且使牠旋轉，表明他要說話。

人家在羣衆裏面喊叫：「肅靜！肅靜！」

立時就肅靜了。那時候他站到他的馬上，用一種很響亮的聲音說：

「公民！希望聽見我說的人向他們的鄰居復述我的話，並且希望大家行事總要像人，不要像在細砂場裏面的野獸。」

「是的，是的！」

「你們聽着！那個城市要重新建築起來。呂舉侶，默塞納，該撒和阿哥里賓的園子，全要給你們開放起來。明天，就要起首分散麥，酒和油，使每人可以從他的肚子填滿到咽喉裏邊。以後該撒還要給你們些世界上從來沒見過的遊戲；儘那遊戲的日子，他要賞給你們些宴會，並且對你們作些施與。你們將要比在大火以前還要富些！」

一種低聲的哄動來回答他。這種哄動，好像當人家在水裏面扔一塊石頭的時候，那些水紋的展開一樣。頂近的人向那些在遠處的人復述他那些話。

剛纔在這裏那裏所揚起的奮怒和贊成的喊叫，不久就鎔成一個無邊的全體同意的呼聲：

“Panem et circenses!”（麪包和遊戲！）

俾東伸開手使大家肅靜，大聲叫喊：

「我預許你們麪包同遊戲。」

他說過了，迴轉他的馬頭，並且對於那些當着他的人向他們的頭上或臉上輕輕的拍幾下，他向着禁衛軍的行列轉回來。還帶着他那沒苦痛的神氣。在那水道頂上，大家全聽不明白那個呼聲：“Panem et circenses!”他們覺得又是一個暴怒的炸裂。他們並且不覺得俾東能回來。當奈龍看見他的時候，跑到台塔的前面：

「怎麼樣？那邊經過些甚麼事？他們打起來了麼？」

俾東用着他的全肺葉呼吸。

他說：「對着鮑呂斯，這真能使人出汗，並且發些汗氣，希望誰給我一個 *epilima* 罷！我要斷氣了！」

他以後轉身向着該撒。

「我預許了他們些麥，油，遊戲，和花園的遊逛，他們重新拿你當作神像供，並且用他們那裂紋的嘴唇，嗥叫着頌揚你。不死的羣神，這些平民有怎麼樣一種討人嫌的臭氣！」

第節蘭大聲的喊叫：「那些禁衛軍是預備好了，並且如果你不把那些喧鬧按下去，那就要永遠肅靜了。甚麼樣的損失，皇帝，你怎麼樣不允許我用武力呢？」

俾東看他一會兒，高聳他的兩肩，並且說：

「甚麼全沒喪失。或者明天你就有機會來用着牠。」

該撒抗議說：「不，不，我要使人把那些花園給他們開放，我使人把麥分給

他們多謝，俾東。我將要給他們些遊戲。至於今天晚晌我給你們唱的神歌，我將要對着大衆唱牠。」

正說着這些，他把他的手放在俾東的肩上，靜默了一會兒，以後他問道：

「你總要說真話：你到底覺得我怎麼樣呢？」

俾東分辨說：「你對於那個情景很相稱，同這個情景對於你也很相稱一樣。」

以後他轉身向着大火：

「我們再來瞻仰牠一番，並且對於古代的羅馬說聲憑神降福罷。」

第五章

那位聖徒的話在那些基督教徒的靈魂裏面，把信仰重新建樹起來。他們一個一個的離開那些地窟，回了他們那臨時的住所。有幾個並且向唐德衛走去，因為大家傳着說，風現在向着河邊吹，火已經不蔓延了。

彼得由維尼胥和基隆伴着，也離了地室。有些人來同那位聖徒的手和衣邊接吻；有些母親把他們的小孩伸手給他；有些跪在那黑過道裏面，向着他舉起他們的燈來，懇求他的祝福；有些唱着跟隨他。他們到了一個自由的空場。從那裏大家已經可以看見發燄的城市，那個聖徒向着羅馬城作三次十字的記號，轉身，向着維尼胥說：

「你不要害怕。那掘石工人的陋室離這裏很近。我們在那裏將要找着黎基同黎努斯，並且同他那忠實的僕人。基督既把她委托給你，也就爲你把她救出來了。」

維尼胥被這樣的衰弱侵入，來溜倒在那位聖徒的腳前，並且同他的膝蓋接吻，以後就那樣的停着，不會動，不能說出一句話來。

那位聖徒要拒絕他的感謝和頌揚。

「不要對着我；要對着基督。」

以後他們對着那些小山坡，向右轉去，正走着路，維尼胥懇求彼得：

「主人，請你在那洗禮的水裏面洗洗我，好教我可以說是一個基督真正的信徒，因為我用我的靈魂全體的氣力去愛他。你趕緊給我行洗禮罷，因為我的心是已經預備好了。他將來所命令我的一切事情，我全要照着做；至於你，把我將來所還能作的事情對我說罷。」

那位聖徒回答：「愛人類同些兄弟一樣，因為你止能用那愛情去伺候他。」

那掘石工人的陋室，是一種在岩石的靠壁上所掘的洞，並且一邊由土牆和蘆草封閉着。那門是關住的。但是穿過那當窗戶的口子，人家可以分辨出來由竈火照着的裏面。一個大漢的影子遇着纔來的人就站起來，問道：

「你們是誰？」

彼得回答：「基督的僕人，希望和平同你在一塊兒，虞爾本。」

虞瑞斯俯身到那位聖徒的腳間，以後認清維尼胥，捉着他的手腕，並且把

牠舉到他的脣邊。

「你也來了，貴人！對着加利娜所養有的幸福，那羔羊的名字應該受頌仰了！」
譯者注羔羊非基督說

他開了門，他們進去。黎努斯病了，躺在一個草製的床上，面容衰瘦，額頭黃的好像象牙。黎基在那竈的附近坐着，在她手裏，有一小串小魚，是備晚飯用的。

她正在給牠們穿線，確信這是虞瑞斯進來，簡直沒動。維尼胥走近，伸着胳膊叫她。她很活潑的站起來，一種驚異和歡喜的光輝在她的面上過，並且沒一句話，好像一個小孩子，在好些天的驚恐以後，又找着他的父親和母親一樣。她趕快跑到那個少年的胳膊裏面。他狂熱的把她緊束在他的胸前。以後他把她的兩腮，捧在他的兩手裏面，並且撫摩她的顏額和眼睛。

歸結他說他在昂霄的起身，他的走到，並且怎麼樣在那些牆底下和在黎

努斯的房子裏面找她，並且在那位聖徒把她的藏蔽所指給他以前，他怎麼樣的受苦痛。

他說：「但是現在我找着你了，我將要不把你留在這裏。我要救出來你，我要救出來你們一切的人。我的親愛！你們願意同我到昂霄去麼？從那裏我們可以上了船到西昔里去。我的土地就是你們的土地，我的房子就是你們的房子。在西昔里，我們要再見着那些歐呂斯，我要把你還給朋波尼亞，並且嗣後我要從她手裏接收你。很親愛的，你不是現在不怕我了麼？我還沒有被那洗禮的水來洗，但是你可以問彼得我求他給我行洗禮沒有。你要信任我，你們大家，也全要信任我。」

黎基聽着，面色發了光輝。到安靖的西昔里去，在他們的生命裏面是開一種新紀元。如果維尼胥只建議領她，她大約要拒絕那個誘惑，不願意離開那位聖徒和黎努斯。但是維尼胥說了：「你們同我來；我的土地就是你們的土

地，我的房子就是你們的房子！」

黎基向他側着，要同他的手接吻，並且低聲的說：

「你的家室將來就是我的家室。」

以後，她很羞慚說出了那已經出嫁的話，臉上變紅的很，並且在那竈火的光明裏面停着不動。維尼胥轉身向着彼得：

他認定說：「羅馬是由該撒的命令燒起來的，誰曉得他將來不使他的軍隊搗死那些居民？誰曉得在大火以後，不來些別的災害，——內亂，饑饉，宣告死刑，暗殺？」

那位聖徒說：「那方法是足分了，那些災害，將來好像大海，是不能測度的，沒有制限的……」

以後向着維尼胥，並且指定黎基：

「取了上帝所托給你這個女孩子，把她救出；黎努斯病了，他和虞瑞斯將

要跟着你們。」

但是維尼肯已經起首用他那猛烈靈魂的全力來愛那位聖徒，大叫：

「我給你發誓，主人，我將來不留你在這裏，任你死亡！」

彼得回答：「那位貴人對於你的意趣要給你降福；但是你不曉得基督在第伯亞湖邊三次對我說：『飼養我的牝羊！』麼？那麼如果你，並沒有一個人把我托給你，你還不要留我在這裏，任我死亡，你怎麼樣要我，在這危險的日子，我把我的羊羣放棄了呢？」

黎努斯抬起他那枯瘦的面孔：

「那位貴人的代理者，我怎麼樣能不隨你的模範呢？」

維尼肯用手摸着他的額頭，同他的思想爭鬪；忽然他捉住黎基的手，用一種聲音，在這種聲音裏面，兵士的勇氣顫動着：

「你們聽我說，彼得，黎努斯，和你，黎基！我剛纔說的是人類的理性所勸告

我的。是的！我原來沒有明白；是的，我錯了，——因為那些舊殼子還沒有從我的眼上落下；我原來的性質在我心裏還沒有全死。但是我愛基督，並且我願意當他的僕人；雖然這裏關係着比我自己的生存更寶貴的東西，我跪在你們的面前，發誓說，我，我也要從那愛情的指揮。並且將來在那災害的日子，絕不放棄我們的兄弟！

正說着，他跪下了，伸着胳膊，用一種激發的語言：

「呵，基督！我歸結是不是明白了你？我是不是不愧對你？」

他的兩手發顫；他的兩眼由淚珠發光；他的身體因為愛情和信仰，就戰慄起來……彼得拿起一個水漉石的餅子，走近，很威重的說：

「我用聖父，聖子，和聖神的名義給你行洗禮！阿門！」譯者注 Amen 是一個希臘字，牠的意思

是「那樣」

那個時候那宗教的迷幻，左右了他們一切的人。那個陋室，在他們看着，發

出了一種靈光；他們聽見些天上的音樂；那窟穴的巖石在他們的頭頂上開了；一羣仙人向着他們從天上飛下來……並且那頂上，在空中，他們看見了一個十字架，和兩隻穿透的手來降福。

在外面，反應了些失望的喊叫和些倒在火燄裏面的房子的吼聲。

第六章

那些人民在多米霞和阿哥里賓的很壯麗的園子裏面，在瑪爾斯地，和在綳拜，薩侶斯特，默塞納的那些園子裏面，露宿住。糧食從歐底來了那樣多的數目：從底布河的這邊到那邊，人可以在那些筏子和船上遊玩，好像在橋上一樣。人家徵發了酒，油，和栗子的無限儲藏。從那山上每天來些成羣的牛羊。該撒的慷慨施與，止不住那些誹謗。止有那些成羣的夜盜，小偷和流氓，因為他們可以儘肚子的喫喝，並且無禁阻的劫掠，倒很滿意；至於別的，有親人的人，儘他們所有全消滅的人，無論那些園子的開放，無論麥糧的分給，無論

遊戲和施與的期望，全不能止住他們的攻擊。

奈龍就是有他那宮庭的諂諛，就是有第節蘭的扯謊，但是想着在對那元老院和那些貴族的絕不客氣的暗鬪，那些人民的幫助將來要失掉，却是很害怕的。

那些隨從騎士也不能比他安心一點。第節蘭想着從小亞細亞叫回幾個聯隊；瓦底努從前能在耳瓜子底下笑，也喪失了他的好脾氣；維特侶喫不下去飯。

第節蘭聽了多米胥阿非的以至於他所恨的色奈克的勸告。哀白想到奈龍的傾覆，就是她那死刑的判決，詢問她那些親近和希伯來人的教士（人家通常曉得，從數年以來，她宣揚耶和華的宗教）至於奈龍，說出他所發明的詭計，通常是很可怕的，但是更通常是很荒謬的。

大家在那大火燒燬下的第伯的宮裏面會議。俾東想把那些倦厭留在那

裏，到希臘去，以後到埃及和小亞細亞。這樣的旅行，從很長的時候就計畫出來了；爲甚麼還要延期呢？……這個建議立時誘惑住該撒。但是色奈克持些異議：

「出去是容易，回來就沒那樣容易了。」

俾東分辨說：「對着赫舉勒說，如果需要，你將來帶着亞細亞的那些聯隊回來。」

奈龍大聲說：「我將來就這樣作！」

俾東還要有一次成了適應時勢的人物。

第節蘭撻加說：「你聽我說，該撒！那個主意是很糟的。在你到歐底以前，那內亂就要爆發，並且你曉得沒有一個神聖奧古斯德的遠裔使人宣佈他是皇帝麼？」

奈龍怒聲說：「那樣！我們要使奧古斯德的後裔在市場裏找不出來。還活

着的也很少，很容易把他們毀掉。」

「果然很容易；但是別的人也能成了危險；我的兵士在那羣衆裏面聽人家說，要宣告像德拉薩那樣一個人作皇帝。」譯者注：(Marsis) 元老謀害奈龍爲奈龍所殺的一個

奈龍咬着他自己的嘴唇。

「無饜和負義的人民！他們有穀用的麥子和熱灰來煮他們的糕餅了；他們還需要甚麼呢？」

第節蘭分辨說：「報復。」

一切人全不說話。奈龍忽然再站起來，舉起手，並且唱道：

那些心要報復的好像飢餓，並且那個報復飢餓了。

對於那些犧牲……

嗣後他甚麼全忘了，大聲呼號，面色發光。

「把我那些牌子和一個尖筆遞給我，我要記下來這些詩句！呂千永遠沒

做出來這樣好的句子，你們留神到我轉瞬之間就作出來這些詩句麼？
有些聲音認定說：「不能比擬的詩人！」

奈龍把那些詩句記下來，並且在那些在坐人的身上逍遙他的眼光：

「是的，報復要有些犧牲！如果我們傳出新聞說是瓦底努燒底城，——並且對於那人民的憤怒把他犧牲了呢？」

瓦底努大叫着說：「那麼我是個甚麼東西呢，神聖！」

「這是真的：需要一個更重要的人……那麼維特侶呢？」

維特侶的顏色變成淡黃色，但是笑起來。

他持異議的說：「我的油，要使一個火災再爆發起來。」

那個時候奈龍要找一個實在能糜人民憤怒的人來犧牲：找出來了。

他說：「第節蘭，這是你燒了羅馬！」

那些在坐的人戰慄起來，他們曉得該撒不是說戲話了。並且那一秒鐘要

發生不少的事變。

第節蘭的臉緊皺起來，彷彿一個狗嘴預備着咬的神氣。

他抵抗說：「我燒了羅馬……那是由你的命令。」

他們就這樣的停着，這個定着看那個。人家在那個過廳裏面，能聽見蠅子的嗡嗡聲。

奈龍咬清聲音說：「第節蘭，你愛我麼？」

「你知道這個，貴人。」

「你可以爲我犧牲自己。」

第節蘭分辨說：「神聖的該撒，你爲甚麼送我那甘美的飲料，當我不能把牠拿到我的嘴唇邊的時候呢？那些人民哄動，並且叛亂了，你想教那些禁衛軍，也暴動麼？」

第節蘭是禁衛軍的總督，他那些話帶着一種威嚇。

奈龍明白了，他的面孔變成鉛色。

同時該撒的一個已解放的奴隸，愛巴佛底進來。他來告訴第節蘭說神聖的中宮要見他：她有些人在那邊，總督需要聽聽他們的話。

第節蘭在該撒面前鞠躬，並且很鎮定的出去。常人家要觸着他的時候，他就把他的牙露出來。至於該撒是很怯懦的。

奈龍起首一言不發，以後看見他的周圍全在等着，就說：

「我在我的胸間煖一條蛇。」

俾東高聳他的兩肩，要表明想拉掉這個蛇的腦袋也不是很艱難的意思。

奈龍要求說：「快點說出一個主意！我止對於你一個人有信用，因為你比他們全體合起來更有道理，並且你愛我。」

俾東回答：

「我勸你動身到希臘去。」

奈龍很失望的大叫：「呵！我對你等着比這樣較好的話。如果我動身，誰能替我保證那恨我的元老院不宣布別的一個人作皇帝呢？那些人民原來是很忠於我的；現在他們要反對我了……由阿德斯底名義，譯者注 Titida 是 Platon 的希臘名字如果這個元老院和這些人民止有一個頭顱……」

俾東微笑的說：「你要允許我對你說，神聖，如果你想保存羅馬，應該保存幾個羅馬人。」

但是奈龍歎息：

「羅馬和羅馬人對於我有甚麼重要！在希臘德，譯者注 Hellade 是希臘的古名人家可以聽我這裏周圍着我的只有些叛逆！全體放棄了我，就是你們也預備着叛逆我！我知道這些，我知道這些……你們也想不到將來的人對於你們的譴責：放棄我這樣的一個美術家！」

同時哀白同着第節蘭進來。第節蘭，——並且從來上到加彼度上面的戰勝

人也沒有帶着他面容上面反射出來的那樣驕傲，——他植立在該撒面前，用一種緩慢和清楚的聲音說，但是好像鐵器軋軋的聲音：

「你聽我說，該撒，因為我找着了……那些人民要報復和一個犧牲。我說甚麼，一個犧牲？成百，成千的……你聽說過綑司畢拉特所釘在十字架上的那個人，基督是誰麼？你知道那些基督教徒是誰麼？我不是給你說過他們的罪惡和他們那可羞的禮儀麼？並且按着他們的預言，世界將來由火毀壞了麼？那些人民恨他們並且已經疑惑他們。從來沒有一個人看見他們到那些廟裏面，因為他們說我們的神是些惡鬼；人家沒看見他們在競走場，因為他們看不起那些競走。從來沒有一個基督教徒的手擊掌頌揚過你。他們從來沒有一個人承認你是神的苗裔。他們是人類的仇敵，那坐城的仇敵，你的仇敵！那些人民低聲的反對你；但是絕不是你，該撒，命令我燒羅馬城，也不是我燒了牠……那些人民渴望報復，他們就要有喝的。那些人民要求些遊戲和

些血；他們就要有這些！那些人民疑惑你……他們的那些疑惑要轉方向了。」
當第節蘭說的時候，那該撒的面容改換神色，輪流着反射出來憤怒，悲慘，
憐憫，和譴責的神氣。該撒忽然站起來，扔了他的外衣，向着天舉起他的兩手，
並且那樣停着，一句話不說。歸結他用一種悲劇家的聲音：

「載斯，阿鮑龍，赫拉，阿德奈，伯色丰，譯者注：Hera是婚姻的神，Athena是和
思想的神，Persephone是地獄的神。
不死的羣神，你們的全體爲甚麼絕不救助我們呢？這個不幸的城市對於這
樣魔鬼，作了甚麼事，至於使他們來焚燒牠呢？」

哀白說：「他們是人類和你的仇敵。」

那個時候全體說：

「執行裁判罷！罰譴那些放火的人罷！」

奈龍坐下，低着頭，不說話，好像有一種可嫌惡的情景，把他消滅了。他搖動
他的兩手，並且大叫：

「甚麼責罰和甚麼拷問才同這個罪惡相稱呢？但是神們將要幫助我，並且用地獄的威力幫助，我要給我那可憐的人民這樣一個戲幕：將來有不少的世紀，那些羅馬人說起我來就很要感激的。」

俾東想起黎基，他所愛的維尼胥和這一切人——他不信他們的教義，但是他知道他們沒罪。——所要犯的危險。

他還像當他評論或嘲弄該撒的或隨從騎士的謬妄發明的時候，帶着他那習慣的不注意和無掛念的神氣說：

「你們很可以把那些基督教徒交給那些人民，處他們的死刑，但是你們總要有勇氣給你們自家說：這並不是他們燒了羅馬……由神聖的石榴者譯

注：是文藝神的一管理歷史的名義，奈龍，世界的主人，奈龍神燒了羅馬，因為他在地球上

是同載斯在歐林坡山上一樣可怕的。奈龍詩人愛詩歌愛到這步田地：他把他的祖國犧牲給牠！沒甚麼要緊來曉得羅馬的火災是一件好的事情或壞

的事情！這總是一件偉大的事情，並且一件不習見的事情。小心着些，該撒，你不配作的事，因為你所可怕的只有那後世，他們可以說：『奈龍燒了羅馬』。但是他是怯懦的該撒，也是怯懦的詩人，不承認他那偉大的事業，並且很怯懦的把那個罪過推到那些無罪人的身上！

俾東用這樣無希望的法子，對於他自己失敗以後所要引出來的結果，並沒看錯。但是他常常覺得那運氣和適遇的遊戲是很好玩的。

降下來一種寂靜。奈龍掀起他的嘴唇，近着鼻孔，這就是他猶豫的撇嘴。

第節蘭大叫：「貴人，你允許我出去罷！人家要激你把你的身體冒些頂大的危險，並且人家把你當作怯懦的該撒。怯懦的詩人，放火的人，唱喜劇的人；我的兩個耳朵不能再多聽了。」

俾東想着：「我是失敗了。」

但是他轉過身來向着第節蘭，並且用目光估量他。在那目光裏邊，可以看

出來他蔑視那個混蛋的神氣。

他說：「第節蘭，我所當作唱喜劇的人就是你，因為就在現在，你還是一個。」

「因為我不願意聽你的辱罵麼？」

「因為你裝出來對於該撒有一種無限的愛情，並且剛才你還用禁衛軍威嚇他，我們一切的人都明白，——並且他也明白。」

第節蘭絕沒有等着俾東敢把這樣果決的骰子扔在棹上，面孔變成淡黃，並且停住好像啞叭一樣。但是這應該是丰儀的盟主對於他那敵人最末次的戰勝了，因為同時哀白大叫：

「貴人，你怎麼樣能允許這樣的思想到無論誰的心裏面，並且儘少也不能允許他們敢在你的面前表示出來！」

維特侶說：「你罰那個辱罵的人罷。」

奈龍重新掀起他的長嘴，並且把他那像玻璃的眼睛轉向俾東說：

「你就是這樣，要報答我常常對於你的交情麼？」

俾東說：「如果我錯了，請你把我的錯處證明出來。但是你總要知道我對你所說的話全是我對你的愛情所命令我說的話。」

維特侶重說：「你罰那個辱罵的人罷！」

全體都說：

「是的，罰他罷！」

大家離遠俾東。以至於他在宮庭裏面的老同伴突呂塞奈松和那年輕的迺瓦——他直到現在，給他表出頂活潑的友誼，——全離遠了。丰儀的盟主，在那個過廳左邊的一部分，止贖了他一個人。他的嘴唇帶着微笑，並且用那冷淡的手整理他那外衣的摺疊，等着該撒所要說或要做的。

該撒說：

「你們要我罰他，但是這是我的同伴和我的朋友。雖說他傷了我的心，我

却要他知道這個心對於他那些朋友止有寬恕。」

俾東想着：「我失敗了，……並且我完全失敗了。」

那個時候該撒起來；會議也閉了。

第七章

俾東回到家裏去，至於奈龍和第節蘭到哀白的過廳裏面去，那個總督已經見過的人們在那裏等着。

在那裏有兩個唐德衛的猶太教士，穿着裝飾的長袍，帶着僧正的頭巾，還有一個當書記的法律注解人和基隆。那些教士，看見該撒，感動的變成蒼白色，並且把手抬到兩肩那樣高，把額頭沈埋到手心裏面。

該撒說：「你們告發那些基督教徒燒了羅馬麼？」

「我們，貴人，止告發他們是人類的仇敵，羅馬和你的仇敵，並且從很長的時候，拏火威嚇那坐城和世界。賸下的將來有這個人給你講明，他的嘴脣絕

沒有說過一句謊言，因為在他母親的血管裏面流着由神選擇的民族的血液。」

奈龍轉過身向着基隆：

「你是誰呢？」

「你的忠僕，神聖的歐西里，並且是一個可憐的斯多噶派學者。」

奈龍說：「我憎惡那些斯多噶派學者，我憎惡德拉薩，我憎惡米叟努和穀努突，他們的語言和他們對於美術的蔑視，使我討厭。他們自願的困苦和他們的醜陋也使我討厭。」

「貴人，我因為窮乏成了斯多噶派學者。但是你把我的斯多噶學派蓋住罷，呵，光輝，用一個玫瑰花冠把牠蓋住，並且把一個酒瓶放在牠前面，——我的斯多噶學派，將要謳歌阿那克龍，譯者注：Anacles是希臘的一個使那些伊壁鳩魯派的學者全不能再說話。

奈龍對於「光輝」的尊號很滿意，帶着一種微笑。

「你教我很高興！」

第節蘭大叫：「這個人所值的金子，同他一般重。」

基隆說：「你把你的惠施，貴人，加在我自己的重量上面罷，如其不然，風要把那恩賜吹去了。」

該撒說：「果然；你沒有維特侶那樣重。」

「屢阿！神聖的射手，我的知能絕不是鉛做的。」

「我覺得你的法律不禁止你叫我作一尊神。」

「不死的！我的法律，就是你：那些基督教徒誹謗這個法律，我就因為這個恨他們。」

「關於那些基督教徒，你知道些甚麼？」

「我的凶星所引我接近的第一個基督教徒是在那布的一個醫生，叫作

格婁穀。從他那裏，我漸漸曉得他們供奉一個基督，這個基督預許了他們把人類的全體都塵滅，並且如果他們幫助他那毀滅的事業就單留着他們生活。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但是他預許他們，當那羅馬城毀壞的日子，他就要回到地球上，並且要把世界的王國給了他們。」

第節蘭截斷他的話說：「現在人民要明白羅馬爲甚麼被燒掉了。」

基隆又說：「不少的人已經明白了那個，貴人，因爲我跑徧了那些園子和瑪爾斯地，並且宣講。但是如果你願意聽我說到頭，你就曉得我有甚麼理由去報復。格婁穀起頭絕沒有對我說他們的教義命令仇恨人類。反過來，他向我重複的說，基督是一個善良的神靈，並且他那教義的基礎，就是愛情。我的心是容易感動的，就不能拒絕這樣的宣講：我就愛格婁穀並且信他。每一塊麪包，每一枚貨幣，我全要同他分。你曉得，貴人，轉過來我怎麼樣受報答應？在那布同羅馬中間，他砍了我一刀，並且把我的妻室，我的那樣美麗的白來尼

斯，賣給了一個商人。如果叟佛哥爾譯者注 Sophocle 是一個大悲劇家曾知道我的歷史：
但是我說些甚麼？現在聽我說話的人比叟佛哥爾還要偉大。」

哀白說：「可憐的人。」

「到了羅馬，我盡力鑽進他們的長老跟前，想教他們對於格婁穀仲明正義。我想人家要強迫他還我的妻室。就是這樣，我認識了他們的高級教士；我認識了一個保羅，他曾在過此地監獄裏面，以後人家把他放了；我認識了載白德的兒子，和黎努斯和克里都，還有其他的許多人。我知道在大火以前，他們住在甚麼地方；我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聚會；我可以指出那范地康小山上的一個地窖和諾莽旦門後面的一個墟墓，他們在那裏舉行他們那可恥的儀式。在那裏我曾看見聖徒彼得，我在那裏曾看見格婁穀搗死些小孩子，爲的是教那個聖徒用他們的血澆在那些信徒的頭上。並且我曾聽見黎基說，她是朋波尼亞克雷西娜所抱養的女兒，——因爲她不能拿來些小孩的

血，她就自誇着說，儘少他曾盡害了那個小中宮，你的女兒，神聖的歐西里，並且也是她的，呵，歐西！

哀白說：「該撒，你聽見了罷！」

奈龍大叫：「能穀這樣麼？」

基隆接着說：「我可以寬恕對於我自己的咒罵，但是聽見這個，我就要刺殺她。不幸我被那個尊貴的維尼胥擋住，因為他很愛她。」

「維尼胥？但是她逃脫的更早比……」

「她逃脫了，但是他會尋找她，他沒有她就不能生活。我得一種可憐的工錢，曾在他尋找的時候幫助了他，我很忠實的伺候他；他順着格婁穀醫生的意思，教人打我一頓鞭子，當作酬報，也不管我是老了，並且那時候我是病了和餓着。我對着阿德設了誓說我永遠忘不了他。貴人，你在他們的身上給我報復他們對我所作的一切損害罷，我把聖徒彼得，和黎努斯，和克里都，和格

婁穀，和哥里畢，他們的長老，和黎基，和虞瑞斯交付給你，我將來給你們成千成百的指出來，我將來給你們指出來他們那祈禱的房子，他們的墟墓，……你們那些監獄，將來要不穀盛他們……一直到現在，在我不幸的時候，我只能在那哲學裏面找我的安慰。你們使我將要降在我頭上的榮幸裏面找着安慰罷……我是老了，我還沒曉得生活；你們教我可以休息罷！」

哀白懇求說：「貴人，你給我們的孩子報仇罷！」

基隆大叫：「你們趕緊！你們趕緊！如是不然，維尼胥要有時候把她藏起來。我就要指出他們在那大火以後所安歇的房子。」

第節蘭看了奈龍一眼。

「神聖，同時使那個舅舅和他的外甥全完了賬不很好麼，神聖？」

奈龍回想：

「不好；不是現在。人家永遠不能信是俾東，維尼胥，或是朋波尼亞克雷西

娜燒了羅馬城。他們的房子太美麗了……現在需要別的犧牲，將來再輪着他們。」

基隆哀求道：「貴人，你給我些兵來保護我罷。」

「第節蘭就要招呼這些。」

那位總督說：「在這等着的時候，你就住在我家裏。」

基隆的面色喜歡的發了光。

他用一種喘澗的聲音喊叫：「我將要把他們全體交付給你們！但是，你們趕緊！你們趕緊！」

第八章

俾東離了該撒，教人把他抬到加林的房子去，那所房子，因為園子圍着牠三面的牆，並且塞西里的小佛隆在他前面，所以能在那個大火裏面逃出。他仔細考查他自己的地位。他很銳敏，曉得那危險並不是立時的。奈龍不

肯放掉了這個機會來對於友誼和寬恕說出幾句美麗和華貴的宣言，——他的兩手現在就好像被縛着了。他將來總要找出一種託辭。在他發明這種託辭以前，還有時候。

從那個時候起，俾東也想着維尼肯，決計要救他出來。維尼肯的房子被燒掉了，現在住在他舅舅家裏，並且那個時候幸而在家。

俾東開始就問他：「今天你在黎基家裏了麼？」

「我剛纔離開她。」

「你聽着我告訴你所說的，並且你立時就遠行。今天在該撒那裏，大家已經決定把羅馬火災的罪名加到那些基督教徒的身上。將來要有些虐待和拷掠。甚麼時候全可以起頭搜捕。你帶着黎基，你們立時逃到亞爾伯山的那一邊，或者到斐洲。並且你要趕緊，因為巴拉丹離唐德德衛比離我的房子更近。」

維尼胥是太像軍人了，不肯拿無益的疑問，去失掉他的時候。他皺着眉頭聽話，但是並不驚慌。在這種性質裏面，第一個感覺就是願意奮鬥。

他說：「我就到那裏去。」

「還有一句話：你拿去一個裝金子的口袋，帶些軍器和一小羣的基督教徒。如果在必要的時候，你用強力去帶領他們！」

維尼胥已經到了過廳的門限上面。

俾東還叫着說：「你派一個奴隸送些消息給我。」

臍下自己一個人，他就在過廳裏面順着柱子走來走去，細想將來的境遇。但是當喫飯的時候，那個伺候過廳的奴隸進到大廳裏面。

他用一種因爲不安就顫動的聲音說：「主人，在大門的前面有一個百夫長和一隊的兵士，並且他由該撒的命令要同你說話。」

那些歌聲和那三角琴的聲音，全不響了。坐客都有不安的神情。祇有俾東

一個人並沒有表示出來一點感動，並且好像厭煩了那些接連不斷的請宴，他就說：

「他很可以讓我安靜的喫一頓飯也罷，叫他進來！」

那個奴隸在帷幔的後面就不見了；遲一會兒，大家聽見了一個沈重和齊整的步聲，並且在那個大廳裏面，俾東所認識的百夫長阿白帶着鐵製兵器和鐵盔進來。

他報告說：「尊重的貴人，你看這是該撒的一封信。」

俾東嫵漫的伸出他的白手，接着那些牌子，隨便看了一眼，很安靜的把那些牌子交給哀尼斯。

哀尼斯說：「該撒給你寫，貴人：『如果你願意你就來。』你要去麼？」

俾東分辨說：「我高興的很，我覺得就是聽他的詩也好，況且維尼肯不能去，那麼我是更要去的。」

他喫完了飯，任着那理髮人和那些整理外衣褶紋的女人去收拾，一點鐘以後，美麗的好像一個天神，他叫人抬他到巴拉丹。

昨天的那些朋友，看見他被延請，雖然很驚怪，却是離他很遠；但是他向他們裏面走去，名貴，矚散，並且有那樣的果敢：好像他是管理運命的人一樣。有些人因為冷淡待他太早了，心中就不安起來。

但是，該撒假裝着沒有看見他，很活潑的談論並且不還他的敬禮。

在這個夜會的末了，在俾東告假的時候，奈龍的眼睛裏面，帶着一種惡意的喜悅，忽然問他：

「還有維尼胥呢，他爲甚麼不來？」

「你的請宴，神聖，在家裏沒有找着他。」

奈龍分辨說：「你告訴維尼胥說，我高興見他，並且你用我的名義，命令他，不要耽誤了那些遊戲，在那些遊戲裏面，一切的基督教徒都是要參預的。」

俾東對於這些話有點不安，他覺得這些話直接的關係着黎基。他上在他的轎子裏面，命令大家趕緊走去。在那遠處有些呼聲響應着，俾東起初聽不明白，這些呼聲漸漸的張大起來，爆烈成一種蠻野的喊叫：

「把那些基督教徒扔給那些獅子！」

從那些火後的街市裏面，從新跑出來好幾羣人。那個新聞口口相傳，說從正午以前已經起首搜檢，並且已經捉着許多放火的人，並且在全城裏面，那些叫聲吼怒並哄動，——並且在那些小山上面，並且在那些園子裏面，——漸漸的激鬧起來。

「把那些基督教徒扔給那些獅子！」

俾東回到他家就問：「尊貴的維尼肯回來了麼？」

那個奴隸回答：「他回來有一會了。」

俾東想：「這樣，他沒有把她救出來。」

他拋開他的外衣，跑到那個過廳。維尼胥坐在三足櫈上面，頭在他的兩手裏面，兩肘靠着兩膝。他聽見鋪石上面的步聲，就抬起面孔來，在他的面上只有兩隻眼睛是活着的。

俾東問：「你到的太晚了麼？」

「是的，在正午以前，人家已經把她拉去了。」
有一會兒的靜默。

「你看見她了麼？」

「是的。」

「她在那裏呢？」

「在那個馬買丁監獄裏面。」

俾東顫動起來，並且用審判官的眼光看了維尼胥一眼。維尼胥也明白了。他說：「不是，人家沒有把她關在地監 *Culliamum* 裏面，著書人自注 *Culliamum* 是監獄在地下面的

一部分只開了一個口在房頂上也沒有在那個真正的監獄裏面。看守人收茹舉里亞就是在那裏面餓死的。了大宗款項，把自己的房子讓給她。虞瑞斯橫睡在她的門口來照料她。」

「爲甚麼虞瑞斯不防衛她呢？」

「人家派來五十名禁衛軍，並且黎努斯不允許他。」

「黎努斯呢？」

「黎努斯快要死了。人家沒有把他拉去和別人一樣。」

「你打算怎麼樣辦呢？」

「救她，或是同她一塊兒死。我，我也是基督教徒。」

維尼肯說話好像是安靜的，但是在他的聲音裏面顫動出來這樣刺心的苦痛：俾東的心也收束緊了。

他說：「我明白你，但是你打算怎麼樣救她呢？」

「我給了那些看守人很多的錢，防備他們凌辱她，隨後爲的是叫他們不

要阻攔她逃走。」

「在甚麼時候逃走呢？」

「他們回答我說他們不能把黎基立刻交給我，因為恐怕負責任。但是當那監獄填滿了人的時候，並且當那人數計算不清的時候，他們將要把她交給我。這是一種極端的法子。但是你已經要救我們兩個人，你是該撒的朋友。他自己曾經把她給我，你去罷，並且救我罷！」

俾東沒有回答，呼來一個奴隸，並且使他拿來兩件暗色的外套和兩口劍。遲一會兒工夫，他們到在街中心了。

俾東說：「現在，你聽着，我是失恩幸了。我的生命也只有一線繫着。那麼我在該撒面前，甚麼也不能作了。並且比這樣更壞：我相信他要反背我的請求去作事。如果不是這樣，我要勸你同黎基逃去或者用強力解救了她。你知道如果你的逃走成了功，該撒的威怒要轉過來反對我的。現在他寧可給你作

點事情，也不給我作，但是你不要算計這些，這是無益的！使她從那個監裏逃出來，並且你們逃去罷！如果這樣不能成功，還有使別種方法的時候。」

弗隆離加林不遠；他們走到了。黑夜起頭變成蒼白色，並且那個堡砦的牆頭，從黑影裏出來，變清楚了。俾東忽然站住：

「禁衛軍……太晚了！」

馬買丁監獄有兩重軍隊圍着。太陽初出的光線把那些頭盔和那些矛尖的鐵照成銀色。

維尼肯說：「我們前進，」

他們到了行列前面。俾東的記憶力是異常的；他不但是認識那些軍官，並且差不多所有的禁衛軍士也全認得。他就向第一個步隊的官長作一個記號：

「這是甚麼事呢，尼該？人家叫你們圍繞那個監獄去看守麼？」

「果然是的，尊貴的俾東。那位總督恐怕有人要解救那些放火的人。」

維尼胥問：「你們有命令不讓一個人進去麼？」

「沒有，貴人。他們的朋友將要來看他們，並且這樣我們還可以把些基督
教徒捉在陷阱裏面。」

維尼胥說：「那麼你放我進去。」

在這個時候，從厚牆的中間並且從地窖的裏面揚起來一種歌唱的聲音。歌聲起先還聽不真，以後漸漸的能聽明白了。男人，女人，小孩子用一種諧音去歌唱，這個時候，曙光初生，四圍安靜，全監獄好像一個三角琴，歌唱起來。這並不是些憂悶和失望的聲音：在裏面顫動着歡悅和勝利……那些兵士面面相覷，精神恍惚。

曙光已經染了玫瑰花的顏色；天已經染了金色。

第九章

雖然那樣說，一天接着一天過去。那些劇場的圍坐是預備好了。人家對於那些早晨的遊戲，開始分散入場券。

但是，這一次因為有從來沒聽說過的多量的犧牲，那些早晨的遊戲應該延長到好些日子，好些星期，並且好些月。人家已經不曉得往甚麼地方關閉那些基督教徒了。在那些太滿的監獄裏面，熱病就為害起來。人家恐怕病在城裏面傳染，決定趕緊舉辦。

這一切的新聞全到了維尼肯那裏，把他那希望最末的微光也奪去了。那種驚愕的神情好像石頭一樣刻在他的面容上邊；他的面色變黑了，好像那些緣飾家神龕的蠟製面容一樣。當人家給他說話的時候，他好像機械扶着自己的頭，用兩隻癡鈍的眼睛，看着他的對語人。他同虞瑞斯在黎基那小屋的門跟前過些夜。及至回到俾東家裏，他就在過廳裏面橫豎的走，直到早晨。那些奴隸常常看見他跪着，兩手伸着，或者倒下，臉對着地，哀懇基督，因為基

督是他最後的希望。

他心裏還算清楚，曉得彼得的祈禱比他的更有效驗。彼得把黎基預許了他，彼得給他行了洗體，彼得作些靈迹：希望彼得來幫助他，並且救濟他！

他去到那個掘石工人的家裏，並且從那個人曉得在殼奈侶布魯的葡萄地裏面，薩拉里門的後面。要聚一個基督教徒的會議。那麼他們等夜定以後出去，越過那些牆垣。並且穿過了生蘆葦的乾河以後，就到布魯的圍地。

彼得跪在釘到城垣上面的一個十字架底下祈禱。維尼肯從遠處看見他那白色的頭髮和他那伸着的手。他去穿過那些大衆，跪到那個聖徒的腳前，並且喊叫「救人罷！」但是那個祈禱的尊嚴，和他那氣力的衰弱使他屈膝；他在進口的地方停住，呻吟着：「基督，你可憐我罷！」

他周圍的一切東西，在他門的靈魂裏面，釀了這樣的幻夢：基督就要出現，他要把惡事壓迫下去，他要把奈龍推到深淵裏面，並且君臨宇宙。

維尼胥用他自己的手掩着臉，並且歪倒。

他的周圍忽然寂靜起來，好像驚懼在一切人的咽喉裏面止住那些聲音一樣。

彼得站起來，轉過身向着那個聚集。

他說：「我的兄弟們，把你們的心向着救世主高舉起來，並且把你們的眼淚獻給他。」

他舉起那個手，好像給一個命令。他們覺得在他們的血管裏面有了一種新血液；在他的骨髓裏面有了一種戰慄。因為在他們的前面，並不是一個衰頹的老翁，是一個可畏的人。他把他們的靈魂從塵土裏面，並且從駭懼裏面拉出來，送到遠處去。

他又說：

「你們在那些眼淚裏面播種，好教在那個歡娛裏面收穫。在那個惡的威

力前面，爲甚麼戰慄呢？」

「那位貴人進攻這個罪孽，壓迫，驕傲的城市，你們就是他的軍隊！也就像他用他所受的苦痛和他的血贖那個世界的罪孽，他，他要你們所受的苦痛和你們的血贖這個不公平的窩巢。並且從我的嘴裏，他把這些告訴你們！」那位聖徒伸開他的胳膊，向着天舉起他的眼睛，並且停住不動。他的臉孔發光。他看的入了沈幻，以後他說：

「我給你們祝福，我的兒子們，對着那些苦痛，那個死和那個永久！——但是他們圍繞着他哀求：

「我們是預備好了，主人；但是你，你救你那神聖的頭顱罷，因爲你是那位貴人的代理人！」

並且他們緊拉着他的衣服，至於他，他把兩手放在他們的上面，一個一個替他們祝福，好像父親在一個遠行的時候替他的孩子們祝福一樣。

那位聖徒由布儋的僕人奈盧引出。他引他穿過那塊葡萄地，從一條祕密的小路，向着他的居室走去。在那夜光裏邊，維尼胥跟着他們，並且當他們到奈盧的陋室的時候，他跪到那位聖徒的脚前。

彼得認識他，就問他：

「你要甚麼呢，我的兒子？」

但是維尼胥，從他在那會集裏面聽過以後，甚麼全不敢要。他給那位聖徒的脚接吻，把額頭靠在那個脚頂上大哭；用他的靜默懇求人家可憐他。

「我知道。人家把你所親愛的處女拉走了。你替她祈禱罷。」

維尼胥用力緊抱那位聖徒的脚哀號；「貴人，貴人，我只是一個微眇的小蟲子。但是你，你認識那位基督；你，你替她哀求他罷。」

彼得對於這種痛苦很感動。

維尼胥從那時穿過天上的電光，瞻仰着彼得的嘴唇，小心聽着生或死的

判決。在那個靜默裏面，有些鵝鶉從那葡萄地裏面喧叫並且人家聽見薩拉里路的磨聲隱隱響動。」

那位聖徒說：「維尼胥，你有信仰麼？」

「貴人，如果沒有，我是不是能來到這裏？」

「那麼，你一直信仰到頭，因為信仰可以把些山移開。並且以至於你看見這個女孩在劊子手的劍下，或是在獅子的嘴裏的時候，還要有信仰，因為基督能救她。要有信仰並且哀求他，我要同你在一塊兒哀求他！」

以後他的面孔向天仰起，並且用一種很高的聲音：

「慈悲的基督，你看看這個痛苦的心，並且安慰他罷！慈悲的基督，你會祈禱你的父親把那個苦味的神餐杯從你那裏轉過去，你把那個杯子從你那僕人的嘴唇邊轉過去罷！阿門！」

至於維尼胥，兩手向着那些星宿悲呼：

「基督！我是你的人；把我拏去代她罷！」

在東方，那天色起首變蒼白了。

第十章

維尼胥離了那位聖徒以後，就回到馬買丁監獄。

在那裏更番的禁衛軍已經全認識他，並且平常總讓他進去，沒有一點困難。但是這一次那些行列在他面前絕不躲開，一個百夫長走近：

「你饒恕我罷，尊貴的保民官。今天我們得着命令不放一個人過去。」

維尼胥的面色成了蒼白，重複着說：命令？

那個軍士帶着一種不忍的神氣看着他，並且說：

「是的，是該撒的，貴人。在那監獄裏面有很多的病人，人家或者恐怕那些看訪人把傳染病傳到城裏面去。」

「但是你並沒有說那個命令止關係着今天一天！」

「在正午的時候，人家使我們更番。」

維尼胥不說話，並且把頭揭開。因為他覺得在他頭上那個黎基式的帽子好像一種鉛鞘子細着他。但是那個兵士走近，並且低聲的說：

「不要害怕，貴人。那些看守人同虞瑞斯在她的跟前。」

他說着就側過身子，用他那高盧的長劍很快的在一塊石頭上面畫一個魚形。

維尼胥用一種推究人的眼光看他：

「……並且你是禁衛軍……」

那個兵指着那個監獄說：「一直到我將來在那裏的日子。」

「我，我也崇拜那位基督！」

「希望他的姓名受讚揚！貴人，我知道……我不能放你進去；但是，如果你給我一封信，我可以從那些看守人送到他方。」

「我多謝你，兄弟。」

他回來碰着俾東，俾東對於他那「拏黑夜當白晝」的習慣守的很篤實。他纔回來，但是已經洗了澡並且擦過在睡覺以前要擦的油。

維尼問：

「人家沒說那些早晨遊戲起頭的日子麼？」

「這要再遲十天。但是人家起首在別的監獄裏面出人。一切還沒有絕望。同黃銅鬍子，一句合時的話就可以救或毀一個人。無論怎麼樣，我們總要遷延時日。」

他們互相離開；但是維尼走到圖書室裏面，給黎基寫信。

他自己把他的信帶給那個基督教徒的百夫長。這個人進到監獄裏面去。不久維尼又看着他。

他給他說：「黎基，給你致敬。至於她的答辭，我今天就給你送去。」

維尼胥不願意回住宅。他坐在一個界石上面，等那封信。太陽已經在天上升的很高了，並且從銀坡一方面，那個佛隆已經滿了。

近於那個保民官所坐的地方，忽然有一種騷動鬧起來。那個街道是亂嚷嚷的；兩個穿黃色被衫的小使喊叫着，用他們的蘆條趕開衆人，使他們給一位很華麗的轎子躲開。這個轎子由四個高大的埃及奴隸抬着。

那個轎子裏面，是一個穿白衣服的人。大家分不清楚他的面孔，因為他的眼看着一卷蘆紙，好像很小心着念些東西。

那些小使喊叫：「給尊貴的隨從騎士讓開地方！」

但是那條街充塞到這步田地，那個轎子不能不停一時。那麼那個隨從騎士不耐煩，任他的書卷落下，並且側着頭顱。

「給我把這些無了的人趕過去！並且快一點。」

他忽然瞧見維尼胥，趕緊把那卷書舉起同他的兩眼一般高。

維尼胥用手摩着他自己的額頭，覺着他還在作夢。

在那個轎子裏面巍然高坐着基隆。

那些小使打開了路，那些埃及人就要走他們的路，當那個時候，那個少年保民官轉瞬之間，才明白了許多的事情。昨天他還覺得那些事情是不可解的。他就走近那座轎子。

他說：「給你致敬，基隆。」

那個希臘人帶着尊嚴和驕傲的神氣，——他盡力使他的面孔帶着一種安靜的氣象，在他的靈魂裏面却不安靜。——他分辨說：「少年，少年，我給你致敬，但是你不要拉着我，因為我要趕緊到我的朋友，尊貴的第節蘭家裏去。」

維尼胥靠着那個轎子的凸緣，向基隆歪着，眼睛直對着他看。用一種打顫的聲音說：

「你賣了黎基。」

那一位帶着驚駭的神氣爭辨說：……「忙農的大像！」譯者注據希臘神

夫人的兒子被 *Thibés* 附近給他立一個大像

但是在維尼胥的眼睛裏面絕沒有威嚇，那個老希臘人的恐懼，立時也就消滅了。他想着他在第節蘭和該撒自己的保護之下，——這就是在他們前面無論甚麼人都要戰慄的兩個威力，——由好體格的奴隸圍繞着，並且維尼胥在那裏沒有兵器，面容瘦損，身子因為憂鬱的灣曲起來。

想到這裏，他又沈下他那厚臉。他用他那圍着血色的眼睛釘着維尼胥，並且低聲答應：

「但是你，當我要餓死的時候，你教人家鞭我。」

他們靜默着一會兒；以後維尼胥用那氣被堵塞的聲音憤怒的說：

「我原來是不公平。基隆……」

那個希臘人仰起頭顱，打他那些手指作聲，表示輕蔑的意思，很高聲的分

辨說，教大家都能聽見：

「朋友，如果你問我要些東西，你早晨來到我那愛幾蘭的房子裏面；因為那個時候，我洗罷澡，招待我的客人。」

他作了一個記號，那些埃及人舉起轎子，至於那些小使旋轉着他們的蘆杖：

「給尊貴的基隆基羅尼德的轎子讓開地方！地方！地方！」

第十一章

那些早晨的遊戲應該開幕的那一天，很多的少見多怪的人從黎明就等著開門，聽着那些獅子的吼聲，豹子的濶喘，狗的狂嗥，非常的高幸。那些獸從兩天絕沒喫東西；人家使在他們那檻子的前面過些帶血的肉，激動他們的憤怒和食慾。那些野獸時時嗥叫，爆烈成一種這樣可怕的騷動：站在馬戲場前面的那些人彼此聽不見說話。

從太陽高起來的時候，就在那馬戲場圍牆裏面，揚起來些和善和安靖的神歌；人家很驚愕的聽着，反覆說道：「基督教徒！基督教徒！」果然在夜裏他們成大堆的運到戲場的圍坐。早晨劍師的小隊，由他們的老師引着，那些角觥的人起首在那戲場的圍坐滙集起來。他們不願意在正時候以前就困乏，行走着並沒帶兵器，常常全體赤裸着，帶着花製的帽子，手內拿着綠枝，年紀很輕，在那個清晨的光明裏面很美麗，生命滿足。他們的身體油擦的放光，可驚駭的，並且很像些花崗石，容易使那些人民，「形態的大讚賞家，」入了迷幻。那些賤民知道他們的名字，喊叫：「致敬！佛努斯！」來歐！致敬，馬西某！致敬，底買得！以後他們到那些門後面就看不見了，從那裏不止一個不能再出來。

在一切的時候，總有些新奇的景像引起羣衆的注意。執鞭人在那些劍師後面前進，他們的職務就是鞭打和激動那些對敵的人。後面這些騾子向着

那劍師脫衣處拉些成列的車，車上架着些棺木。那些人民看見這些很高幸，因爲從那些棺木的數目可以結論到劇幕的異常。以後來些專管殺死受傷的人，全扮演成沙龍和麥古爾的樣子；歸結就是那些禁衛軍，每一個皇帝在戲場的圍坐裏面常有些軍隊屬他調度。人家把平民的進門開開，那些人民洶湧進去。但是羣衆這樣的多：延長幾點鐘，他們「源源不絕」的往裏面流。那些獸類嗅着人氣就狂吼起來。在那門開的時候，吼聲更加增長；那些人民在那馬戲場裏面得了地位，好像那些波浪在激動的海水裏面吼叫。

歸結羅馬的知事同他那些更夫到了，以後就是那些元老，參政，法官，管理公衆建築的官吏，宮庭的官吏，禁衛軍的官長，貴族，和佳麗的婦人。

大家止等該撒來到就開演。至於奈龍，也不願意過於使那些人民耐性等，並且想着諸事小心，得他們的親善，不久就同着哀白和些隨從騎士出來。俾東和維尼胥在那裏面坐着同一的轎子。

那些看守人和戲場圍坐的僕從全得了維尼胥的賞賜。並且說好：那些格鬥猛獸的人把黎基藏到地窖的黑隅，直到夜靜以後，他們就把她交給那個保民官的一個佃戶，這個佃戶同她立時往阿板山去。人家把機密告訴俾東，他就勸維尼胥同他公然到戲場圍坐去，以後趁着喧囂，就逃出來：可以趕緊進到地窖裏面，要避免一個可能的錯誤，他可以自己把黎基指給那些看守人。

那些看守人使他從一個事務的小門過去，他們裏面的一個叫作西侶斯，立時引他到那些基督教徒的跟前。

他們進在一個廣漠的低廳裏面，很黑暗的，因為光線只能從對着細砂場並帶着格子的開口穿過來。起頭，維尼胥甚麼也分辨不出來；他祇聽見在那廳裏面有些低聲的亂嚷，和從戲場圍坐所來的人民喊叫。遲一會兒，他的眼睛，同黑暗習慣了，看見些成羣的古怪東西，好像些狼和熊……這就是那些

基督教徒，人家把他們纏在野獸的皮裏面。有些站着，有些跪着祈禱。

維尼肯在西侶斯一邊走，細看那些面孔，找尋詢問；他有幾次碰在那些因為悶氣暈倒的人的身體上面。他想起來無論甚麼時候，人家全可以開那些格子，他就來高聲叫黎基和虞瑞斯，希望就是遇不着他們，有一個認識他們的人來答應他。

果然有一個穿熊皮的人拉他的外衣，並且說：

「貴人，他們還留在監獄裏面。人家使我最後出來，我看見她在她的臥床上病着。」

維尼肯問：「你是誰？」

「掘石的工人，在我的陋室裏面那位聖徒給你行了洗禮，貴人。人家把我下在監獄裏面三天了，並且今天我就要死。」

維尼肯從那個地窖裏面出去到戲場圍坐，坐到俾東旁邊，在那些侍從裏

面，

俾東問：「她在那裏麼？」

「沒有，她還留在監獄裏面。」

「你聽着我忽然想起的意思；但是聽的時候，你可以看着尼基牙那邊。比方說，使人家相信我們說她的髮飾：：第節蘭和基隆視察我們，：：你使人夜裏把黎基放在一個棺木裏面，並且好像她是死了，教人把她抬出去罷。並且你有點疑惑。」

維尼回答：「是的。」

平常開幕總是搏擊猛獸，各種北方和南方的蠻人在這種遊戲是很出色的。但是這一次開幕就是那些瞎打劍師：有些劍師帶着盔冑，眼前也沒有開口，他們要瞎打起來。

有十二個瞎打劍師，同時在那細砂場上面出現。起首他們用劍搏擊空中，

至於那些執鞭人用些非常大的叉子把這些向那些驅逐。那閑都的衆人很
安靖的瞻望這種實在可蔑視的戲幕。有些人已經對敵起來，並且那個爭鬪
開始帶血。在那些敵手中間，頂奮激的扔掉他們的盾，並且用他們左手緊鎖
起來，用他們的右手死力爭鬪。跌倒的舉起指頭，哀求大家的憐憫；但是在那
戲幕的開始，那些人民平常總要那些受傷人死的，頂利害的就是關係着那
些瞎打劍師的時候，他們的面孔全遮蔽着，那些觀戲人總覺得這是些不認
識的人。

現在爭鬪更劇烈了，不但激起平民的興味，並且激起那些閑都的人的興
味，——在那爭鬪的時候，那些少年貴族時常作些異常的賭賽，至於把他們那
最末的錢輸掉。

當那些喇叭的銳音揚起來的時候，戲場圍坐裏面有一種沈悶的肅靜。成
千的眼睛釘着那個異常大的門：一個衣裝沙龍的人走近，在大衆肅靜的中

間，用繩把那門叩三下子，好像徵集在那後面藏着的人到死處去。以後那兩扇門慢慢的開，顯出一個暗黑的口子。從那裏面，那些劍師不久蜂聚到發光的細砂場上面。

那些奮擊人伸起他們的右手，並且抬起頭顱和眼睛向着該撒，用一種悠長的聲音抑揚吟誦：

Ave, caesar imperator. (敬禮，該撒皇帝)

Noritur te salutant, (就死的人給你致敬)

轉瞬之間，他們散開，並且分開坐到那細砂場周圍。他們應該全隊互相毆擊。在這種爭鬪的時候，那些人民的靈魂，心神，眼睛，全要與聞；他們嗥叫，狂吼，吹哨，拍手，歡笑，激動那些奮擊人，並且歡喜的發瘋。在細砂場的上邊，那些劍師分兩班，用一種像野獸的奮激來爭鬪：胸抵着胸，身體盡死命的互相束迫，可懼的肢體，在他們的骨節裏面軋軋的響，劍陷沒到胸膛和肚子裏面，變成

淡黃的嘴唇像注射的噴血。有幾個新手，到末了，驚駭的這樣強烈：從亂擾裏面逃出，跑着敗下來；但是那些執鞭人用他們那鉛尾的鞭子，立時把他們趕到那個混亂的中間。那沙現出斑紋。在一切的時候，有些赤裸着並穿着銅甲的身體，來把那些膨脹的好像葦束的行列加厚。

歸結那些敗的差不多全贖下死了；止贖幾個受傷的人，搖蕩着跪在那細砂場中間，並且向着觀戲人伸着手請求赦宥。人家把些獎金，花冠，橄欖的枝，分給戰勝人。以後有一會兒的休息。由萬能的該撒的命令，這個休息換成一種宴會。人家把那些焚香爐點起。那些蒸發器在衆人裏面降下一種薩佛朗和紫金花的細霧。獻上些清涼品，烤肉，甘美的點心，橄欖和菓子。那些人民吞食，饒舌，給該撒喝采，想教他更慷慨的施與。

戲幕的第一部完了。大家離了坐位，去到過道裏面，和解他那酸困的腿，並且談話。那些隨從騎士孛基隆來解悶，嘲弄他那希臘的性質，和他個人的怯

懦，因為他不能忍受這一類的戲幕，

喇叭的聲音表明休息時間的終了。在那細砂場上出來些僕從，在這裏，或那裏，用他們的鉞子打碎那些還由血粘着的小砂堆。

現在輪到那些基督教徒了。

那個總督作一個記號，還是那一個老人，穿着沙龍的衣裳，在那細砂場上出來，慢慢的穿過去，並且在那肅靜中間，用他的繩子把門叩三下。

在那戲場圍坐裏面，大家高聲喧噪起來：

「基督教徒！基督教徒！」……

那些鐵欄子軋軋的響，在那些黑暗的過道裏面，執鞭人用着他們那習見的喊聲吼怒起來：『到沙頂上！』並且轉瞬之間，那細砂場上好像蕃殖了一個林居的獸羣。

一切人全用急激的速率快跑，並且到了中心，這些靠着那些跪下，舉起手

來。

那些人民決定他們要哀求他們的憐憫，對於這樣的怯懦很憤怒的：大家起首踹脚，吹哨，把些空的盛水器，嚙過的骨頭，扔到細砂場裏面，並且憤怒的喊叫：「野獸！放開野獸……」

但是一種沒等着的事情忽然經過。從那毛豎的人羣中間，顯出些歌唱的聲音；並且響動着神歌，這是羅馬的馬戲場第一次聽着的：

“Christus regnat” 「希望基督統治……」

那些人發了怔。那些罪人唱歌，眼睛抬起向着戲棚。他們的面色是蒼白的，但是像有神附體一樣。大家全明白他們並不求救宥，並且他們也沒看見馬戲場，也沒看見那些人民，也沒看見元老和該撒。

但是人家又開了一個欄子；在那細砂場中間，有些全羣的狗，狂跑亂竄：伯婁鮑奈的大黃獵犬，畢來奈的斑紋犬，夷伯尼的長毛犬，像狼一樣。這一切的

狗預先餓起來，肋部陷入，眼睛帶着血色。那個戲場圍坐被牠們的嗥叫和嗚全填滿了：那些基督教徒，唱完他們的神歌，還在跪着不動，並且好像化石，合音的悲號：“Pro Christus! Pro Christus!”（爲着基督！爲着基督！）

那些狗嗅着在野獸皮下的人氣，對於他們的不動很覺奇怪，不敢立時跳在他們的身上。有些想攀登那些獸圈的圍壁，有些周圍着細砂場小跑嗥，牠們好像要追一種不可見的獵獲品。那些人民生了氣。成千的聲音怒呼起來：有些看戲人，效那些野獸的狂吼；有些人狂吠着好像狗；還有些人用各種的語言來激怒那些野獸。戲場圍坐裏面喊聲雷動。那些狗也憤怒起來，向那些跪着的人跳去，以後又退回來，震輾兩腮，軋軋的響。歸結有一個獵犬把牠的長牙扎到跪在人前面的一個女人的胳膊裏面，並且用牠的身量把她壓毀。

那個時候，成打的狗好像穿過一個缺口，就在那人堆裏面，蹂躪起來，那羣

衆要小心着瞧，不狂吼了。在那些嗥叫和喘涸裏面，還揚起些男人和女人的哀音：「Pro Christu! Pro Christu!」血從那些粉碎的身體流出，好像急流一樣。那些狗互奪那些血污的肢體。那些血和破裂臟腑的腥味把那些阿拉伯香料的氣味遮掉，並且把全馬戲場填滿。

歸結人家這裏那裏，還看見些跪着的人，不久這些人也沈沒到羣嗥裏面。在這個時候，人家重新把些成羣和裝到獸皮裏面的犧牲趕到細砂場裏面。他們也像那頭幾羣，立時跪下。但是那些狗氣力完了，不要來撕他們。止有幾個跳在頂近的基督教徒的身上；別的躺下，仰着嘴，乾那些血。並且開首很粗的喘氣，牠們那喘息的肋骨在那裏伸縮。

在那個時候，那些人民精神的隱微地方有點不安，但是他們對於殺戮好像迷醉了，並且被那種狂行所激動，銳音叫號起來：

「獅子! 獅子! 放開獅子!」……

那些獅子是留着第二天用的；但是，在戲場圍坐裏面，人民能強迫一切的人。就是該撒，也得從他們的意思！

奈龍作個記號，教人家開那個地窖，羣衆立時平靖了。人家聽是欄子軋軋的聲音，獅子就在那欄子的後面。那些狗看見牠們，在對面堆集起來，用堵氣和尖銳的聲音狂吠；至於獅子在那細砂場上面一個一個的跳出來，黃色，大身軀，並且帶着毛茸茸的大頭顱。該撒自己也轉過他那倦厭的面孔向着牠們，並且把那碧玉的眼鏡擎到眼睛跟前，更精細的看牠們。那些隨從騎士鼓掌給獅子致敬；衆人也用手指計算他們的數目，用一種貪婪的眼睛，偵察牠們能使跪在中心的基督教徒起甚麼樣的感覺；至於那些教徒反覆說他們的：Pro Christu! Pro Christu! 好些人覺得這話沒一點意思，全體覺得牠很討厭。

那些獅子雖然餓了，對於犧牲却不慌忙。那些浮在沙上的微紅反光攪亂

牠們的視覺，並且他們眩暈了，開闔他們的眼皮。有幾個很懶惰的伸開他們那微黃色肢體；別的幾個張開嘴，打呵欠，好像要顯出來他們的長牙一樣。但是那血腥味和堆在那細砂場上的成塊的身體漸漸形響到牠們。牠們的動作不久就躁烈起來，鬣毛豎起來，鼻孔帶些聲音鼓起來。一個獅子忽然向著面孔撕破的一個女屍跳去，並且把牠的前蹄放到那個身體上面，起首用牠那像擦子的舌頭舐那些凝固的血塊。另外一個走近一個基督教徒，這個教徒在他的胳膊裏面，抱着一個縫到鹿皮裏面的小孩。

那個小孩大哭，狂叫，拘攣著堅持他的父親。至於他的父親，就是一會兒，也想保存他的生命，盡力從他的頸子上面來拉開他，把他遞在他後面的那些人。但是那些吼聲和盡力把那個獅子激怒；牠發出一種啞而且短的吼聲，一蹄子就把小孩壓毀，並且把牠所搗碎的父親的頭顱啣到嘴裏。

那個時候。一切的野獸全跳到那些基督教徒的堆裏面。有幾個婦人不覺

發出些駭懼的喊聲，那些人民的喝采聲音把這些喊聲遮住，但是不久也止住了，因為他們無論是甚麼全要看清楚。他們看見些可駭的事情，——有些頭顱完全沈沒到張開的嘴裏面，有些胸膛一長牙就穿過，有些拉出的心肺；他們並且聽見些骨頭在兩腮裏面花喇花喇的響。有些獅子從肋骨，或是從脊梁啣着他們的犧牲，狂跳着在那細砂場裏亂跑，好像要找一個黑暗地方來吞食他們；另外些個，蹣跚着，互相爭鬪，互相緊抱，同些奮鬪人一樣，吼聲雷動，填滿了那個戲場的圍坐。那些人從他們的坐位上起來，有幾個離了他們的地位，下到底下的幾層，要看的更清楚些，他們並且在那裏照死處互相擠壓。到歸結的時候，那發狂的羣衆好像溶化到細砂場的上面，並且起首同那些獅子一樣的撕拉。

有些時候，人家聽見些非人類的喊聲；有些時候，聽見了喝采；有些時候，聽見吼聲，轟聲，長牙的花喇聲，和那些狗的嗥聲。並且有些時候，人家止聽見悲

號……

該撒把他的碧玉眼鏡擊得同眼睛一樣高，很細心的瞻望。俾東的面孔表示出來厭惡和蔑視的神氣。基隆暈倒，已經被人家抬出去。

但是那個地窖常常在那個競走場上面，吐出來些新犧牲。

聖徒彼得站在那個戲場圍坐的末一層，觀察他們。沒一個人瞧他，因為一切的头顱全向住那細砂場轉過去。他起來。並且就好像從先他在殼奈侶的葡萄田裏面替那些就要閉到監獄裏面的人，對着死和對着永存祝福，——現在也是那樣，彼得用十字架的記號替那些要死在那些野獸的牙底下的人祝福，——他替他們的血和苦痛祝福，——他替變得不成樣子的死屍和離血，沙遠飛的靈魂祝福。至於那些殉教的人，抬起他們的眼睛向着他；那個時候，他們的面孔發了光輝：他們看見在他們的頭頂上，在那頂上，那個十字架的記號，就微微的笑。

但是該撒忽然，因為奮激，或者因為要越過直到那個時候在羅馬一切所能見的事情，對着那個知事咕噥幾句話；知事就離了攔板，趕緊到那地窖裏面去。

至於那些羣衆，當他們看見那些欄子又開的時候，也發怔了。那時候放出些頂不同的野獸：阿佛拉特的虎，努米底的豹子，熊，狼，豪狗和獬豸，那全細砂場上面好像有一種斑點或斑紋的皮像波浪一樣流動起來，——微黃的，暗褐的，或鹿子色的，亂擾擾的，人家止能看出牠們那可怖的脊骨和蠢動的渦旋。那個戲幕在表面上全失了他那實在的性質。這太多了！在那些吼聲，嗥聲，哼聲的中間，這裏和那裏，從觀戲人的橈子上面，發出了些婦人的尖銳和拘攣的笑聲。她們的氣力到底是竭盡了。有些人害怕了。面孔沈晦起來。很多的聲音喊叫：「穀了！穀了！」

但是在那細砂場上趕出去那些野獸沒有放牠們容易。雖說這樣，該撒要

掃清那些獸迹，找出來一個法子，對於人民同時又成了一種新娛樂品。在一切的過道裏面，橈子的中間，現出來些成羣的努米底的黑人，手裏擎着弓，耳朵上帶些環垂，頭髮裏面帶些羽毛。那些人民猜着他們要玩的東西，權悅的喊叫，給他們致敬。那些努米底的人走近周圍，把些箭放到張好的弦上，來穿那些蠢動的野獸。果然這是一種新戲幕。那些像黑檀的身體，輕巧的形態，向後面仰着，不歇氣的張那些弓，並且放些鏢鎗，好像下冰雹一樣。那些弓弦的嗡嗡聲，羽箭的震動聲，同那些野獸的嗥聲，觀戲人的賞贊的喊聲結了婚姻。那些狼，豹子，熊和還活着的那些人，全互相倚靠着死亡了。這裏和那裏，一個獅子覺着牠的肋上受了鏢鎗的傷，用一種猛烈的動作，轉過牠那因為憤怒現出皺紋的嘴，捉着並且壓碎那木頭；還有些疼的悲號。那些小野獸，驚懼張皇，在那細砂場上面瞎跑，或者用頭碰那些欄子。但是那些箭不住的嗡嗡響，不久那活着的全倒在要死的最後震動裏面。

那個時候，在那爭鬪場上面，跳出來成百的奴隸，帶着些鋤，鏟子，掃帚，小車子，籃子，來把那些臟腑堆集起來，掙出去，並且帶些盛滿砂的口袋。不久那一切的獸迹由他們那急激的勤力充滿了。轉瞬之間，人家除去了那些死屍，洗去了那些血和糞，掘除，刈掃，並且用一層很厚的乾砂把那細砂場蓋着。這些作完了，有些愛情突然進來，散布些玫瑰和百合的花瓣。大家重新點起香爐，並且把那幕撤開，因為太陽是已經很顯著的西下了。

那些羣衆很驚怪的面面相覷，互相問詢這一天還有些甚麼戲。

還有一齣，沒有一個人預備看這一齣：該撒從有些時候，離了擱板，忽然在那花飾的細砂場上出現，穿着大紅衣服，戴着金製的帽子。十個歌師全帶着十弦琴跟隨着他。至於他，他手裏擎着一個銀製的胡琴，用一種威嚴的步趨進到中心，致敬了許多次，抬起眼睛向着天。他就那樣停了一會兒，好像等着神來附體，以後敲着那些弦子，起了頭唱：

你用你那神聖的琴聲，

把那些祈禱，喊叫，歎聲蓋住了。

無情的斯滿特！譯者注 *Smintheus* 是 *Apollo* 的綽號但是今天還有。

那眼睛，好像花上的露珠，含些眼淚，呵苦痛！

當那個時候，順着我那神歌的聲音，忽然跳出來。

從他那些古迹的悲哀的屍布裏面，

那個駭怖的日子，那個大火的日子……

斯滿特！——在這一天斯滿特是在甚麼地方呢？

奈龍的聲音啞了，並且他的眼溼起來。他的眼睫像管神燈的巫女的，有些眼淚在那上面發光；那些像啞叭的聽衆，忽然爆發出來一種不能完結的擊掌聲音，好像暴風雨一樣。

那個時候，從那些平民的進口，——是因為換戲場圍坐的空氣開了，進來些

腕車的軋軋的聲音，人家把那些基督教徒，男人，女人，和小孩子的帶血遺骸放在那些車上面，運到些可駭的臭濠裏面去。

第十一章

那幕戲演完了。羣衆離了戲場圍坐，從那些平民進口流向那座城裏去。俾東和維尼胥一路無話。那個轎子在別墅前面停下；他們下來。一個黑暗的人影立時走近他們。

「那位尊貴的維尼胥在那裏麼？」

那個保民官說：「是的。找我作甚麼呢？」

「我是米蓮的兒子納塞爾。我從監獄裏面來給你帶些黎基的新聞。」

維尼胥扶着他的胳膊，起首由那些火把的光明，用兩眼對着看他，說不出一句話來。但是納塞爾猜着含在他嘴唇裏面的問題：

「她活着呢。虞瑞斯打發我到你跟前來，貴人，要告訴你說，她發熱的時候，

祈禱上帝，並且反覆說你的名字。」

維尼胥回答：「基督的光榮！他有權力把她還我。」

他把納塞爾引到圖書室裏面，俾東不久也到那裏會着他們。

維尼胥說：

「你告訴那些看守人說，把她放到一個棺木裏面，就好像她死了。找些人夜裏同你把她抬出去……在那些臭濠附近，將要有些人一個和一個轎子；你們把棺材交給他們。你從我這裏允許給那些看守人，每一個人在他的外套裏面所能拏的一切銀子。」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那面孔失了他平常所帶着的恍惚神氣；他的軍人性質，又像醒起來，希望把他那從前的勇氣還給了他。

納塞爾大叫着抬起手來：

「希望基督還她的健康，因為她要自由了！」

俾東問道：「你相信那些看守人能允許麼？」

維尼肯說：「是的，——那些看守人已經允許她逃走；人家把她當作一個死屍抬去，他們更容易認可了。」

納塞爾講明：「有一個人，用一塊熱鐵，驗視我們所抬出的身體，真是死屍不是，但是給他幾個錢就殼了，可以使那塊鐵觸不到臉上。有一枚金幣，他可以觸接棺木，不觸接身體。」

俾東細想着。

歸結他說：「應該一切的人全相信她是死了，你在那山裏面甚麼地方沒有一個你能相信的佃戶麼？」

維尼肯分辨說：「是的，我有一個，在那些山裏面，殼劉拉附近，我有一個靠住的人。當我很小的時候，他把我抱在他的胳膊裏面，並且對我永遠是很忠誠的。」

俾東把那些牌子遞給他。

「你寫字叫他明天來。我要立時打發一個跑信的去。」

又遲些時候，一個騎馬的奴隸動身到穀劉拉去……第二天，維尼肯的佃戶尼格來見他的主人。他很慎重，把在布來達尼人中間所選出來的四個有信用的奴隸，同那些騾子和轎子留到鉸比耳一個客舍裏面。

不久俾東引着納塞爾進來。

他從遠處說：「好新聞！」

那些新聞果然很好。起首雖說黎基同每天在地監裏面和在外面死了成百的人有同樣的發熱，格婁穀醫生給她的生命保險。至於那些看守人和那個用熱鐵察看死人的，已經用錢把他們買下。還有一個人叫阿底斯也來幫助。

納塞爾說：「我們在那個棺木裏面鑽了些口子。惟一的危險就是當我們

在禁衛軍身邊過的時候，她悲號一聲或說一句話。格婁穀另外要給她一個安眠劑。那個棺木的蓋子將來並不釘上。你們將來很容易把她掀起。並且把那個病人抬到我們的轎子裏面，當那個時候，我們就把他一包沙放到那個棺木裏面。」

那個談話完了。尼格到那個客舍，他帶那些人的跟前去。納塞爾在他的被衫底下帶着一袋金子回到監獄裏面去。

夜深的時候，下了一陣大猛雨，因為有一天的熱氣把些石頭燒熱，雨就在那石頭頂上化成蒸氣，那些街道填滿了霧氣。以後天氣忽晴忽雨。維尼肯和俾東穿上帶雨帽的高盧外套，大雨以後街上全空了。時時有一個電光帶着腥氣的光明，把那些新蓋的房子，或人家正在蓋着的房子的牆照明。順着一個閃電的微光，歸結他們瞧見那個小丘，在小丘頂上就是黎畢丁的小廟，在小丘底下有一羣騾子和馬。

維尼肯很微聲的叫：「尼格。」

在那雨裏面有一個聲音回答：「我在這裏，貴人。」

「一切全預備好了麼？」

「一切全預備好了，親愛的主人。但是你在那個土隄底下避避雨罷，因為你要全溼透了。甚麼樣的暴雨！我想要有冰雹。」

果然下了些小冰雹。溫度立時降下。

他們等着，耳朵偵察着。

冰雹住了。但是立時有陣花花響的猛雨開始下起來。有時候起些風，從那些臭濠吹過來些爛屍的可駭的氣味。因為人家把那些剛埋在地平底下。

尼格忽然說：

「穿過霧氣我看見一個微明……又一個……還有一個……這是些火把。」

他向那些人轉過身來：

「照拂着你們的騾子。小心！」

俾東說：「他們來了。」

那些光更清楚了。人家可以分辨出來那些火把的燄子，在風裏面搖蕩。尼格作一個十字的記號，開始祈禱。

當那個悲慘的輜重到了那個廟前的時候，停下。

俾東，維尼胥和那個佃戶靠住那個小丘不說話的緊集着，心裏很不安寧。但是那些抬夫止停住一小會兒。用一塊布蓋着臉和嘴，避過在那乾肉附近的非常討厭的臭氣；不久他們又取住那些舁床，接續走他們的路。只有一個棺木停到那小廟的面前。

維尼胥突然前進，俾東，尼格和兩個布來達尼的奴隸同那個轎子跟着他。但是納塞爾的聲音很苦痛的，在那夜裏高揚起來：

「貴人，人家把她和虞瑞斯轉到那愛給林監獄裏面……我們抬的是別一個軀體！人家在半夜以前把她引走了！」

第十三章

那一天開幕就應該是那些基督教徒自相爭鬪。因為這種目的，人家給他們穿上劍師的衣服，並且給他們攻擊和備禦的軍器，同些職業劍師一樣。但是算盤打錯了。那些基督教徒把那些網叉，矛，劍扔到沙上，並且互相抱持，互相鼓勵着聽天任命的忍耐。該撒下一個命令，使些真正劍師到他們裏面，轉瞬之間就把那些跪着的人羣殺戮了。

那個時候，人家把細砂場刈掃了，並且在那裏掏些洞，那最末的一行離該撒的攔板止有幾步。那些地室忽然開了。從一切的口子，在那細砂場上面，放出來些成羣的基督教徒，全體赤裸，並且在他們的肩膀上面，負着些十字架。那砂上充滿了人。有些老人跪着往前進，大木把他們壓的灣着腰；在他們

的一邊，來些正在壯年的人，有些女人頭髮披散着，盡力用她們的頭髮掩蔽她們的赤裸。還有些成年的人和一些小孩子。那些犧牲和那些十字架，大半戴着花冠。馬戲場的僕從用鞭子來打那樣不幸的人，強迫他們把他們的十字架照着已經掘成的窟窿放好，並且站到一邊。——遊戲的第一天所還沒有交給那些狗和猛獸的人就要死了。

有些黑奴捉住那些基督教徒，並且把他們伸開放到那些十字架上，以後把他們的手釘到橫木上面，戲場圍坐裏面全反應着鎚子的響聲。

忽然從近那細砂場的橈子裏面有一個聲音揚起來，一個安靜和威嚴的聲音說：

「……憐憫的日子到了，幸福和安樂的日子；我對你們說，基督今天要把你們聚到他的周圍，安慰你們，並且叫你們坐在他右邊。你們總要有信仰，因為你們看那天給你們開了。」

聽見這些話，一切的眼光全向那些棧子轉過來；那些已經在十字架上面的人抬起來些蒼白色和受苦的頭顱並且看那個說話的人。

他前進到限住那競鬪場的隔子附近，來用十字架的記號給他們祝福。

這就是聖徒保羅。

那些僕從非常驚怪；人家所還沒釘到十字架上的一切人全跪下了。達斯的保羅給那些殉教的人祝福。

一個看守人走近那個聖徒，問道：

「你是誰，你給犯罪的人說話？」

保羅很安靜的分辨說：「羅馬的一個市民。」

以後他轉身向着那些犧牲：

「你們要有信用，因為這日子，就是憐憫的日子，並且和平的死罷，上帝的僕人！」

現在那馬戲場好像一個樹林子，在每棵樹上，懸着一個釘着的人。那些十字架的橫木和殉教人的頭顱由日光明朗照着；那細砂場由濃厚的陰影蓋着；這些陰影好像由一種格木編成的絆網，這裏和那裏表出來些金色的沙所成的斜方形。這一幕的快樂全在看那些犧牲慢慢的斷氣。那個林子到稠密這樣：那些僕從剛剛能從樹裏面過去。那周圍是特別的由些女人妝飾着。

在那些殉教人的中間還沒有一個人斷氣，但是有幾個開頭被釘上的人失了感覺。沒有一個人悲號，沒有一個人求憐憫。有些人的頭顱歪到肩膀上面，或者低在胸上面，就像瞌睡了；有些人好像深思；歸結還有些人眼向着天，很微弱的動他們的嘴唇。在這可怕的十字架的林子，這些展開的身體，這樣瀕死的靜默前面，那些人民快樂的叫聲忽然靜默了。哥里畢在那些被釘的人裏面，他的十字架立在皇帝的廂房前面。

在這個時候，他睜開眼睛，看見奈龍。他的面孔帶着一種這樣不可犯的神

氣，他的眼睛發光可怕的到這步田地：那些隨從騎士來用手指住他互相咕噥着談話，該撒也向他注意，很沈重的把那碧玉的眼鏡拏近他的眼睛。有一種絕對的靜默。一切的眼光全錠在哥里畢身上，他用力想要把他的右手從十字架上拉下來。

以後那個被釘人的胸脯臟起來，兩肋上的突起也顯出來，他叫：

「你的不幸！弑母的人！」

對着這樣在他的全體人民前面發出來的辱罵，該撒打顫，那碧玉也就隨手掉下。哥里畢的聲音，越來越可怕，在那全戲場圍坐裏面響起來：

「你的不幸，你那母親和兄弟的凶手！你們不幸，邪教主唱者！那深淵在你腳底下開了口，那死伸開胳膊求捉你，那墳墓偵伺你！你的不幸，活着的死屍，因為你要死到那駭懼裏面，並且永久的受罪……」

他很凶惡的伸開，好像一個活骷髏。他在皇帝的攔板上面，搖動他的白鬚

子，把他所帶的玫瑰花瓣攪亂起來。——你的不幸！凶手！你的鐘點快到了！這就是他最後的用力：遲一會兒，他好像要把他那被釘的手解放開，並且向着該撒揮去。但是忽然他的胳膊更伸長了；他的全體陷落起來；他的頭顱又墜到胸脯上面，死了。

在那些十字架上的林子裏面，那些頂衰弱的殉教人一個一個的長眠了。

第十四章

維尼胥知道納泰爾當一個背死屍的人，無論怎麼樣，總能到地監裏面去。他決定去試用這同樣的詐術。他出了一大宗錢，那個臭濛的看守人歸結把他放到他每天夜間所打發到監獄裏面找死屍的僕人裏面。夜間的黑暗，他那奴隸的衣服，他那包頭的浸樹脂的布，那監獄裏面可憐的燈光，——一切情景全使人家不能認識他。

當那個百夫長察罷他們那看濛的籤的時候，愛給林監獄的大鐵門在他

們的面前開了，維尼胥看見一個寬的小地窖。從那裏人家可以過到很多的地窖裏面。有些燈心照着盛滿囚人的地室：有些人順着牆躺着，熟睡，他們或者死了；有些人圍着一個盛清水的中心水槽喝水；有些人坐在地上，兩肘倚着膝，兩手抱着頭；這裏同那裏，有些小孩子緊靠着他的母親休息。人家聽見病人的打嚏聲，號哭聲，祈禱的微聲，用半音哼的神歌聲，還有那些看守人的冒瀆神明聲。

維尼胥的腿動搖起來。想着黎基在這個地獄裏面，他的頭髮豎起來。喉嚨緊起來。那戲場圍坐，那些猛虎的長牙，那些十字架，——一切還比這些可怕和發屍臭的地室強一點……

那個守壕的問：「有多少死人，今天？」

那守監獄的人回答：「總有一打，但是從現在到早晨，要有更多的；已經有幾個在那邊牆跟前溷喘呢。」

那個時候，維尼胥沒法找着黎基並且他想着他不能活着再見她了。

幸而那個守濠的人來幫助他：

他說：「應該把死的立時全運出去，如果你們同那些囚犯不願意全死。」

那個看監人說：「我們十個人管一切的地窖，並且總得教人家睡覺。」

「那麼我要把我的人給你留下四個；使他們去周巡地窖看看有死的沒有。」

「如果你這樣辦，我明天要請你喝一壺。但是每一個人身體總要送驗；有命令教穿他們的賴子；以後扔到濠裏！」

「好！但是你總要給我出酒錢。……」

那個看濠的指出來四個人，維尼胥就在裏面，來同別人把那些死屍堆到鼻床上面。

維尼胥還過氣來。現在儘少他一定能找着黎基。他起首很細密的察看第

一個地室，甚麼也沒找着。在那第二個，第三個裏面，他那尋找一樣的沒用。

維尼肯到第四個小地室裏面，比以前見的小些，舉起他的提燈。

他忽然打了一個寒戰；在一個氣眼的桶子底下，他好像看見虞瑞斯那偉大的影子。他去時吹滅他的燈心，並且走近：

「這是你麼，虞瑞斯？」

那個大漢抬起頭來：

「你是誰？」

「你不認識我麼？」

「你吹滅了燈，教我怎麼樣認識你呢？」

但是維尼肯瞧見黎基躺在那牆跟前一個外套上面，他一句話不說，跪到牠的附近。

虞瑞斯那麼認識他了，說：

「基督應該受頌仰的！但是你不要驚醒她，貴人。」

維尼胥穿過他的眼淚細看她。

那裏雖黑暗，他却能分辨出來她的面容，好像白玉的蒼白色，和她那瘦削的肩臂。

他看見這些，心中充滿了一種愛情，這種愛情同頂激急的苦痛一樣，並且含滿了憐憫，敬禮和崇拜的情感。他跌下去，臉向着他，臉脣倚到那種少女所休息的外套邊的上頭。

黎基忽然睜開眼睛，把她的熱手放在跪着的維尼胥的手上面。

她說：「我看見你了！呵！我已經知道你要來。」

「我來了，摯愛。希望基督保護你，並且救你，我很愛的黎基……」

他不能多說了，他不願意在她面前，漏出來他的苦痛。

「我病了，馬舉，並且在細砂場上或是在這裏，我總是要死了……在我的

祈禱裏面，我曾懇求死以後能見着你：你來了，基督允許我了。」

他好像還不能說一句話，惟有靠近他的胸脯緊抱着她，她還說：

「我已經曉得你要來了。並且今天救世主允許了我門說句憑神降福。已經，馬舉，我已經向着他去，但是我愛你，並且我將來永遠愛你。」

她不說了，要呼吸一點空氣，以後捉着維尼肯的手舉牠到她的嘴唇旁邊：

「馬舉……」

「是的，我的摯愛！」

「你不要哭。記着你將要在那上界，到我跟前。我的生命將來不很長，但是上帝要把你的靈魂給我。並且我要能對基督說，雖然我死了，雖然你看見我死了，雖然你停在那憂愁裏面，你沒有咒罵他的意志。他將要把我們聚起來；我愛你，並且我要同你在一塊兒……」

她又出不來氣了，歸結她的聲音剛能明白：

「允許我這些罷，馬舉！」

「對着你那神聖的頭顱，我就允許！」

那個時候在那憂慘的光線裏面，他看見黎基的面孔發光。她還把維尼昏的手掣到他嘴唇旁邊一次，並且咕噥着說：

「你的妻室……我是你的妻室……」

在那牆後面，那些玩 *Scriptae duodecim* (十二牌) 的禁衛軍，揚起些吵鬧的聲音。

至於他們忘了那個監獄，那些看守人，和地球的全體，並且把他們那天堂的靈魂混在一起，祈禱起來。

第十五章

天還沒有全黑，那頭些人羣已經起首向該撒那些園子會集起來。那些人穿着過節的衣服，戴着花子，很快活的唱着，去看一個新奇和美麗的戲幕。

他們差不多全醉了。Semaxii Sarmenticii 的呼聲！譯者注 Semaxius 或作 Semianus 意思是說放在一個半輪
馬子上邊軋死Armenitien是羅是在德可達路上，在愛米蓮橋上，在低布河的一岸，
在奈龍的馬戲場的周圍，並且一直到那邊頂上，在范地康小山上面，全用着
凱旋的聲音暴鳴起來。想使那些基督教徒完了事，並且截住那從監獄漸漸
分布到城裏面的傳染病，該撒同第節蘭使人把那些地室全弄空，止留着幾
打人，爲那些遊戲的末場保存着。那些羣衆，當他們過了園子的欄子的時候，
發起怔成啞子了。在那些重要的路徑，沒到荊棘裏面的路徑，傍着草地，樹叢，
池子，養魚池，和種花的草地的路徑上面，豎立些橛子，塗些樹膠，人家把些基
督教徒縛到頂上。

從那些小丘的頂上，眼光不被樹帷子當着，人家可以全望見成行列的橛
子和人身體，這些人身體由花，長春籐，長青樹的葉子綠飾着。

那個時候天色黑暗了，那初出的星宿剛放光明。在每一個完了罪的人的

一邊來些帶火把的奴隸。當那喇叭一吹，說要開演了，他們就把火把放到那些架子根前。

浸松脂的乾草，藏在那些花底下，立時發光明的火燄，越燒越大，來把長春籐的花籬展開，並且舐那些犧牲的脚。那些人民靜默起來；那些園子反響出來，由整千叫苦聲音所成的獨一無二，和無限的悲號。雖然這樣，有幾個犧牲，抬起眼睛，向着散布列星的上天，歌唱基督的榮光。那些人民總是聽着。但是當從那些小樁子的頂上，有些小孩子聲音慘痛來叫：「媽媽！媽媽！」的時候，就是頂堅硬的心腸，也就充滿了驚怖；並且就是喝醉的人看見這樣小頭顱，和這些無罪的面孔疼的皺着，或者被那堵塞呼吸的煙氣蓋着，也就打一個寒戰，那些園子裏面，充滿了烤肉的氣味，但是那些奴隸立時在樁子中間的香爐裏面扔些長青草和蘆薈……

還在開幕的時候，該撒在那些人民中間出來，坐在一輛馬戲場的很華美

的四馬二輪車上面，這輛車套着四匹白駿馬。他穿着御人的綠色衣服，這是他的隨從或宮庭的隨從的衣色。別的一些車跟着，充滿了華衣的侍臣，元老，教士；有些音樂家穿着田神和半人半羊神的衣裳，玩弄十絃琴，三角琴，小木笛，和喇叭。該撒，第節蘭和基隆在他的旁邊，他覺着基隆的驚駭很好玩的。——他按定步驟引導他的馬，看那些發燄的身體，聽那些人民的喝采。他那奇怪的胳膊，在那銜勒上面伸着，好像作一個給他的人民降福的手式。他的面孔和他那半閉的雙眼微微的笑，他並且戴着金帽子，在那些人的上面發光，好像一個太陽或者一尊神。

他到了那個十字路口的大泉源附近，停住，從他的四馬二輪車上下來，給他那些同伴作個記號，並且混到羣衆裏面，站着，談論那些犧牲有甚麼可注意的地方，或者嘲笑基隆，因為他的面孔，顯出一種不可探究的神氣。

歸結他們到了一個很高的桅杆前面，這個桅杆有些長青草和長春籐妝

飾着。微紅的炭火燄還餓着那個犧牲的膝蓋，但是人家分辨不出他的面孔，因為那些小青枝燃着火，發些烟來罩着他。忽然一陣夜間的清風，把烟掃淨，顯出來一個蒼鬚老人的頭顱。基隆看見他，自己拳曲起來，好像一條受傷的蛇，並且從他嘴裏面發出來一個叫喊，與其說牠像人聲，不如說牠像老鴉的叫聲。

「格婁穀！格婁穀！……」

格婁穀醫生從那個發燄的樁子頂上，看他。

他側着他那苦痛的面孔，看那個人：他賣了他，把他的妻室和些小孩子搶去，把他引到殺人賊的埋伏裏面，並且在這些罪孽，由基督的名義全被饒恕以後，他還來一次把他交給些劊子手，格婁穀的眼睛釘住那個希臘人的面孔。大家全明白在這兩個中間有些事情，但是那些嘴唇上面帶着笑容，因為基隆的面孔很難看：人家很可以說那些火舌頭燒着他自己的身體了。他忽

然搖動，伸着胳膊，用一種可怖和劇激的聲音喊叫：

「格婁穀！用基督的名義！你饒恕我罷！」

周圍全沒有聲響：在那裏的人打了一個寒戰，並且全抬起眼睛向着那個樁子。

那個殉教的頭顱微微搖動，大家聽見一個悲嘆的聲音，從那個桅杆的尖上下來：

「我饒恕……」

基隆臉對着地倒下，像野獸一般狂噪，並且用兩手來把土堆到的他頭上面。那些火燄忽然射出，包住格婁穀的胸脯和面孔，把在他那頭上的長青草帽子散開，並且吞食在桅杆尖上的帶子，至於桅杆全體被一種無限的光明燃燒着。

但是基隆又起來了。面孔變化到這步田地：那些隨從騎士覺得在他們面

前的是另外一個人。他的眼睛發出一種強烈的光明；他那帶皺紋的額頭髮射出來入幻的精神：這種希臘人剛才還是羸弱和怯懦的，現在就像一個神附了體的教士，並且他要把些可怕的真話露洩出來。

——他有了甚麼了？他瘋了：……有些聲音咕噥着說。

至於他，他轉過身來，向着那些羣衆，抬起右手來說，或者更可以說用一種尖銳的聲音來道白，不但使那些隨從騎士聽見，並且使大衆全體都可以聽見：

「羅馬的人民！我對着我的死發誓說死了些無罪的人！那個放火的人，就是他！」

他指着奈龍。

有一會兒的靜默。那些侍臣變成石頭的人。基隆停着不動，手打着顫，指頭向該撒伸着。一種喧嚷爆發起來，好像大浪裏面的颶風忽然由一種陸風把

牠的鎖解開一樣，那些人民向着那個老人擁來，要就近一點看他。有些聲音喊叫：「捉着他！」別的喊叫：「我們的不幸！」一種像暴風雨的呼嘯和噪叫爆裂了：「黃銅鬍子！弑母人！放火人！」那樣的混亂鬧大起來。幾個燒化的桅杆忽然倒坍下來，成了一種火星的雨。那些人羣像一種盲目的激浪，把基隆拖到那個園子的深地方。

燒化的樁子到處開始倒下，橫到路上。那些過路被烟氣，火星，燃着的木頭的氣味，和人油點着的氣味充滿了。光明到處全熄了。那些園子黑暗起來。

基隆迷了，不曉得向那邊轉他的脚步。他碰着些半焦的身體。他掛着些火把，有一羣取攻勢的火星來包圍他，並且他有些時候坐下，用癡鈍的眼睛來看他的周圍。歸結他從那黑影裏出來，並且被一種不可抵抗的勢力推着，照着格婁穀歸還靈魂的那個泉源走去。

一隻手觸着他的肩臂。

那個老人轉過身來，看見一個不認識的人。在他面前。他就大聲喊叫：

「甚麼？你是誰？」

「一個聖徒，達斯的保羅。」

「我是該被咒罵的人……你想怎麼樣我！」

那個聖徒回答：

「我要救你。」

基隆扶着一顆樹。

他低聲的說：「我以後是不能有幸福了！」

保羅問道：「那麼你不知道上帝饒恕了那個懺悔的竊賊麼？」

「你不知道我所作的事情麼，我？」

「我看見你的苦痛，並且我聽見你給真理作證人。」

「呵！貴人！」

「並且如果基督的僕人在他受酷毒和死的鐘點饒恕了你，基督怎麼樣能不饒恕你呢？」

基督跪下，把他的面孔藏在他的手裏面，停住不動。保羅抬起面孔向着星宿，並且祈禱。

但是在他的腳前，忽然有一種悲嘆的叫聲高揚起來：

「基督！……基督！……你饒恕我罷！」

那個時候保羅走近那個泉源，在他的兩個手心裏面，吸出來些水，向着那個跪下的可憐人走回來：

「基督！我用聖父聖子和聖神的名義給你行洗禮！阿門！」

基督抬起頭，伸着手。那明月用牠那和柔的光輝照着他的白髮和他那不動的白臉。那些夜間的時候慢慢的過去；雞聲從多米斜那些園子的大鳥類飼養所裏面，來到他們那裏。他總在跪着，好像墓門的石像一樣。

歸結他問道：

「我死以前應該作甚麼呢，貴人？」

保羅從他的深思裏面醒過來。——他想着這種無從計量的威力，就是像這個希臘人的靈魂，也不能逃出去。——他回答：

「你要有信仰，並且給真理作證人！」

他們一同出來。在那個園子的門前，那個聖徒又給老人祝一次福。他們分手了，因為基隆自己要那樣，預先曉得該撒同第節蘭要使人捕擊他。

他並沒算錯。回去的時候，他看見他的房子被些禁衛軍圍着。他們捉着他，把他引到巴拉丹去。

該撒已經休息了，但是第節蘭等着他。他用一種沈靜而且凶惡的面孔給那個不幸的希臘人致敬。

他給他說：「你犯了傷害尊嚴的罪名，你將來不能逃那個責罰。但是明天

如果在那劇場圍坐中間，你宣布你是喝醉了胡說，並且那些基督教徒真是那火災的主謀人，你的責罰將來止限於受鞭和遠徙。

基隆慢慢的咕囔着說：「我不能，貴人。」

第節蘭慢步走近他，並且用一種堵住氣而且可駭的聲音，問道：

「怎麼樣；你不能，希臘的狗？那麼你不是喝醉了？那麼你沒曉得等着你的東西麼？從那裏看。」

他把那個過廳的一個角指給他看，那裏在那黑影裏面，在一個寬木橈子的旁邊，站住四個特拉斯的奴隸，手裏擎着些繩子和鉗子。

基隆回答：

「我不能，貴人！」

那憤恨在第節蘭的靈魂裏面吼怒，但是他還自己管着自己。

「你看見了那些基督教徒怎麼樣死麼？你要一樣的死麼？」

那個老人抬起他那變成蒼白色的面孔，他的嘴唇無聲音動了一會兒，以後他說：

「並且我，我也信仰基督……」

第節蘭發了怔，看着他：

「狗！你真成瘋子了！」

他跳到基隆的身上，兩隻手捉着他的鬍子，把他滾到地上，並且踐踏着他，嘴唇上流沫，反覆說着：

「你將來總要取消你的話！你將來總要取消你的話！」

那個希臘人在第節蘭的脚跟底下悲號：「我不能？」

「拏去拷掠，這個人！」

那些特拉斯人捉着那個老人，把他放倒在那個拷問刑具的上面，用些繩子縛着他。用他們的鉗子來打碎他那沒肉的脛骨。但是他，當他們縛他的時

候，很卑屈的把兩隻手放下；以後他閉着眼睛，停着不動，好像死了。

他却還活着呢，並且，當第節蘭傾身向着他，再問他一回的時候；『你將要打消你的話麼？』他那淡黃的嘴唇微微的動，並且發出來剛能聽見的一種微聲：

「我……不……能……」

第節蘭教停住那拷打，並且在那過廳裏走。歸結，一個新鮮的意思來了；向着那些特拉斯人轉過身來說：

「把他的舌頭拔掉！」

第十六章

因為要演 *Amphitruos* (金錢)那齣戲，那些戲場和戲場的圍坐，裝備起來可以開闢，成了兩個不同的戲場。但是，在該撒那園子裏面的戲幕以後，人家把平常的布置忽略過去，因為這一次是要允許一切的看戲人可以看一個奴

隸釘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在這齣戲裏面是被一個熊吞食了。在戲園子裏面，那個熊的角色由一個縫在皮裏面的戲子扮演；但是這一次那個扮演應該是「活的」。這是第節蘭的一個新鮮的發明。

在黃昏的時候，全馬戲場都填滿充溢了。那些隨從騎士穿着純色衣服前來，第節蘭在他們的前面領着。與其說他們爲戲幕自身，不如說他們因爲在前次碰着的事情以後；要給該撒一個忠誠的表示並且要談論全城所說的基隆，所以前來。

歸結所等的時候到了。馬戲場的奴僕擎來一個木十字架，不很高，要教那個熊在牠的後脚上面站起來的時候，可以敲着受罪人的胸脯；以後有兩個人把基隆引到，或者更可以說把他拉到那細砂場的上面，因爲他的小腿被敲碎了，不能走。他被釘在那顆樹上有這樣的快：那些隨從騎士不能隨便看他。人家立起那個十字架以後，一切的眼睛才轉過來全向着他。但是很少的

人對於這個赤裸的老人能認出來他是原來的基隆。

第節蘭使人拷掠他以後，他的面孔上骨沒有一珠血了。在那純白的鬍子上面，有一道紅色表明出來他的舌頭被拔掉了。穿過去透明的皮，人家幾乎可以分辨出來他的骨頭。他的面容是很苦痛的。但是同一個睡着的人的面容一樣溫和，並且一樣的安靜。那和平好像同懺悔一塊兒降到這個就死的靈魂裏面。

沒一個人笑，因為在這老人個身裏有這樣和平的東西，他顯出這樣的衰弱，這樣的沒武器，這樣的羸瘦，卑屈的這樣可憐：每一個人自己問自己爲甚麼人家把一個要死的人拷掠並且釘在十字架上。

歸結那個熊很沈重的來到細砂場的上面，把牠那很低的頭左右的搖動，牠的眼光向下，牠好像細想並且找些東西。瞧見那個十字架和那個赤條條的身體，牠就走近，立起來，嗅氣。但是一會兒以後，牠又墜在牠的蹄子上面，蹲

到那個十字架底下。並且哼唧起來，好像野獸的心可憐這個人類的殘餘一樣。

那些奴隸來喊叫着激動牠；那些人民好像啞叭一樣。

在那個時候，基隆慢慢的抬起頭來，並且用他的眼光在那些觀戲人的頂上巡視。他的眼睛在那戲場圍坐後面階級上很高的地方停住了。那樣他的胸脯喘息的更利害，並且對於那些發怔的羣衆，他的面孔放出一種微笑，他的額頭發出一種光明的圓輝，他的眼睛抬起來向着天，並且有兩點眼淚從他那沈重的眼皮底下，慢慢的順着他的面孔流下。

他死了。

在那帷幕附近忽然有一個響亮的聲音大叫：

「和平給那些殉教人！」

在那戲場圍坐的上面，有一種逼人的肅靜沈下來。

第十七章

當奈龍的時代，在那些馬戲場和戲場圍坐裏面，夜間的扮演，成了大家很高幸的事情。雖說那些人民已經飽看了血污，但是遊戲快完，並且最後的基督教徒要在夜幕裏面死的新聞，使在那些台級上面匯集了無數的人。那些隨從騎士，就是最末一個人也來了，猜着該撒決定了要把維尼肯的苦痛現到這齣戲裏面。第節蘭給那個少年保民官的未婚婦要留那一類的罪受，他簡直不說；但是這種靜默很鼓動公眾的好奇心。

該撒比平素來的早。第節蘭和瓦底努以外，他還帶着一個百夫長加宿斯，因為他有駭人的肩胛和無窮的氣力。禁衛軍也加多了，並不是由一個百夫長，是一個徐布侶佛拉維統帶着，他那對於該撒個人的盲目忠順是很有名的。大家明白該撒在相當的時候，對於維尼肯失望過甚所能作的一下子，要加點防備，那好奇心更加增長了。

一切的眼光向着那個不幸的未婚夫所據的坐位，很貪黷和固執的轉過來。至於他，他很蒼白，額上流出些汗珠。還有一點希望在他那心坎裏面跳。黎基或者不在這些被定罪的人裏面，他一切的恐懼或者全是假的。……

他沈溺在這個希望裏面，破除了疑惑，把他的全副精神注在這一獨句話上面：我有信仰。他並且等着一個靈迹。

歸結羅馬城知事在那沙上面扔一個紅手巾。對着皇帝攔板前面的門，在他的門臼上面軋軋的響着。那個黎基人虞瑞斯從暗黑的窟窿裏面跳出來，到發光的沙上面。那個大漢眩暈了，開闔着他的眼皮。他進到中間，眼光四面巡視，要看人家怎麼樣來對待他。那些隨從騎士和大半的觀戲人知道這個人曾經把克婁東打絕了氣，一種微聲一級一級的高起來。比平常人高得多的劍師，在羅馬也不算希罕，但是那些基里特人的眼睛從來還沒看見這樣偉大的人。

至於他，他在那競鬪場中間停住不動，赤條條的好像個花崗石的柱子。在他那野蠻的面孔上面，帶着一種等待和憂悶的神氣。他看見那細砂場空着，很詫異的，用他那藍色和像小孩子的眼睛，看那些觀戲人，看該撒，嗣後看見了地窖的檻子，他等着些劊子手從那裏出來。

在他進這細砂場的時候，他的心還跳躍一次，希望着或者能死到一個十字架的上面。但是也沒看見十字架，也沒看見十字架的坑，他想着他不配得那樣的恩惠，要從別的一個法子歸結，大約要在那些野獸的長牙底下了。他沒有兵器，決定了忠於那位羔羊，忍耐着死。因為他要向着救世主再揚起來他的祈禱，他就跪下，合起雙手，並且那個時候從那帷幕的開處可以看見天頂上閃爍的星光，他就對着那些星光，抬起眼睛來。

這種態度使大家不喜懼。大家討厭看見些羊死。如果那個大漢不肯自己保衛自己，那一幕戲就不如願了。這裏到那裏有些吹哨的聲音，還有些聲音

給牠們合起叫那些執鞭人。但是慢慢的又肅靜起來，因為沒一個人曉得怎麼樣對付這個大漢，也不曉得在定局的時候，他是不是要拒絕爭鬪。

等待的時候並不長。那些銅器像破裂的銳音忽然爆裂了；那對着皇帝的擱板的檻子開了，並且在那個競鬪場裏面，在那些格鬪猛獸人的喊聲中間，跳躍出來一個奇怪的日耳曼的山牛，在牠的頭上有個赤條條的女子。

維尼胥大叫：「黎基！黎基！」

他用兩手捉着他那兩鬢的頭髮，拳縮起來，好像一個人覺着一枝矛尖刺在他的臟腑裏面。並且用一種啞喉和非人類的聲音急喘：

「我有信仰！我有信仰！……基督，一個靈迹罷！」

同時俾東用他自己的外衣蓋着他，他却不覺得。他相信是死或者是苦痛把他的眼光變黑暗了，……他覺着一種可怖的虛空，在他心裏面，甚麼意思也沒有了，只有他的嘴唇好像發狂，反復的說：

「我有信仰！我有信仰！我有信仰！」

那戲場圍坐忽然變成啞子。那些隨從騎士好像一個單獨的人，從他們的坐位上面站起來。在那細砂場上面，有一件從來沒聽見過的事情。那個黎基人看見他的王后縛在那個野蠻的牡牛的角上，他剛纔還很卑屈的預備着死，現在好像有一把烈火把他鬧暈了，他就跳起來，脊骨彎着，突然向着那個發狂的野獸斜着跑去。從一切人的胸脯裏面，噴出來一個短促和惶惑的呼聲，接着就是一種靜肅。

那個黎基人一跳就抵着那個獸，捉着牠的兩角。

俾東喊叫：「你看！並且把外衣從維尼胥的頭上拉下來。」

他起來，把他那像白堊質的面孔仰到後面，用那像玻璃和迷惑的眼睛來看細砂場。

那些胸脯沒有一個呼吸了。在那劇場圍坐裏面，人家可以聽見蠅子的飛

聲。

自從羅馬城成了羅馬城以來，從來沒有看見這樣的事情。

那個人捉着那獸的角。他的脚陷在沙裏，直到脛骨的上面；他的脊骨曲折着好像一個上絃的弓；他的頭在他的肩臂中間看不見了；他的胳膊上的筋肉凸起來，就像內皮在那疙瘩的下面要軋軋的響。但是他簡直止住那個牡牛了。並且那個人和那個獸釘着絕對的不動到這步田地：那些觀劇人覺得在他們的面前有一個德塞或赫舉勒奇功的繪圖。但是從這樣表面的不動消費了兩個可驚的撐拒的張力。那山牛的四條腿陷到沙裏面，牠那暗黑和被毛的身體，一大堆緊攣起來，好像一個很大的球。那一個先疲乏。那一個就先倒下去，——那些沈溺爭鬪的觀戲人，在這個時候，覺得這些比他們自己的運命，比全羅馬的機遇，比羅馬對世界的統治，更爲緊要。這個黎基人現在成了一個「半神」。該撒自己也站起來。他同第節蘭，知道這個人的氣力，故意

做成這一幕，並且嘲弄着說：「那麼使他這個克婁東的戰勝人，推倒我們將來給他所選的牡牛。」

在那戲場圍坐裏面，有些人抬起胳膊，放不下來。有些人額上流汗，好像他們自己同那獸爭鬪一樣。在那半圓戲場圍坐裏面，所聽着的只有那些燈的銳音和從火把滴出來那些油點的微聲。話到嘴唇旁邊就沒有了；那些人的心跳動的要將胸脯破裂。一切的觀戲人覺得那個爭鬪延長了好幾世紀。

那個人和獸很酷烈的用力釘着，好像鎖在地面上一樣。忽然有一個微弱和悲慘的牛鳴從那細砂場上發出來。

一切人的喉嚨全喊叫了一聲，又成了一種絕對的肅靜。大家覺着在那裏作夢：在那個野蠻人的鐵臂下面那個奇怪的頭漸漸回轉了。

那個黎基人的面孔，後頂，胳膊變成紅顏色；他那弓形的脊骨更彎曲了。大家看見他攢聚他所賸下的超越人類的氣力，這種氣力不久也要乾涸了。

那個山牛的叫聲越來越狹小，越來越噁喉，越來越苦痛，同那個野蠻人銳利的出氣聲音混到一塊。那獸的頭越來越轉了，忽然一個很大和垂涎的舌頭從牠的嘴裏面掉出來。

還有一會兒，離競鬪場近的觀戲人們的耳朵聽着折骨花喇花喇的微聲；以後那個獸好像一堆倒下，肩節扭折，死了。

轉瞬之間，那個偉大的人解開牠的角，把那個處女抱到他的胳膊裏面；以後他起首緊急的呼吸。他的面孔是蒼白色，他的頭髮由汗黏着了，他的肩臂和胳膊全成汗流，有一會兒，他停住不動，好像癡呆了；以後他抬起眼睛，看那些觀戲的人。

戲場圍坐裏面全瘋了。

那個廣大建築物的牆，在那成萬的胸脯發出的喊聲底下，全震動了。那在上層的觀戲人離了他們的坐位，向着細砂場下來，並且在那些路上，在那些

棧子中間擁集着，要更清楚一點看這位赫舉勒。

有些聲音從各方面高揚起來，懇求救宥他。這些狂熱和堅決的聲音，不久就聯合起來成了一種廣大的喊聲。

那個大漢成了這些專愛物質氣力的羣衆所親愛的人，他變成了羅馬城裏第一個人。

虞瑞斯明白那些人民給他請求生命和自由。但是他所就心的，並不是這個。他向他的周圍四下望了一會兒，以後就走近皇帝的攔板，把那個少女的身體，在他伸着的胳膊上面搖擺，並且抬起那哀求的眼睛，像要說：「我所求救宥的是她！你們應該救的是她！我作這些是爲她的！」

這個斷氣的少女，在那個黎基人的偉大身軀跟前，好像一個很小的女孩子，那些羣衆，隨從騎士和元老，看見這些，心中異常的感動。有些覺得這是一個父親求救他的女孩子。那憐憫的心就像火燄一般爆發了。大家看破了血，

看穀了死人，看穀了苦痛……有些尖銳的號哭聲音要求救他們兩個。維尼忽然從他的坐位上面跳起來，越過周圍的隔子，向着黎基跑去，用他的外衣把他那未婚婦的赤體蓋起來。

以後他把他的被衫從胸脯前面撕開，把他在阿美尼所受的傷痕露出來，並且向那些人民伸着胳膊。

在那個時候，那種癡狂逾越了從來在戲場圍坐裏面所能有的範圍。那些賤民來踱脚，嗥叫。求救的聲音變成威嚇的了。成千的觀戲人攢着拳頭向着該撒。在一切人的眼睛裏面，全現出來些憤怒的電光。

奈龍在那裏遷延時候。

他對於維尼沒有一點怨恨，黎基的死對於他也沒有出格的重要。但是他那自愛的心不許他服從羣衆的意志；同時因為生性怯懦，他又不能簡斷的拒絕他們。

他來用眼在那些隨從騎士裏面找尋，希望儘少可以瞧見一個拇指向地，作死罪的記號。但是俾東伸出來他那仰起來的手心，帶着挑釁的神氣，對着眼睛直看他。元老塞維努也是那樣，迺瓦也是那樣，突侶，塞奈松也是那樣，那年高和有名的長官歐都侶，加布拉也是那樣，歐底都也是那樣，畢松和衛都和克里畢努和米努都德敵和細都，德來西努也是那樣——並且頂嚴重和那些人民所崇拜的德拉薩也是那樣。該撒看見這些，那塊碧玉離開他的眼睛，帶着蔑視和憤恨的神氣，但是第節蘭無論用甚麼代價總要戰勝俾東，歪過去並且說：

「你不要讓步，神聖；我們有那些禁衛軍呢。」

奈龍轉過去，那邊在他那護衛的前面站着那位嚴酷的徐布侶佛拉維，——他一直到現在，身體和靈魂全盡忠於他。——他看見一種想不到的事情。那位老保民官的眼淚洗了他那嚴厲的面孔，抬着手作赦宥的記號。

那個時候，大家充滿了憤怒。因為他們不住的踱腳，一個塵土的渦旋蓋着了那戲場的圍坐。在那些呼聲裏面，可以聽出來些怒罵：「黃銅鬍子！弑母人！放火人！」奈龍害起怕來。他好像唱戲的人和歌師，需要人民的抬舉；其次他對於元老院和貴族的競鬪，需要人民幫助他；歸結從羅馬大火以後，他盡力用一切的法子來籠絡那些平民，指揮他們的憤怒使他們去反對那些基督教徒。他現在明白如果撐持的再久了，就要發生危險：在那馬戲場裏面生出來的叛亂可以充滿了全城，要有不能計算的結果。

那麼他的眼光向着徐布侶佛拉維，向着百夫長塞維努，——他是那位元老的親串，——向着那些兵，到處止看見皺着的眉頭，激動的面容，和向着他發射的眼光。他作了赦宥的記號。

一種雷動的掌聲從那半圓戲場的上面到下面爆發了。那些人民對於被定罪人的生命放心了；從這個時候起，他們屬於那些人民的保護，並且沒有

一個人，就是該撒也不敢因為憤恨去追求他們了。

第十八章

四個畢底尼人很小心的抬着黎基向俾東家裏走去，維尼胥同虞瑞斯在那轎子的一邊，靜默着走，因為在白天那種大感動以後，他們沒有氣力說話。維尼胥還是半癡呆的。他自己反復想着，黎基是安全了。無論那監獄，無論在細砂場上的死都再不能恐嚇她了，他們的不幸到了頭，他把她引到他家裏永遠不離開她。他覺得這不很像一個實在情形，却像是一種新鮮生命的曙光。他時時歪到那個開着的轎子上面。要趁着月光，看這個彷彿假眠和親愛的面孔，並且他反復的想：

「這是她！基督救了她！」

他們在那些新建築的房子中間前進，步趨很快。那些房子的白色在月光底下放出光輝。那坐城是很荒涼。這裏，那裏，止有些成羣的人戴着長春籐，唱

着，並且在那些迴廊前面趁着笛音跳舞，懽娛那個延長到遊戲終結的歇工時期，和這個光輝的月夜。

那個時候他們到了家裏：那些僕從，預先由一個奴隸告訴，成羣出來迎接他們。在昂雷的時候，達斯的保羅已經使他們大半的人改了教。維尼胥的不幸，他們完全知道。看見那些犧牲能從奈龍的殘暴行爲裏面拉出來，他們的懽喜是無限的。以後德歐克萊醫生宣布黎基絕沒有利害的傷；監獄的熱病把她鬧虛弱了，但是不久氣力就復元了，當那個時候，他們更加懽喜了。

就是那一夜間，她復了知覺，在一間華麗的臥室裏面醒了。這間臥室由穀蘭特的燈照着，由馬鞭草薰香，她不能明白她在甚麼地方，也不曉得她遇見些甚麼事情。她記得那些劊子手把她縛到一個縛着的野獸角上。她看見維尼胥的面孔在她上面歪着，在那溫和的光線裏面，她想着她不在這個世界了。因為她不覺得有一點痛苦，她向着維尼胥微笑，並且要問一問；但是她的

嘴唇只能發出來一個剛能懂得的微聲，維尼胥在那句話裏面只聽出來他的名字。

他跪到她的附近，把他的手輕輕的放到這個篤愛的額頭上面。

「基督救了你並且把你還給我！」

黎基的嘴唇又動，發出一種無從分辨的微聲；她的眼皮又合住了，並且她很沈酣的睡着了。德歐克萊就等這個，以為這是很好的徵兆。維尼胥總在牀前跪着祈禱。他的靈魂化成一種無限的愛情。他失掉了意識。德歐克萊好幾次進到那臥室裏面。哀尼斯幾次，掀起門簾，現出來她那金色的頭。歸結他們在那些園子裏面所養的鶴開始清唳，報告天明了。至於維尼胥，他還跪在基督的跟前，甚麼全沒有看着。也全沒有聽着，——他的心變成一個單獨的火燄，供獻給他。

第十九章

幾天以後，俾東從巴拉丹帶來些驚報。人家發現出來該撒的一個已解放的奴隸是基督教徒，並且人家在他家裏找着聖徒達斯的保羅，彼得的信，和雅各，茹德，若望的信。第節蘭擬想那位聖徒也同那許多千別的基督教徒一樣的死了。現在大家纔曉得那新宗教的兩個首領還在活着，並且就在羅馬。因為這個，他們決定無論用甚麼代價總要捉着他們：那樣他們就可以把那可咒罵的教儀最後的踪迹全消滅掉，因為這樣目的，他們就調遣些全支隊搜索唐德衛一切的房子。

維尼胥決定立時去預先告訴那位聖徒。就是那一晚晌他同虞瑞斯去到米蓮家裏，見着彼得由一小羣的信徒周圍着。保羅的伴侶底某德和黎努斯也在那位聖徒一邊。

維尼胥對他說：「貴人，黎明的時候，你教人引着你到亞板小山罷。我們在那裏遇着你，把你引到昂霄去，在那裏有停着的船，我們就上船到那布去，

以後再往西昔里島。

別的人催着那位聖徒答應。

那位貴人的漁夫，在他孤獨的時候，已經常常向天伸着胳膊說：「貴人！我應該怎麼樣作呢？」

從三十四年以來，從那位主人死了以後，他簡直不曉得休息。

他手裏面拿着巡禮人的長杖，徧走世界，宣傳『福音』。他的氣力，因為那些旅行和辛苦也消耗了；並且歸結當他在這個世界首都的城，建築起來那位主人的工程的時候，那個怒神一陣炎熱的喘氣把這個工程燒了。現在應該重新奮鬥起來。並且這是甚麼樣的奮鬥！一方面，奈龍，元老院，人民，用鐵環束縛全世界的軍隊，無從計數的城邑，無從計數的境域，——人類的眼睛從來沒看見過的一種威力，至於那一方面，他呢，他的腰因為年紀和勤力，已經彎到那步田地，他那動搖的手不過剛能拿起旅行人的手杖。

他有時候想着，能同羅馬的該撒比試的並不是他，這樣的工程止有基督一個人能成就牠。……

他們周圍着他，越來越近，用一種哀求的聲音反覆的說：

「你藏起來罷，拉畢，譯者注 Synesius 是猶太人稱他們教士的名字並且從那個野獸的威力裏面

救我們罷！」

歸結黎努斯在他前面低着他那受苦的頭顱。

他說：「貴人那位救世主對你說：『牧我那些羔羊』但是現在羔羊沒有了，或者明天就要全被殲滅。你回到你能找着牠們的地方去罷。那神語在愛凡斯，在耶路撒冷，在安都和在別的一些城市還活着的。爲甚麼留在羅馬呢？如果你死了，你使那個野獸的勝利更強固了。對於若望，那位貴人並沒有指明他那生命的終期。保羅是羅馬的公民，他們不能不審判就殺他。但是如果地獄的威力墮到你的身上，那些心已經活動的人就要說：『那麼誰還能在奈龍

的上面呢？』你就是那塊石頭，上帝的教堂要在那上面建造。你放我們死罷。但是不要允許那邪教的主倡人戰勝了上帝的代理人，並且在上帝殲滅了那個使無罪人流血的人以前不要回來。」

別的人重複着說：「你看我們的眼淚罷。」

眼淚也洗了彼得的面孔。他起來，把手在那些跪着的信徒上面伸起來，並且說：

「希望貴人的名字受人榮譽，並且照着他的意志去作。」

第二十章

第二天的黎明時候，有兩個暗影子在阿卜路上，向着剛巴尼的平原前進。一個是納塞爾，那一個是彼得。那位聖徒放棄了羅馬，放棄了他那些殉教的孩子。

在東方，那天帶着一種不可觸接的微綠色，漸漸的在地平線上面很矮的

地方，帶起黃邊，越來越明顯。

路上很荒涼。向城裏送菜的鄉下人還沒有套他們的車。兩個巡禮人旅行鞋的木底在那鋪石上面很微弱的響。——那條路一直鋪到山裏面。

太陽從一個山峰底下浮出來，並且有一個奇怪的情景來刺激那位聖徒的眼睛。他覺得那個微黃的球，不升到天上，反倒在山頂上滾，並且順着那條路的側面。

彼得停着說：

「你看見向我們前進的那個光明麼？」

納塞爾回答：「我甚麼全沒看見。」

但是彼得用手蔽着他那眼睛的上部去看，一會兒以後：

「有一個人，在太陽光線裏面向着我們來。」

雖說這樣，耳朵却聽不見步履的聲音。周圍是絕對的寂靜。納塞爾止看見

那些樹在遠處打顫，好像被一個看不見的手搖動似的，並且在那個平原上面，那個光明愈來愈散布的寬闊。

他很驚異轉身向着那位聖徒。

他用一種憂悶的聲音大叫：「拉畢！那麼你怎麼了？」

那個長杖從彼得手裏面滑掉在路上面！他的眼睛直看着他的前面；他的嘴半開，並且他的面孔反射出來些恍惚，愉悅，迷幻……

他趕緊跪下，伸着手。並且從他嘴發裏出來：

「基督！基督！……」

他伏在地上，頭對着地，好像他給不可見腳接吻。寂靜的時候很長。嗣後那個老人的聲音高起來，並且大哭着：

“Quo Vadis, domine?…”「你往何處去，主人……」

至於答辭，納塞爾却沒聽着。但是一種憂悶和溫和的聲音到了那位聖徒

的耳朵裏面，他說：

『因爲你放棄了我的人民，我上羅馬去……教他們再釘我到十字架上
一次。』

那位聖徒停着，偃臥在路上面，面孔在塵土裏面，沒一個動作，沒一句話。納塞爾已經覺着他失了知覺或者斷了氣。但是歸結他起來了，又把巡禮人的手杖擎到他那打顫的手裏面，並且不說話，轉回身來向着那七個小山走去。那個少年在那個時候，好像一個反音重說：

「*Quo Vadis, domine? ...*」

那位聖徒很溫和的說：「往羅馬去？」

他向着羅馬回去。

保羅，若望，黎努斯和一切的教徒接着他，都帶着驚駭和憂慮的神氣。在他

啓行以後，那些禁衛軍會來圍着米蓮的房子找他。但是對於信徒一切的訊問，彼得很和平，很愉快的回答：

「那位貴人，我看見他了。」

就在那一晚晌，他再到歐里牙諾墳墓裏面去，宣示上帝的言語，並且給那些想在生命的水裏面洗濯的人行洗禮。從那個時候起，他每天到那裏去，羣衆來跟隨他，越來越多。好像殉教人的每一珠眼淚，總要浸灌出來些新信徒。並且在那細砂場上每一個悲號，總要在成千的胸脯裏面反響。該撒在血裏面游泳；羅馬和多神徒的全世界瘋了。但是那些厭煩罪惡和瘋狂的人，人家所踐踏在腳底下的人，生命不幸和要被屠殺的人，——一切被壓制的人，一切難受的人，……一切失遺產的人，……全來聽這個可驚的故事；這位上帝，因為愛人，任人家把他釘在十字架上，來贖他們的罪孽。

他們找出來他們所能愛的一位上帝，就找出那個世界一直到那個時候

還沒有能給他們的東西。——從愛情出來的幸福。

第二十一章

維尼胥寫信給俾東；

『就是在這裏，我們所最親愛的，我們也還時時聽着羅馬所經過的事情，並且要想曉得的更詳細，我們有你的那些信。……你問我，我們是不是在安全的地方，我簡單答你：人家已經忘了我們。希望這所說的就說明白了。

『從我給你寫信所坐的圓柱中間，我看我們那和平的海灣，並且虞瑞斯在一個船上，正在那發光的波瀾上面扔他的魚梁。在我的旁邊，我的妻室纏一個紅羊毛的球，並且在那些園子裏面，杏樹影子底下，我聽見我那些奴隸的歌聲。這就是和平，我們的親愛，也就是從前恐懼和困苦的遺忘。

『我們曉得憂悶和眼淚，因為我們的真理命令我們哭別人的不幸。但是就在這些眼淚裏面，也藏着一種你們別的人所不能知道的安慰。一天當上

帝給我們的光陰全過了以後，我們將要再見着一切死過的親愛的人。和那些因為神聖的教義還應該死的人。

『我們在心中的平安裏邊，就是這樣，過我們的日月。我們的僕人和我們的奴隸信仰基督，並且因為他命令我們，我們彼此全互相親愛。常常當太陽西沈的時候，或者當那波瀾起首被月明照成銀色的時候，黎基和我，我們談起過去的時候，現在好像一個夢境。當我想起這個親愛的頭顱，當時離那受罪和殲滅，怎樣的迫近，我用我的靈魂的全體來崇奉我們的貴人。止有他一個能從那細砂場上把她救出來，並且把她永遠還給我。

『你到我們家裏來罷，在我們那地母花香的山裏面，在我們那成蔭的橄欖林子裏面，在我們那被長春籐蓋着的海岸上面。兩個真正愛你的心在這裏等着你。你很尊貴並且慈善，你應該很有幸福的。你的才智將要能辨別那真理，你歸結要愛牠，因為人可以當牠的仇敵，好像該撒和第節蘭一樣，但是

人想對牠漫無輕重，是不能設的。黎基同我，我所親愛的俾東，我們很高幸的希望不久就見着你。祝你康健，有幸福，並且趕快到這裏！」

俾東在孤畝隨從該撒的時候，接着這封信。該撒墮落着唱喜戲，當滑稽人車夫，一天比一天甚；他沈溺的一天甚一天，他的淫洗，污穢，粗野，簡直成一種病態了。那位閑都的盟主，在他看着，不過是一種討嫌的擔子。當俾東不說話的時候，奈龍看出他的靜默是一種誹謗；當他稱贊的時候，奈龍覺着在他那些頌揚裏面，能找出來些嘲弄。那個高雅的貴族激怒他那自高的情感，並且引起他的嫉妬。

俾東的產業和華美的美術品，成了那個主人和那個大權獨攬的大臣的熱望品。

他被請同着別的隨從騎士一塊兒到孤畝去。雖然他疑惑這裏面有一種詭計，他却不起身了。他或者要躲避一種顯著的抗命，也或者想對於該撒和

對於那些隨從騎士，再把他那和悅，絕無掛慮的面孔現出一次，並且對於第節蘭得最末次的勝利。

他剛離開羅馬，第節蘭告發他是塞維努元老的同謀。塞氏是一個沒成功的謀反的主謀人。——他那留在羅馬的人衆下了監獄；他的房子被圍起來。

俾東絕不驚慌，沒現出一點憂慮。他在他那孤畝的華麗的別墅裏面接待那些隨從騎士，他帶着微笑給他們說：

「黃銅鬍子不喜懂直接的問題，我將來要問他把我的家人放到獄裏的不是他，當那個時候，你們要看見他的面孔。」

並且他對他們說在他旅行以前，他要獻給他們一個大宴會。就在預備這個宴會的時候，他接到維尼胥的信。

這封信教他夢想一會兒。但是不久他的面容又靜穆了。並且就是這一晚，他回答他：

『我對於你們的幸福很喜悅，最親愛的人，並且我讚賞你們那慷慨的心腸：我沒想到兩個相愛的人居然能想起什麼人來，何況是一個遠朋友。你們不但沒忘了我，——你們並且想把我拉到西昔里去，好把你們那每天的麵包和你們的基督——他，照你所說的，這樣慷慨的把幸福充滿你們，——獻給我一部分。』

『如果是這樣，你們就崇拜他罷。但是我並不背你，照我說，救黎基這件事，虞瑞斯唱一個像樣的角色，並且那些羅馬人民也不是無關係的。但是你們既以為這是基督的功能，我絕不同你爭辨。你們絕不要儉少那些供奉。僕婁譯者注希臘的神話說 Prométhée 是一位火神他從天上偷火來給人他默德，類茹比德大怒使人把他釘在 Hephaistos 峯上一個禿鷲啄他的肝，他也因為人類把自己犧牲了。

『但是僕婁默德，好像不過是詩人的一種擬想，至於基督，有些可信的人對我確定說他們會親眼看見過他。我同你們一樣，覺着在一切神裏面，還是

他頂信實。

「真理在這樣不可企及的地方遊玩：就是那些神在歐林坡山頂上也還不能看見牠。至於你們的歐林坡好像更高；你站在山顛上叫我：『你上來罷，並且你將要看見你從來沒想到的情景！』也許不錯！但是我回答說：『朋友，我沒有腿了！』並且當你把這封信念到頭的時候，我想你要說我的話有理。

『那麼不，晨光公主

譯者注這是黎基說

的極有幸福的丈夫，你們的教義簡直不是

爲我作的。如果那樣，我應該愛我那些畢底尼的轎夫，我那些埃及的浴場主人，——我也應愛黃銅鬍子和第節蘭麼？對着白膝蓋的歌拉斯，譯者注是嬌愛的女神共

有三我發誓說，就是我想那樣，也不能殼。在羅馬城裏面，儘少有十萬人，肩胛

骨斜着，膝蓋嫩着，腿肚乾着，眼是很圓的，或者頭是太大的。你命令我一樣愛他們麼？那麼我在甚麼地方找出來這個愛情，因爲牠並不在我的心裏面？並且如果你們的上帝主張教我愛這一切的人，因爲他有萬能，他爲甚麼不給

他們比較好看一點的外面呢，比方說，照着你在巴拉丹曾見過的紐比德的形象創造他們？

「你們那樣的幸福絕不是給我作的。並且我把決斷的理由給你在末了留着：達納都招呼我了！譯者注：希臘字意思是死至於你們，生命的晨光剛才起頭。」
「太陽對於我已經落了，並且黃昏已經圍繞着我了。換句話說，最親愛的人，我應該死了。」

「絕沒有愁苦壓迫。就應該這樣的完結。你認識黃銅鬍子，你要很容易明白，第節蘭戰勝我了，……或者更可以說他並沒有勝我，這不過是我的勝利到頭了。我當時願意，我就活着。我將來高興，我就死。」

「你們不要把這些太記心裏了。沒一個神預許我不死，並且這並不是一件沒等着的事情。你，維尼胥，你錯了，當你確定說止有你們的上帝能使人安靖的死。不是我們那世界的人在你們以前，就曉得乾了最末的一杯，這是消

滅和進到黑影裏面的時候了。並且我們那世界的人還曉得帶着靜穆的面孔去作。柏拉圖確定說德行是一種音樂，哲人的生命是一種和音。並且我就要這樣生活，並且我死，是有德行的。

『並且歸結，我的朋友們，——如果我們的靈魂，同畢龍所訓導的相反，死以後還有些東西存在，——我的靈魂，在牠那向大洋水濱的路上，將要來到離你們房子不遠的地方，帶着一個蝴蝶的形色，或者也許，如果應該信那些埃及人的話，帶着一個鷹的形色。』

『至於別的法子來，——不可能的。……』

『雖說這樣，希望西昔里島對於你們變成赫伯利德的園子；譯者注 Hesp-erides 是 Atlas 奇異的園子裏面的總名她們有一個金蘋果樹。那些田中，林中，泉間的女神在你們的步下種起花子；在你們那圓柱周圍的一切葭芳花裏面巢些百合色的鴿子！』

第二十二章

兩天以後，那個少年的迺瓦，他同俾東很忠誠，打發一個已經解放的奴隸來給他送該撒宮庭裏面最近的新聞。

俾東的失敗是決定了。第二天晚晌，一個百夫長應該交給他一個禁令，不能離孤畝，並且在那裏等着人家以後使人送給他的命令。再遲幾天，又一封信要把死刑的宣告書送給他。

俾東聽着，形色不變，並且很靜穆的。以後他說：

「你將來給你的主人帶去一個寶貴的花瓶，你走的時候就交給你。你對他說，我用我的靈魂的全體感謝他，因為這樣，我就能把那個宣告書提前。」他並且大笑起來，好像碰着一個很好的主意，並且預先高興能實行牠。就是那一天的晚晌，他的那些奴隸分散在城裏面，請在孤畝住的一切隨從騎士，和一切的貴婦人，來在盟主那華美的別墅裏面，參預一個大宴會。他在他的圖書室裏面寫了一下午。嗣後他洗個澡，並且教那些主衣給他

穿衣。

他很華美並且有威容，過到飯廳裏面，把那宴會的預備看一下子。他從那裏走到花園裏面，有些島上的成年人和少女在那裏給那個夜宴穿玫瑰花冠。他的面孔絕不顯出來一點掛慮。他的人們曉得那個宴會要有一種異常的華美，因為他給他所喜歡的人從沒見過的賞賜，並且給惹他不痛快的人很輕一部分的鞭子，他預先，並且很慷慨的使人給那些琴師和合唱人的錢。歸結他坐到一顆山毛榉底下，——這顆樹的葉子，透着日光，在地上切成些黃眼，——叫人請哀尼斯。

她出來，穿着白衣，在她的頭髮裏面帶着一小枝常綠樹的葉，——美麗的一個歌拉斯一樣。

他說：「哀尼斯，從很長的時候，你已經不是一個奴隸了，你知道這個麼？」她向着他抬起她那天藍色的眼睛，並且慢慢的搖頭。

「我常常是你的奴隸，貴人。」

他接着說：「但是你或者不曉得，在那邊穿花冠的這些奴隸，這個別墅，那裏面一切的東西，那些田地，牛羊，這一切，從今天起屬於你了。」

哀尼斯離遠他，並且她的聲音憂悶的顫動起來：

「爲甚麼，呵！你給我說這些話？」

嗣後她又走近，並且來看他，她的眼睛恐怖的瞬動。至於他，他總是微笑。以後他止說出一個字。

「是！」

現在寂靜起來。止有一陣微風把那顆山毛櫸的葉吹的顫動。

俾東可以相信在他的面前，有一個大理石的彫像。

他說：「哀尼斯，我要安靖着死去。」

她有一種悲痛的微笑：

「我明白，貴人。」

那天晚晌，請到的客成羣的匯集起來。他們曉得比起俾東的宴會，奈龍的宴會是很討厭並且野蠻的。至於這一次要是最末的 *Symbion* (大宴會) 却沒有一個人想到。

那個大廳用紫丁香花薰香。那些亞里山大城的玻璃圓球滲出來一種變化的光色。在那些床跟前站着些少女，應該在賓客腳上來散香料。那些琴師和合唱人靠着牆，等着他們那頭目的記號，

俾東談論起來。那些最近的新聞，跑馬，一個劍師新近因為他的勇敢，顯了聲名，阿拉邵同那些叟肯的新書，全成他的談料。他把酒散澆到鋪石上面，宣言止給西布爾的皇后，頂年高和頂大的神，奠祭。——止有她一個是永久的，長存的並且是獨尊的。

他作個記號，那些十絃琴在制音機底下歎息。至於那些清冷的聲音，合唱

着高揚起來。以後有些殼斯的女跳舞人——殼斯就是哀尼斯的故鄉——反射出來她們那玫瑰色的形體，蒙到透明的輕紗底下。以後有一個埃及的算卦人手裏擎着一個水精瓶子，在那個瓶裏面，帶着些變化的聲音，他給那些賓客講命。

當這些幕終了的時候，俾東在他那西里製的墊子上面站起來，並且很簡慢的說：

「朋友們！饒恕我在這個宴會的時候，請求你們一件事情；我願意你們每一個人很高興接受那個爲神祇並且爲我自己的福祐奠祭的杯子。」

他舉起他那個古製，——不能價計的杯子，在那頂上發射流虹一切的彩色，並且給那些賓客說：

「這就是我獻給西布爾皇后的一個杯子，希望從此以後，沒有一個嘴唇再觸接着牠，並且沒有一隻手要頌祝別的一位神祇再來用牠。」

那個杯子去碎到那散播蒼白色的薩佛朗的鋪石上面。

但是那些目光看着這些發怔了。

俾東又說：「朋友們，痛快着玩罷。老和無能是我們暮年憂悶的同伴。我給你們一個好例子和好勸告；你們可以看見有人能不等着牠們，並且當牠們來到以前，可以很高興的遠去。」

「你要作甚麼？」

「我要痛快的玩，喝酒，聽音樂，瞻望在我旁邊休息的神聖的形體，並且以後帶着玫瑰花冠睡着。我已經在該撒那裏告假了。你們聽着我所給他寫的當作辭別的信。」

他從那個大紅墊子底下取出來一封信，並且念：

「我曉得，神聖的皇帝，你不耐煩的等我，並且在那忠誠的心裏面，在我死以後，你要日夜的羸瘦，我知道你可以用你的恩惠蓋覆我，你可以把你那護

衛軍的總督給我，並且命第節蘭在你那當多米斜被毒死以後，所承繼的田地裏面，作騾子的看守人，——這樣職務彷彿是神們特別給他設的。

「但是，噯呀！我應該求寬恕。

「你總不要覺得，我向你發誓，我厭惡你屠殺了你的母親，你的妻室和你的兄弟，我憤怒那羅馬的大火，我不平你把你那帝國裏面一切忠實的人民送到愛菜坡的法子……

「那樣！絕不是的，哥婁最親愛的孫子！譯者注：譯字時間的意是希那死是在月光

底下的人類公有的遺產，並且人家不能等着你別樣去作。

「但是還有些很長的年，任憑你那歌聲搔破我的耳朵，看見你那多米胥式的腿，——你那樣瘦長的人，——旋轉那畢黎殼的跳舞，聽你玩樂器，聽你道白，聽用你那樣所念的詩，村野可憐的詩人……阿！真的，這樣的遠景超出我的氣力上面去了，並且我覺得我心裏面有不能改正的需要，要去會我那些

先人去了。

「羅馬可以自行塞住那些耳朵，全世界可以用嘻笑的聲音蓋覆着你。至於我，我不願意替你紅臉了。我不願意了，我不能了！」

「塞爾伯的夜號，就是像你的歌聲，還使我比較的好受一點，因為我永遠沒當塞爾伯的朋友，並且沒有義務替牠的聲音羞恥。譯者注：Ochters 是地獄裏面一種惡犬。

「你可以自己保重，但是把那歌唱留到那裏罷；你可以隨便殺戮，但是放那詩詞安靖罷；你可以隨便毒害，但是不要跳舞罷；你可以隨便燒些城邑，但是把那個十絃琴丟下罷。」

「這就是我送給你最末的頌祝和忠告。」

丰儀的盟主

那些賓客停住不動，好像變成石頭了。他們曉得爲奈龍計，就是喪失帝國，也要比這個好受一點。寫這封信的人要死了，他們聽了這封信，惶駭的面容變成微黃色。

但是俾東有一種誠樸和忻悅的笑聲，好像他作一種無害的遊戲。他周圍看那些賓客一遍，說：

「朋友們，把那一切的駭懼趕去罷。沒一個人需要自誇說聽過這封信。至於我，我很有時候在擺渡人沙龍的面前驕傲。」

說罷，他給那位醫生一個記號，把胳膊伸給他，轉瞬之間，那個敏妙的希臘人用一個金圈子把他的胳膊扣起，把腕上的脈管割開。那血噴在墊子上面，並且沒了哀尼斯。——她正在扶着俾東的頭顱。——她向他傾側過去。

她說：「貴人，你覺着我放棄了你麼？就是神們使我長生，就是該撒把帝國給我，——我還要跟隨你！」

她把她那玫瑰花色的胳膊伸給那個醫生。一會兒以後，他們兩個的血結了婚，並且這個人的血到了那個人的裏面，看不出來了。

至於他，他給樂師一個記號，那些十絃琴重新叮嚀起來；那些歌聲又響起

來。他們唱阿某漁友的曲子。譯者注 *Amphivios* 是一個希臘字意思就是和音

他們兩個互相扶持，美麗的和神一樣，聽着，微笑，並且漸漸的變了蒼白色。歌唱畢了，俾東使人再獻些酒殺。以後他同他的鄰坐談幾千兒戲的細事和宴會上可喜的習慣。歸結他叫那個希臘人，並且使他再給他纏着脈管，說他覺得磕睡了，並且要在達納那使他長眠以前。還要對着藝坡辦隨便放任。譯者注 *Vivros* 也是一個希臘字意思就是睡他假眠了。

那些歌人哼了別的一首可那克龍的歌，至於那些胡琴，在制音機下面叮噹，爲的是不要截斷談話。俾東越來越蒼白了。當那最末的和音終止的時候，他轉過去向着那些請到的客：

「朋友們，你們要同意同我們這樣死。……」

他不能說完。由一種最後的動作，他的胳膊向着哀尼斯伸去，並且他的頭顱歪下去。

但是那些賓客，在這兩個像奇異彫像的白形體前面，覺着喪失了羅馬人的無上的領有物，——牠的美麗和他的詩歌。

尾聲

宛得和高盧軍隊的叛逆，起初並不像有非常的重要。該撒自己，因為這個叛逆使他又可以藉辭掠奪，對於宛得很不在意，並且對於這件事表示滿意的態度。

但是當他聽說宛得宣布他是可憐的美術家的時候，他就趕快起身回羅馬去。

那個時候，戰雲在西方堆集起來，越來越濃。越來越暗，那種量度是十足了；那種滑稽要到頭了。

當他聽說加爾巴起兵和日斯巴尼亞響應的時候，奈龍有過當的憤怒，似乎瘋了。他打碎那些杯子，掀倒宴會的桌子，並且出些命令，無論赫侶，無論第

節蘭，也全不敢去實行。把住在羅馬的高盧人搗死，把那城再燒一次，放開那些野獸，把都城遷到亞里山大城，他覺得這些是一件偉大，驚人和容易的工程。但是他那全能的日子過去了，就是他那罪惡的同謀人已經把他當作一個精神錯亂的人。

宛時的死和那些叛逆軍隊的離心，天平好像還有一次，要歪到他那一邊去。已經有了些重新的宴會，重新的凱旋，和重新的定罪宣告出來。但是一個夜裏，從那禁衛軍營裏面，在一匹發汗的白馬身上，到了一個送信的，帶着新聞，說就在那個城裏面，軍士也拉起叛旗並且宣布加爾巴作皇帝了。

該撒正在睡着。他猛然醒了，就叫他門前那些護衛的人。但是宮殿空了。在僻靜的地方，有些奴隸趕緊把落在他們手內的东西全行奪去。他看着他們逃走了。他一個人在那全宮中亂跑，在那夜裏佈滿了駭懼和絕望的喊聲。

歸結他那已經解放的奴隸法翁，斯畢盧和哀巴佛底特來救他。他們要強

迫他逃，說不能耽誤一點時候了。至於他還在自己騙自己。如果穿起喪服，到元老院裏演說，那些家長是不是能抵抗他的雄辯和他的眼淚？如果他川那全體的藝術，演唱人的全副能幹，他不是一定能令他們相信麼？人家不是儘少要把埃及的外領給他麼？

他們受了諂諛的馴養，不敢顯明否定他。但是他們預先告訴他說，他到佛隆以前，要被那些人民撕成塊子，並且威嚇他說，如果他不立時上馬，他們要把他留下了。

法翁把他那在諾莽且門外面的別墅獻給他住。

他們用外套裹着頭，向羅馬城邊上跑去。那夜色變蒼白了。在那些街上，有一種異常的騷動證明那個時候的惶懼。他們順着營垣，聽見喝采的聲音好像雷鳴一般，來歡迎加爾巴。奈龍歸結明白那鐘點是快到了。他駭懼並慚悔起來。

他們碰見諾登且門開着。更遠，他們超過那位聖徒會在那裏宣傳和行洗禮的歐里牙諾。在黎明的時候，他們到了法翁的別墅。

一到那裏，那些已經解放奴隸不再瞞他，說這是死的時候了。他使人家掘個坑，並且躺到地上，好教他們作適當的準備。但是看見受鏟的地，他又害怕起來。他那充滿的臉變成微黃色，並且在他的額上，汗滴好像些露珠一樣。他在那裏遷延推托。用一種斷續的聲音，——他竭力使牠悲慘——他宣言這還不是時候。嗣後他又背誦起來。歸結他請人把他的身體焚燒。他發了怔，反覆的說：「喪失了甚麼樣的美術家！」

忽然，法翁的一個信差來報告元老院已經判定了，並且他那弑母的罪要照習慣受罰。

奈龍的嘴唇白了，發問：「這習慣是甚麼樣呢？」

哀巴佛底特暴怒的講：「他們要把叉子放到你的頸領上面，用鞭子把你

一直打死，並且把你的屍首扔到底布河裏面。」

該撒掀開他的外套。

他眼望着天，說：「那樣這是時候了！」

並且他反復的說：

「喪失了甚麼樣的美術家！」

在這個時候，大家聽着一種轟馳的聲音：有一個百夫長同那些兵士無疑的是來找黃銅精子的頭顱……

那些已經解放的奴隸喊叫：「那麼你去罷！」

奈龍把刀倚到他的頸額上面，但是他用一隻怯懦的手來按。人家看出來他永遠不敢把刀刃按進去。哀巴佛底特忽然強制着他的手，那個刀進去一直到鐔間。他的眼睛失了形態，可怕，奇大，充滿了駭懼。

那個百夫長喊叫：「我給你帶來生命！」

他湮喘說：「太晚了！」

並且他加着說：

「阿！忠誠……」

轉瞬之間，那個頭顱，被死蒙着了。從他那沈重的後頸，血作微黑色的沸騰，噴到那園子的花上。他的脚掘那塊地，——並且他斷呼吸了。

第二天，那個忠誠的阿克第用些寶貴的織物蓋着他的遺骸，並且在一個散香料的火葬場上面把牠焚燒。

奈龍就這樣的過去，好像過去了些陸風，颶風，火，戰爭，傳染病……並且從此以後，在范地康的高處，彼得的大教堂統御了那羅馬城和世界。

離古加班門不遠，現在建着一個很小的禮拜堂，刻着這樣一個半剝蝕的銘文：Quo Vadis, domine? (你往何處去，主人?)